

少年精品书库

特价版

文学·欣赏·篇

失去双桨 的小船

李亮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在那蔚蓝色的大海上，你看到过小船吗？一只失去双桨的
小船。

——题记

失去双桨的小船

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山。那山可高了，老鹰只能在它胸前飞，彩云只能在它肩下飘。白天，它遮得太阳落山很早；晚上，它挡得月亮出来很迟。一座座山峰拉起手来，从这县排到那县，从这省连到那省。山岭与山岭之间，有时候相距很远，中间就修上铁路、公路，盘盘绕绕转着走；转不过去，干脆把大山捅个窟窿——挖个隧道穿过去。山间又有河流、水库、清泉、瀑布，河上有桥，水库里有船。那些山城、小镇、村落、人家，就散布在这些大小山间。古人又在深山处修建起大寺、小庙、古塔、石庵……这大山，越发显得古老了。

在这万山丛中有座山叫大塔山，山前有个村叫塔峪村。村子背靠圣佛崖，面临响水河。山上长满了柿树、花椒树、核桃树，林子里飞着斑鸠、鹁鸪、山鸡、鹞鹰，草丛里跑着松鼠、野兔，水里游着小鱼、大虾、乌龟、螃蟹……

俗话说，高山出俊鸟。塔峪村子里的孩子们长得也俊俏，心眼也精灵，几岁的娃子说玩，就要玩出个新招，耍出个花样。比方说，核桃树上结出的核桃，原是叫人吃的，可他们拿铁丝烫掉桃仁桃隔，穿上根竹针，就可以做成一只核桃车子。拉动轴芯上线绳，那竹翅就特噜噜飞转。再比如，他们拿胶泥捏只青蛙，肚底下贴上一张纸，马尾毛一勒，青蛙便呱呱地叫起来，真好玩。

而最叫人称道的是，这里的孩子们争强斗胜心极强。两个山娃较了劲，总要比个高低上下，胜败输赢，就像山坡上好斗的小鹌鹑，绝不肯轻易认输，更不肯甘拜下风！

只说塔峪村里，有一个名叫江岩坡的孩子，个子不比别的山娃高，力气不比别的山娃大，山娃们却乐意听他话。岩坡说上山去掏鸟，山娃们一齐跟着去爬树；岩坡说下河去捞虾，山娃们当下就脱鞋。

岩坡人虽小，胆子却很大。大人们说，马蜂窝可不敢捅，岩坡偏要领上山娃们去捅。那些黑头子马蜂“嗡嗡”地飞过来了，他就像个小刺猬，胳膊抱住头一滚，缩进草窝里一动不动，马蜂们没能找到他，只好哼哼着飞走了。

岩坡的一双小手更灵巧，他能用纸叠出很多玩具，什么青蛙啦，燕子啦，他全会；他还会叠火箭、飞机、小篷船。特别是小船，船头尖尖，船尾翘翘，小河里一放，滴溜溜打个转，就漂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虽然是个男娃，还会剪窗花。剪只喜鹊，翘着翅膀直想飞；剪枝腊梅，一瓣一瓣散清香。灯影里他还会用两手变老狼，变马头，变一只长耳朵大山兔，眼珠还一亮一亮地能放光。婶子大娘们都说，瞧这孩子心灵手巧的，日后娶个媳妇越发巧了！山娃们拍手笑起来，齐声嚷着说：“啊啊！咱们的司令要娶媳妇啦！咱们的司令要娶媳妇啦！”直嚷得岩坡脸蛋一阵一阵的红，好像十月的山坡前熟透了的柿子。

村街里有个大壮，离岩坡家不远，只有他不服岩坡的劲。他比岩坡大一岁，长得愣头愣脑的，总想找个机会，跟岩坡比试比试，较量较量。他认为，一比试，一较量，准把岩坡比试较量个大跟头！

大壮这话，跟新献讲过好几回了。新献说：“净吹牛！岩坡是那么好赢的？”

新献是岩坡的好朋友，两个人差点好得咬住鼻子。岩坡吃个苹果，少不了新献一半；新献吃个核桃，少不了岩坡半个。有人说，他俩虽不是哥儿俩，

可比哥儿俩还要亲。也有人说，他俩合穿着一条裤子。这话虽然说得挖苦了点，两人也的确是形不离影儿，影不离形。要洗脸都洗脸，要撒尿都撒尿；纵然一个不想尿，也要解开裤子摆个架势。

那天，岩坡吃过饭，又去找新猷玩耍。刚出门，碰上了大壮。大壮做事，向来咋咋唬唬的，从来不把岩坡放在眼里。他正想着跟岩坡交交手呢，这一回正好碰了面，大壮便死死地拉住岩坡的手，劈头一句就说：

“岩坡！他们都喊你司令，我偏不眼；你敢跟我比赛捉蝥蝥吗？蝥蝥不似蚂蚱，蝥蝥可是咬人的！”

大壮说话时，胳膊扬得老高。

岩坡鼻子一皱说：“蝥蝥算什么？你胆大，咱比赛捉蝎子！”

岩坡也把胳膊高高扬一下。

岩坡才六岁，那胳膊肉乎乎的，向上举时，胳膊时后面就现出个肥嘟嘟的小圆坑，放下来，肘弯里又形成个肉窝窝。等长大了，这双胳膊一定是骨骨节节、筋筋肉肉的。抡大锤，搬石头，开飞机，造飞船，或是攀单杠，玩吊环什么的，啥不能干？遇上世界运动会，说不定还能当个“李宁第二”呢！

可现在，他的胳膊还很嫩，没那么大劲。

“就凭你这样两条胳膊，像芝麻扭股糖，还敢跟我比捉蝎子？”大壮说，好像他的胳膊就很粗似的。

岩坡偏是再晃一下胳膊说：“害怕的是草鸡毛！”

比赛捉蝎子，岩坡当真不怕，岩坡跟着爷爷捉过。蝎子是一味中药，入药叫全虫。它的可怕处不在嘴，而在于屁股上有条蜇人的毒钩。一般人捉它，用筷子夹；可岩坡的爷爷就敢用手捉。只要一下子掐住毒钩的下部，蝎子就无法蜇人了。

“哪里有蝎子呀？”大壮问。

“大塔山上。”岩坡说。

两个人谁也不落软蛋，他们互相“拉勾”。拉过勾，岩坡回家拿上一个空罐头瓶，两个人就往村后的大塔山走。没走几步，遇上了新猷，他们就让新猷当裁判。刚到村口，又粘上个开芳：“我也去，我也去！”开芳像一只赶不开的蝇子似的追着说。大壮就故意吓唬她：“我们去捉蜇人的蝎子。你个小女子家敢瞧蝎子吗？”

“我去看嘛！岩坡哥哥，带我也去吧，我去看嘛！”

岩坡既然是“司令”，他的兵当然是越多越好。岩坡说：“好，你也去吧！”

出了村，顺着山沟向后爬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大塔坡。大塔坡上有座塔，说是托塔李天王换新塔时候，把手里的旧塔丢在这里的。大塔高七层，经了千百年的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每一层上都长起小草，开出野花。大塔周围，长满酸枣棵，荆棘条，还有藤萝什么的。每到秋天，这里就成了蝥蝥世界，呱呱呱，呱呱呱，可动听了。大壮去年秋天在这里捉过蝥蝥，可没看见有蝎子。现在才是夏季，蝥蝥自然是不会有的；可那紫荆草棵上，也没看见有蝎子。

岩坡说：“傻瓜！蝎子能在草上爬吗？它们可不像蝥蝥，它们全藏在石片底下。”说着，顺手掀翻旁边一个小石片，就见三只土黄色的蝎子，高举着尾巴四处跑开。那个凶恶的样子好像在说，看你们谁敢来抓我！看你们谁敢来抓我！

大壮先吓坏了，赶紧往后倒退着；新献拉上岩坡要跑开；岩坡大声嚷着说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看我捉一只给你们瞧！”

因为下手太晚了，两只大的已经跑掉，剩下只很小很小的蝎子，想是大蝎子的孩子吧，岩坡因为怕它也跑掉，伸出手去捉，没能掐准要害部位；那小蝎子的毒钩，一下子蜇了岩坡的二拇哥！

岩坡很沉地喊了一声“妈”，指头像掉进炭火里，又像被恶狗狠狠咬住，那可真叫钻心的疼。疼得岩坡直想大哭，但他硬是忍住了，只是“啊，啊”地轻轻呻吟着，并把小蝎子迅速丢进罐头瓶里。

蝎子蜇人要比针扎疼得多，因为蝎子钩里有毒。岩坡不愧是“司令”，他的指头虽然疼得简直要掉下来了，却硬是不嚷不叫，更不让那些又咸又涩的泪蛋子们滚出眼窝。疼得顶不住劲的时候，他就死劲地咬住牙，他的嘴唇被咬出一排白牙印。

他忽然想出一个办法，一个止疼的好办法。

他让新献替他用手掐挤蝎子蜇过的指尖儿，指尖上好像挤出一些浅黄毒液。

他自己又用牙尖咬，嘴巴吸；毒液好像也被吸掉些。

大壮说：“咱们回去吧，防备石片下再跑出蝎子来。”

开芳说：“我怕，我要回家。”

新献关心地问岩坡：“还疼吗？好些了吗？”

岩坡的指头分明是还在一弹一弹地疼，但他偏把手一甩说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咱们别在这儿玩了，咱们到沟底下去玩吧！”

岩坡他们顺着山坡往下跑。碧绿青翠的山坡上，星星似的开满山花，黄的一朵，白的一朵，红滴滴的山丹丹花又一朵。他们懒得采山花，径直来到沟底下。山沟里滚着一块块大荒石，每一颗都要比牛大。就在这许多老牛似的大黑石头空档间，清凌凌流着一条小河。小河里蹦着小青蛙，游着两条柳叶大的小鱼，有时候还能看见蜘蛛大的小螃蟹。岩坡的队伍正要下河玩水，纷纷把两只鞋子随便甩向草地，可岩坡偏是拣一处沙滩趴下来。岩坡趴下，大家也就趴下，他们脸对着脸，头顶着头，勾脚背腿地围成一圈，观赏起玻璃瓶中那只蝎子来。岩坡用手折来一根草棍儿，拨动着乱跑的蝎子说：“别看蝎子没有牙，可它只吃肉，不吃草；毒钩里这毒汁，还是重要中药呢！”后来又说，蝎子虽然最喜欢在潮湿的地方呆着，但它最怕水淹。一会儿咱们把它放水里，叫它这个坏蛋下龙宫！

“要叫蝎子游泳啊？”大壮首先高兴地叫起来。

“蝎子要是会游泳，水里一放，那可成了一条带毒钩的鱼！”新献的想象很生动。

“不，咱先叫它坐一回船。”岩坡用手把瓶子高高往起一托，做出一个摆船姿势。

“太好玩了！太好玩了！”开芳高兴得抓起白沙乱扬着，又把背勾起来的两只脚丫一阵乱拍，扑喳扑喳，像鼓掌。

沙滩上，立刻响起一片拍脚掌的声音，扑扑喳喳，一点儿也不响亮好听。

兴许是他们以为小蝎子觉得孤单，他们开始在草地上再找几位乘客。他们很快捕到一只翠绿色的小蚂蚱，那小蚂蚱两头尖尖，细细长长的像条扁担；他们还捉到两只大蚂蚁，金黄色，连同蚂蚱一同装进瓶里。玻璃瓶立刻被岩坡用手放下小河，小河里便悠地漂起一只“小船”。

岩坡又从身边采来一片藤萝叶，赶紧为小船插上去，但不知那算是小旗，还是船帆。小船最初也只是在河沿边荡游盘旋，乘客们便在小船里一阵慌乱。后来，小船被浪头猛地一裹，卷进急流，岩坡他们便一齐乱喊乱吼：

“咱们的小船要启航了！咱们的小船要启航了！”岩坡还把他那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，回音便在山沟里一阵阵响着。

小船一时被埋进波谷，一时又冲上浪尖。河面上，有几只蜻蜓被惊起，它们尾随着小船紧追不放。岩坡早忘了指尖疼痛，两只手使劲地鼓着掌说：“喂！飞机要落到咱们的船上了，咱们这船成了航空母舰！”——岩坡的舅舅是海军，他从舅舅嘴里学来的词，随时都能用得上。

透明透亮的“小船”，载着可恶的乘客们，一颠三晃地漂向下游，直到很远，岩坡还在向“小船”挥着永远告别的手。

这一伙山娃子正在河边玩着，岩坡的爷爷从山上刨药材回来了。爷爷问：“你们瓶子里装的是啥？”大家一起抢着说：“一只小蝎！”

一听说是蝎子，爷爷就镇起脸来了，“你们怎么不玩蝴蝶，不玩蜻蜓，单单玩起蝎子来了？蝎子可是要蜇人的，玩不得！”

大家立刻告诉岩坡的爷爷说，岩坡的手，已经叫蝎子蜇了。

爷爷一听岩坡挨了蜇，放下肩上的药材篓子，赶紧拉过岩坡的小手来看。岩坡的右手食指又肿又红，好像水洗净了的红萝卜，红得放光。

爷爷着实心疼了。爷爷捧住岩坡的小手，赶紧用胡子扎扎的老嘴替他呵着。接着又是吹，又是吮，又帮他摇着手掌煽风，一边又问：“可疼吗？嘿咳！怎么弄的？好些了吗？好些了吗？”他那个心疼的样子，真比自己挨了蜇还要焦心。

岩坡把小手从爷爷的老手里往外一抽，高高举过头顶说：“早就好了，早不疼了。我的指头还经不住蝎子蜇一下？早没事了！”

其实他的指尖还在隐隐作疼。

爷爷看那小指头红肿得厉害，怎么能是好了呢？爷爷重新捧住他的小手，一声接一声地追问着：“小坡，快告诉爷爷！要是还疼，咱们就去请医生。你说，你说！”

爷爷平常就十分疼爱岩坡。爷爷疼爱岩坡，老哥们说他是“忠心耿耿”。也难怪爷爷溺爱他，岩坡刚生下来几个月，就能拿小指头捅爷爷的鼻孔，挖爷爷的耳朵，淘气时候还抓爷爷花胡子。爷爷故意逗他玩，就假装打了个大嚏喷。岩坡不但没害怕，反而咯咯咯地笑起来，笑过又抓。一周岁生日时候，爸爸从建筑队上回来了，一家人把好些东西摆在岩坡脸前，让他抓。他不抓糖球，也不抓皮球，偏巧抓住本小人书。岩坡从小就爱学习，以后什么不能做呢？闲的时候，爷爷又掰着岩坡的小手看手相，看指纹。一周岁的孩子，肉乎乎的小手，像雨天的木耳，肥嘟嘟的，能有什么掌纹？不过指纹倒是有的，爷爷就挂起老花眼镜细细瞅。岩坡十根指头上有四个“斗儿”。俗话说，一斗儿穷，二斗儿富，三斗儿日后开小铺，四斗儿居官儿，五斗儿种花儿……岩坡将来敢当干部？

岩坡见爷爷十分着急，就如实地告诉爷爷：“刚遭了蜇的时候可疼了，现在只疼一点点，就像有只小蚂蚁在那里钻，不要紧！”

爷爷这才放了心。

吃午饭时候，妈妈看见岩坡右手食指又肿又红、惊怪地问：“啊呀，这可是咋了？”

岩坡的指头已经不疼了，他就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咋。老猫咬了。”

“老猫咬了？”妈妈放下饭碗，捧起岩坡的小手，滋滋哈哈吹着说，“怎么给老猫咬了？叫我瞧瞧。可疼吧？”

“才不呢！我玩累了，打了个盹儿，老猫就咬了我的指头。我说，傻瓜！这又不是老鼠尾巴，不能吃。老猫就说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说罢就跑了！”

“你不要跟我贫嘴。”妈妈猜测着，“敢是叫啥蜇了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

“那为啥指头肚儿上有个眼儿？”

岩坡想了想说：“老猫打了个嚏喷，有根胡子就扎了我的指尖。老猫是

有胡子的，你可知道吧妈妈？”

妈妈听他越说越不像了，还要盘问，爷爷就把实情说了。

妈妈拉住岩坡，张嘴就要骂，动手就要打。岩坡一挣，赶紧钻进爷爷怀里。妈妈又生气，又心疼岩坡，眼泪就簌簌落下来。

爷爷说：“哈咳！孩子挨蜇都没哭，你倒哭起来，真是的！”

岩坡见妈妈落泪，以为是她没打着自己而伤心呢，就从爷爷怀里跳出来，跑到妈的跟前说：“妈你不要哭了，想打你就在我屁股上拍两下吧，可不能拍疼俺了；拍疼了，往后遇上毛毛虫，俺可不再替妈捉！”

妈妈被逗乐了，她就把岩坡搂在怀里，一会儿亲他的小手，一会儿亲他的指头。又说，往后再不敢乱跑乱闹了。

“可是呢！”一句话勾起爷爷心里的一件大事，“村外新建了机井房，那个地方千万去不得。”

“鸡进房？”岩坡觉得好笑。

“就是村后那座砖房。”

“那里咋啦？”岩坡眯瞪眯瞪小眼睛，越是觉得奇怪。

“那里有电！”

“店？什么店？卖油糕麻糖的饭店呀？”

“不是饭店，是电，懂吗？可厉害了。”

塔峪村办电的时间太短，许多人还不知道电的厉害，孩子们就更不知道了。因此，岩坡便打破砂锅问到底地问着：“爷爷说那里有电，可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“就像——就是，”爷爷着急地比划着，“这么高，这么粗一个东西，绑在洋灰架子上。”

“它咬人？”

“电没嘴。不过，它比有嘴的东西还要厉害。”

“我猜清了，屁股上长着大毒钩。”

“也没毒钩。人们都叫它电老虎！”

正说着话，新献端着饭碗来串门。不一会儿，大壮、开芳也来了，大家坐在小桃树下的石桌边，吃着饭听爷爷讲故事。故事讲完，爷爷把嘱咐岩坡的话重说一遍，叫他们也不要再去机井房乱玩。

“记住了吗？”爷爷重问一句。

几个孩子七零八落地说，记住了。

“到底记住没有？”爷爷大声再问一遍。

“记——住——了！”孩子们这回可是大声喊着说。

喊声中，顶数大壮嗓门高。

他们口头上说：“记住了”，其实只记了三天，三天里谁也没敢去机井房边踩一个脚印。可是，他们的心早飞到了机井房。

一没长嘴巴，二没长牙齿，三没有长着毒钩钩，那还有啥可怕的呢？大人们呀，说起话来，总是故意吓唬小孩子们。

那一天，他们几个凑在一起，头顶头地咬耳朵。咬了一阵，商量定了，岩坡就对住新献的耳朵说：“你们只能等我，不能喊我。噗！”他朝新献的耳朵上吹了一口热气，吹得新献好痒痒。

新献也对住岩坡的耳朵小声说：“你是怕爷爷、妈妈不让你出来吧？这我知道。噗！”他也吹了岩坡一个痒痒。

大壮又吹新献，新献又吹开芳，开芳又吹林强。林强个子高，开芳吹不着，她缠着他一定要吹。岩坡说：“你吹我一个算了，不要吹人家林强了。”他们又笑又闹，叽叽咕咕地乱了一阵，最后讲定上机井房的时间。他们把时间定在大人们睡午觉的时候。

午饭终于吃过了，岩坡就想着往外溜。爷爷说：“大晌午，老天红日头的，跟爷爷回屋睡觉！”妈妈也说：“‘三天不拿杖量，小孩跳井上房’。跟爷爷睡去！”岩坡溜不掉，只好眼睛扫着大门，指头抠着牙尖，倒退着返回屋，躺到床上。爷爷把岩坡往墙根移移，老身子躺下，挡在床边。“睡！”爷爷说，他先闭上眼睛。

岩坡眼睛一闭，马上又睁开了。他发现爷爷的脖子上有个大疙瘩，很高，轻轻动着；摸摸自己的脖子，光溜溜的没疙瘩。岩坡很羡慕那疙瘩，就用小手去捅。爷爷闭着眼说：“哼！淘气！快睡。”

岩坡一点也不瞌睡，只好闭上眼睛假装睡觉。睡觉总是要做梦的，做什么梦呢？摘星星吗？不好；长翅膀吗？不好；梦脖子上长疙瘩吗？他什么也不想梦，只记着村外的事情。

岩坡正想着，爷爷的呼噜就打响了。岩坡睁开眼睛一瞄，“疙瘩”不再动了。可以溜了吗？不能。他怕爷爷没有睡牢。岩坡大睁着两只眼睛，学着爷爷的样子，也打起呼噜来。可惜他的嗓门太细，打得一点也不好听。“哼！”岩坡气得翻了翻身：要有爷爷那样一个粗嗓门，那该多好！真是，岩坡什么也不如爷爷！

不如爷爷的地方多了，爷爷下巴上有胡子，岩坡连一根也没有。村子里有的爷爷就没胡子，故意把下巴剃成个大“光头”！要是岩坡长大了，有了胡子，一定不剃，一定叫它长得老长老长，从家里能拉到街上。再跳绳，就拿这胡子当绳跳吧！

正胡思乱想着，临街的窗下，响起一声很好听的“公鸡”叫。他一高兴，差点也跟着叫一声；但他没敢叫，他轻轻爬起来，拿小手向窗外打个手势。“公鸡”马上不叫了。岩坡蹑手蹑脚地下了地，提上鞋子，悄默声地走出屋。经过妈妈窗前的葫芦架下，怕碰了葫芦花，先低下头，还捂上嘴巴憋住气。一直溜出大门，这才穿上鞋，跟上大壮，通通通，一溜烟地向村外跑了。

村口上，新献他们五六个，早等在那里了。谁也没见过电老虎，他们都想看看是个啥样子。

“听说连个尾巴也没有？真怪。”新献说。

“一定很可怕！”开芳说。

“怕什么，有我哩！”岩坡小手拍一下胸脯子，“一没嘴，二没牙，连个毒钩子也没有，怕它个屁！”

哈哈！屁，大臭屁，老臭屁，是屁当然不可怕。

又是叽叽咕咕一阵好笑。

夏季的山村，中午时候，很少有人走在街上走动。纵然有人看见他们，也没人管。这支队伍出了村，沿着响水河的水渠向北，刚拐过一个弯，在长着一片大核桃树的树荫里，就传出一阵阵的响声；接着便看见一个红色房角；红房角后面也全是树，绿凉绿凉的。岩坡他们越是靠近那砖房，砖房里传出来的声音越响。这是电老虎的叫声吗？这叫声果然吓人。

不过，他们很快看见，四周的围墙垒得很高；大门上，紧梆梆锁着个大铁锁。

大人们啊，准是怕电老虎跑出来咬人。

岩坡的这支队伍，一个个太好奇了。他们一定要看看，这电老虎到底长着几条腿，几个头。

电老虎也会瞪眼睛吗？电老虎睡觉不睡觉？电老虎睡觉也打很响的呼噜吗？电老虎会不会打喷嚏，闹感冒？……

大门是铁棍焊成的。铁棍很密，钻不进去，山娃们就扒在铁栅栏上往里望。在这之前，他们或许还有几分紧张几分恐惧，甚至畏畏缩缩，战战兢兢；一旦看清院子里什么也没有，只在树荫下的高架子上拴着个丑八怪，他们可就觉得太扫兴了。

“就是这么个铁疙瘩？这有什么可怕的！”岩坡说。

“嘻嘻！真臭美死了。”开芳说，“瞧，它头上还扎了好几条花小辫！”

“这么一个铁家伙，还拴在水泥横杆上？又不是狗，怕它跑掉！”新猷也觉得很奇怪。

“原来是个大笨货呀！它到底怎么可怕呀？”大壮也觉得莫名其妙。

岩坡就想：这东西既不像人，也不像狗，更不像老虎，还丑模丑样地打扮呢！看我不采了它的小辫，叫它再臭美！

岩坡说：“喂！我进去先治治它！”

新猷说：“你不要进去，你的手还没好哩，看我进去捅捅它的胳肢窝，准能叫它笑得趴下！”

“你不行，瞧我的！”岩坡就两手抱住墙边一棵大柿树，猴爬杆似的翻进墙里。

新猷想跟进去帮个忙，可惜他攀树本领不行，没法进去，只好在外边干着急。

赤白的阳光，穿过南墙外边楸树和柿子树的树枝照进小院；小院的地上长满了绿苔、小草，麻麻花花的阳光，从枝叶间筛下来，草地上便跳跃着一片片阳光。山娃们见他们的“司令”又有胆量，又有冲劲，一个个又惊，又喜，又羡慕，又觉得好玩。小院的上空，有风吹过，那风吹得树叶飒飒响着，机井房内外，不知不觉中笼罩了几分神秘的气氛。

当岩坡正要爬上那个水泥架子时，新猷叫起来了：

“喂！瞧那柱子上画着两个尖刀，别让它刺着你，你出来吧！”

水泥杆上的确画有两个尖刀，火红色，尖刀屁股对屁股。

“这怕啥！”岩坡才不理它呢。

他很快就爬上了水泥架，水泥架子离地面并不很高。

岩坡已经站在那个丑八怪的身后了，丑八怪一点也没发觉。嘻嘻！可见它是个大草包！岩坡蔑视地笑起来。

大壮忽然想起捉蝎子的事来了。大壮说：“喂！说不定这东西很可怕，你出来吧！”

嘻嘻！连大壮这回也怕了。你害怕，我可不害怕。一个没手没脚的铁疙瘩，牢牢地拴在这里，捅它一下我就跑，它还能把我怎么样？

岩坡举举胳膊，扬扬小手，活动活动膀臂，就好像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先做一下预备动作似的。那是一双多么漂亮的小手啊！又结实，又有力，红活圆润中透出一种稚气。凭仗着这双手，他在他的队伍面前，作过无数次的精采表演！他叠纸玩具，剪窗花，猜指头，灯影底下变马头，变小兔，有时候还跟人掰手腕，连大壮都掰不过他。这一回，他要搞一次最大胆的行动，——跟这个丑八怪戏耍一回，他要彻底揭开一个谜，一个大人们也不晓得的谜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也不敢捅它一指头。这丑八怪，最怕人捅哪里呢？岩坡正在那家伙跟前琢磨着、端详着，头顶上忽然传来一阵吓人的声音：“笃笃笃笃笃笃！”

“什么响？”他赶紧仰起小脸向头顶上瞅着。

核桃树上，啾啾传来鸟的叫声——原来是一只“树医生”在捉虫子。

“岩坡哥！”开芳小声叫起来，“树医生看见咱们了，你出来吧！”

拙嘴笨舌的林强也说：“要不，你就出来吧，防备来了人。”

岩坡偏不出来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既然进来，不能白走一遭。岩坡吐口唾沫，捋捋袖子，亮出一双小手腕。他决定马上就叫这个丑八怪笑歪，笑倒，笑趴在地上。岩坡高傲地回望了大家一眼，信心十足地举起自己的一双小手，猛地往那铁家伙身上一捅，——“噼叭”！晴空里打了一个贼亮的闪——门外的孩子们都被刺得一阵目眩，就听小院里随即传出一声很吓人的扑跌声。山娃们定睛看时，水泥架上再也没有岩坡了！

砖墙外，山娃们立刻吓得哭起来。

这强光，不仅把岩坡充满着诗意的、如花似玉的童年击得粉碎，连他辉煌灿烂的明天，也给打上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重伤。他原想能跟舅舅一样，长大以后当一名人民海军。蓝光只这么极亮地一闪，就把他当海军的美梦彻底摧毁了。——岩坡被极强的高压电流打下台架，摔到地上，不省人事。虽然后来经过百般抢救，勉强保住他一条小命，但他却被沉沉地抛向人生另一条路，一条充满着坎坷的路，充满着艰涩的路，充满着慷慨悲歌的路。

那是怎样一条漫漫人生之路啊！

岩坡记得在爬山。山很高，很黑，很险，嶙峋的怪石，一块一块地擦起来，叠起来，擦叠得很高很高，横在他的面前。他想尽各种办法，还是越不过去，绕不过去，更钻不过去。他拼命地向上爬，脚下一虚，忽然又跌下来。刀刃似的石棱，硌得他两个膀子生疼！他像悠悠地从山坡上滚下去，开头像滚进一只小船，悠悠忽忽，不知道要漂往哪里；后来他才觉得滚落到一个他从来也没有去过的地方。

他记得，那个地方到处奔跑着山羊，羊真多，千只万只，千叠万叠，千层万层！白花花的一群飞过来，灰蒙蒙的一群飞过来，红红黑黑的又一群飞过去。虽没翅膀，却全能飞！忽然一群乌七杂八的羊从天上掉下来了，很沉地砸到岩坡身上。岩坡似乎滚动了一下，接着便飘悠悠跌落到另一个地方。

这另一个地方，到处是毛猴子，大的、小的、长尾巴的、秃尾巴的、中不溜尾巴的。岩坡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好像孙悟空，踩住云彩就能飞。眼看就要飞到天上了，脚一滑，直掉进无底深渊。

深渊里更热闹了，开头看见的是猪群，一群一群的老笨猪，都没有耳朵。难看死了！没有大耳朵的猪算什么猪？猪群过后是鸭子，晃着笨重的屁股，唧唧地叫着。鸭子后边忽然跑出来无数条蛇！

啊呀，那全是些什么蛇呀！粗的像水桶，细的像棉线，嘴里全都吐着信子。奇怪的是，大大小小的毒蛇，眼睛都很亮，岩坡跑到哪里，它们就追到哪里。岩坡急得拼命大叫，硬是叫不出声，脚下一绊又摔倒了。

这回跌进了云彩里。红云彩变成了白云彩，白云彩变成了紫云彩，紫云彩里变出个红东西，直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……

他其实觉得，自己躺在小山边，哪里也没有跌下去！

他听见，山脚下隐隐像是流小河，小河流得很迟缓，很艰涩，就像缓缓地流淌在干涸的沙滩上。

啊呀！不是沙滩，简直是个枯石灰窑！而他自己，干脆就置身在一个石灰粉乱飞的世界里。荡荡四飞的石灰粉，好像塞满了他的口腔、鼻腔，直呛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干！”他终于真真切切地喊了一声，声音虽然十分脆弱。

“我干！”他继续喊道，声音明显地高了一些。

小河马上一条线似地流进他的嘴里，流遍他的牙根、舌根。咕嘟一声，他咽了一口，清清爽爽的溪流一直润进他的胃肠！

耀眼的东西渐渐变淡了，变淡了；与此同时，悠悠地从那变淡的东西背面，传来一两声很轻很轻的啜泣声。

他看见了白屋顶，白墙壁，白色的窗帘，白色的门扇、门框。妈妈穿着白衣，戴着白帽，脸上挂一个大口罩，正在他身边忙碌。

“你看！”白衣妈妈笑着说，“你的孩子醒过来了。”

“呜呜！”啜泣声变成很响的哭声，从另一侧传来。

岩坡稍稍转动了一下眼珠，就看见又一个妈妈站在他身边。这个妈妈穿一身藏蓝色衣裤。

藏蓝色衣裤的妈妈，泪光闪闪，颧骨高高，两眼肿得像两个红桃子。这双清秀的眉峰，平常总是清清爽爽，开开心朗朗，此刻，不知道为啥这样黑沉沉地锁着，好像有无限的忧伤事。

“坡儿呀！我的亲儿呀！”岩坡终于听出，妈妈带着很重的哭腔，深情地唤着自己的名字。

岩坡被弄糊涂了，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两个妈妈。

但他依稀地记起了些什么。他记得在“鸡进房”里，自己去撩逗那个丑八怪……他开始觉得，不该瞒着妈妈，瞒着爷爷，乱去那里翻墙头，乱捅那个臭屁蛋。谁知道那个丑八怪是个什么东西？万一发生了事故，是耍的吗？

不听大人话的孩子，总不能算是好孩子。妈妈一定是觉得自己瞒着她乱翻墙，是个坏孩子，所以才特别地生气、难过。

可是，随便逗逗怪物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它一不会跑，二不会叫，更不会蜇人、咬人。它是不是推过我一把？推一把又算什么？不是连我一根汗毛也没损伤吗？好妈妈！你不要难过，等我歇过来以后，再去抓那怪物的痒痒，非要把它治服不可！

岩坡伸手想去替蓝衣妈妈擦擦眼泪，可他抬了几抬，也没能抬起手来。

不久，他觉得自己的脸颊上有个小虫子在慢慢地爬。

“妈妈！我的脸颊痒痒！”因为他的手还是抬不起来。

蓝衣妈妈伸出她那双温柔的手臂，轻轻拿来一方手帕，擦掉她刚刚滴落到岩坡脸上的几滴泪痕，再轻轻地替他抓挠着被泪水浸渍过的脸颊。

在妈妈温柔的抚挠中，岩坡又睡着了。

下次醒来，暮色开始在天边降临。岩坡记得山场上燃起熊熊大火，火光冲天，直向他们塔峪村烧来。岩坡吓坏了，他绝不能让野火逼近村街。他拿脚猛踏，用土猛盖，火势继续向前蔓延。他脱下衣裳，奋力扑打。山火没被扑灭，反而烧着他的衣袖。原来他的衣衫并没脱下来，火势顺着衣袖，迅速烧上他的双肩，直烧得他的两个肩膀燎骨炙肉般地疼痛。他大叫一声，猛醒过来，两肩处的大火，好像还在燃烧。

“妈！救我！”小岩坡拼命地在病床上打了个挺。

白衣妈妈迅速赶来了。她知道，她为岩坡打麻药的时间略微晚了几分钟。

直到这时，岩坡才认清楚了这位“妈妈”是个医生。

——这就是岩坡手术以后，最初醒来时的一些简单情形。

艰难而痛苦的日子，就像锯骨肉，终于锯过去几天、十几天，岩坡的刀口不再灼烧，不再剧疼，而是渐渐走向平息，走向稳定。岩坡不再梦毒蛇，梦肥猪，不再梦无底深渊；在他的梦里，开始出现了嫩嫩的小草，点点的山花，还有那淙淙流淌的小河。小河边，有时候还飞着蝴蝶，蜻蜓；林子里婉转着动听的夜莺歌喉。

岩坡的神志渐渐清醒了。

一天，妈妈又来给他喂饭。当她倾伏身子时，一绺散发，从鬓角滑向腮边。岩坡想伸出右手，替妈妈把散发撩起来。可他的右手，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一点也不肯动弹。真是一个没出息的家伙。他骂了右手一句，试着伸出左手。左手更懒，更不听话。这样看来，坏孩子是谁也不喜欢的，连自己的两只胳膊也不理自己！——他开始央求自己的胳膊了：小胳膊！以后我再不胡闹了。现在是叫你们帮妈妈做事情，不是叫你们再捉蝎子什么的。你们要听话，快给妈妈帮个忙吧；再不动，我可就要生气了！

岩坡下决心叫胳膊做点事情，忽又觉得两条胳膊是那樣的沉重难抬，就好像被压在大山底下；继而又觉得，两条胳膊从来没有这么轻过，轻飘飘的，简直就像是塑料泡沫做成的！

岩坡感到奇怪，轻轻扭动脸庞，在被窝的左左右右扫视了一阵，暂时什么也没看见。他怀疑两条红活滚壮的胳膊，跟他捉起迷藏来了。

真淘气！不想干活就躲起来吗？

岩坡小身子猛一抽搐，认真地在被窝里寻找起手来。他的腰肢左右滚动着，两只脚同时踹摸着，脖梗急急扭动着：寻找了大半天，连一只手臂也没找到！岩坡直急得大哭起来。

“妈妈！”岩坡好像从梦中彻底醒过来了，“我的胳膊不见了！我的胳膊不见了！快帮我来找找！”

妈妈赶紧跑过来，替他掩着被角，温柔而平静地说道：

“坡儿！我的好孩子，你的胳膊在这儿，在这儿！这不是吗？”

岩坡忽然张大两只眼睛，惊恐万状地看着妈妈。妈妈果真给岩坡送上两条胳膊。那是怎样的两条胳膊呀？健壮、结实、硬朗、粗砺中蕴藏着细腻与滋润，饱含着体贴与温柔，每一根指头都是那般灵活纤巧，可是，岩坡没法承接它，更没法亲抚它。

那不是岩坡的胳膊，那是妈妈的胳膊，是妈妈的一双大手臂！

“妈妈！”岩坡吃惊地喊道，“我要我的胳膊！我要我的手！我要，我要！”岩坡几乎吓呆了。

“孩子！”妈妈心情沉重地说道，“妈妈这双胳膊，也就是我儿的胳膊，还有这一双手，手上的十根指头，都是我儿的呀！”

是的，应该说，就连妈妈手心里的每一条纹路，每一个皱褶，指头顶上的每一个箕、每一个斗儿都是岩坡的，都归岩坡所有。每一条纹路皱褶，都是一条大路，岩坡可以沿着它们，走向未来；它们是一条条小河，流淌着母亲的慈爱，随时都可以滋润岩坡那枯涸的心田！

岩坡仰起小脸，望着妈妈的脸庞。经过这场恶梦，妈妈的前额上凭添了几条细碎的皱纹，两个眼泡还没有完全消褪红肿。

岩坡什么都明白了，顷刻间热泪盈眶，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。

也许岩坡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无缘无故地发急生气的时候，会埋怨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，还有他的爷爷，不该让医生截掉他的两条小手臂；哪怕豁着让他死掉，也比失掉双臂活着强！是的，如果当时征求他的意见，凭着他那倔强而又执拗的性子，凭着他那至死不肯认输的脾气，他很可能会选择后一条道路，虽然他才是个五六岁的娃娃！这就是我们小岩坡独特的个性，独有的天赋！但是，在那些云雾翻滚、日月无光的日子，他哪里知道爸爸妈妈和爷爷为了抢救他的性命，为了保住他的一双手臂，是怎样地四处寻访，八面求医，奔波在一处处的医院里。

“孩子的两臂大部分坏死，只有截肢，才能保住性命！”乡间的医生这样说。

“不能再犹豫，必须迅速截肢；若再拖延，将有危及孩子生命的危险！”城里的医生更是这样说。

十分肯定，十分绝决，毫无商量的余地！

水泵房那强烈的电流，岂止是烧死了岩坡的两条小臂；岩坡的整个身心，也遭受到很大的损伤。然而，医生的话语，对于爷爷爸爸和妈妈来说，一点也不亚于水泵房那强烈的电流。妈妈立刻被轰击得瘫软在水磨石的地板上。

七十多岁的爷爷，在岩坡爸爸的搀扶下，坚强地支撑住了。他那两只布满青筋的老手，至今仍能闻得见硝烟气味的老手，牢牢地抓住手推车，他才没有倒下去。这位战争年代闯过来的老前辈，数不清身上挂过几处彩，他从来就是一位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；但他老眼望着静静躺在车子里的小孙孙，也不由得涌出了浑浊的老泪。

上手术台之前，孩子四肢全全。一家人无数次地抚摸着岩坡那两条小臂，还有那两只小手。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！它可以在灯影里变老鹰，变马头，变小狐狸、小野兔……它可以给爷爷挖耳朵，数胡须，划火柴，还可以帮着妈妈纫针线……现在，它却要从岩坡的身上截下来，永远离开岩坡，离开爷爷、妈妈和爸爸，再也不回来了！

“爹！”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爷爷叫道，“没了手臂，孩子日后可咋活啊！”

江家的后代不会是软骨头！——爷爷眼里噙着泪水，心里这样想着。

“截肢！”爷爷嘴里蹦出来的这两个苍劲老迈的字，就是一道命令，“猪向前拱，鸡向后扒，岩坡长大，自会有他的谋生之道！”

两个多钟头之后，岩坡躺在手推车里，从手术室推出来了。两个多钟头之后，岩坡的两条小胳膊永远没有了！

被截掉两条胳膊的孩子，该是怎样一个孩子！岩坡他，还没过六岁的生日啊！

这一天，妈妈把岩坡那两条截下来的小胳膊严严实实地包好，很小心地放在岩坡的床边，一直放到黄昏。孩子睡着，妈妈却醒着。妈妈曾无数次地揭开一层层的毛巾、塑料布，把那一双好看的小胳膊看了一遍又一遍；而且一边看，一边抚摸着，眼里不住地落着热辣辣的泪花。她几次地看了那两只手上的每一根小指头。岩坡的小指头顶上有四个“斗儿”。——“一斗儿穷，二斗儿富，三斗儿过来开小铺……”岩坡早就跟着爷爷学会了这支歌谣。——妈妈想着，看着，又掉下泪来。妈妈擦一下眼泪，下一次再看那手背上圆乎乎的

肉坑儿。有时又用手攥量着，看那双小手腕有多粗。一周岁以前，她就给岩坡戴上小手镯；以后的每年五月端午，她都给这双小手腕上拴起五花线。今年元宵节，岩坡开始被村里选去办“社火”。描了眉，粉了腮，手腕上戴上串珠，指头上挂起彩绸，被人们高高举在“抬阁”上。那样子，简直像杨柳青年画里的仙童，谁看见不夸他！岩坡的小手臂，本来就该长成一双粗壮的大胳膊，凭着这双手臂，日后不定要做出怎样一番事业呢！那海轮，不是要靠双手去开吗？那卫星，不是要靠双手去造吗？那飞船，不是要靠双手去托吗？那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，不是要靠双手去描绘吗？……最慈祥的妈妈，捧着孩子这双最可爱的小手臂，一直不肯埋掉。她让它，在孩子身边度过了最后的一个黄昏，度过了最后的一个难眠之夜。

第二天，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来，妈妈不得不把那对小膀臂拿到古塔沟，深深地挖个坑，放进去；想了想，又在两只小手里分别放上一枚蚕豆大的花石子儿，一枚玲珑剔透的蜗牛壳，小手臂盖上两枝鲜花，这才捧起一捧捧的黄土，一点一点地撒着，埋着，好像只怕砸疼了她亲生儿子那双小手臂啊！她几乎花了小半天工夫，才把那对最为可亲可爱的小手臂盖住，埋住，直到盖埋好以后，又在上边栽下几颗柏树籽……

岩坡终于出院了。

岩坡躺着手推车上，被推回自家小院。一别数十天的小土院啊，你也许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深深的，方方的，静静的，静寂中透着几分绿意。可岩坡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！

那一天，阳光很好，天空很蓝，云彩很白，身边不时有蝴蝶飞过。布谷鸟在山林里婉转地唱歌，唱得人心里又高兴，又难过！

一只小山鹰从蓝天上飞过去了，翩跹的影子，掠过小推车的上空。岩坡忽然想道，小鹰的翅膀大概就是小鹰的双臂吧？如果没了翅膀，小鹰该怎样飞呀？

叮铃铃，一个阿姨骑着自行车，从他们身边蹬过去。如果没有双手扶车把，这阿姨该怎样上车？怎样下车？怎样拐弯、摇铃、捏闸呀？

“卖鸡蛋呀！”有个大伯，两手搭着担杖钩，一闪一闪地从他们身边颤过去。如果不用双手搭住担杖钩，这担杖，不定该怎样前倾后翘、左歪右翘！

手提竹篮的老爷爷，从他们身边走过去；头顶箩筐的大妈，从他们身边摆过去；腋下夹着书本的学生，从他们身边跑过去；腕子上戴着手表的打着花伞的姑姑从他们身边掠过去；手扯着气球的娃娃从他们身边蹦蹦跳跳弹过去，两个女孩勾手搭背地从他们身边闪过去；一队吹歌班像是去娶亲，有的敲鼓，有的打锣，有的吹唢呐，有的捧着笙，有的“哨”着横笛，有的拉着胡琴，吱咕咕，鸣啦啦，热热闹闹从他们身边涌过去，接着有人在散发花生，也有人在散发瓜籽……

人声中似乎还有个粗嗓门呼叫着：“喂！是谁丢了手绢，快捡起来……”

岩坡好像现在才懂得，原来干什么都离不开两条胳膊、两只手啊！“我没了手，往后该怎么办呀？……”岩坡一想到这些，鼻孔一酸，又要流泪。忽然一声“二踢脚”猛地窜起来，脆生生在空中炸开了。这可是谁燃放的呢？是手提着放，还是搁在地上放？碎屑不久飘下来了，纷纷扬扬，好像飞下来一群小黄蝶，恰巧有一片落到岩坡的鼻梁上。岩坡很想扫开它，却不能。他只好摇摇脑袋，把它摇落。

岩坡越想越多了：往后怎样抓痒痒、擤鼻涕？怎样揉眼睛、挖耳朵？还

能帮妈妈穿针纫线吗？还能替爷爷划火点烟吗？还能再叠青蛙、小船，再剪喜鹊、梅花吗？

忽然，一只蜈蚣小风筝，扑喇喇在小推车的上空一跳一跳地飘拂着。岩坡扭动着脖颈，很快找到了那个放风筝的高手——近处的楼房前，一个少年正在两手掣动着风筝绳儿，一拉一拉地往起提。

岩坡极为烦躁地扭扭头，他不愿意瞧这些，不愿意听这些，连想也不愿意再想这些了！

岩坡奋力地滚滚身子，纵了纵肩膀。他知道，左臂勉强保留下小半段，只有光秃秃的小半段，日后还能干啥呢？

泉水般的眼泪，再一次模糊了岩坡的眼睛。

岩坡出院了！

岩坡回来了！

岩坡在县城住了几十天医院，山娃们到底是把他盼回来了。

塔峪村离县城三十多里路，山娃们几次去县城看望他。头一次，医生不让见面；第二次，说是岩坡刚睡着，不好见面；第三次，家里的大人再也不送他们进县城，山娃们自然是不能跟岩坡见面。

新猷、林强、开芳、二包好几个山娃，因为很久见不到岩坡，还偷偷抹过鼻涕眼泪呢！

用不着再哭了，岩坡到底回来了。岩坡是上午回到家的，这消息山娃们上午就知道了。一个传两个，两个传三个，不一会儿聚起十几个小伙伴，他们就一齐去看望他们的“司令”。有的还拿了葡萄、大枣、核桃、秋梨什么的。他们搭伙，跑到了岩坡家门上。岩坡家的大门从里边顶着，顶得紧梆梆。

“岩坡！我们看你来了！”

“司令！我们瞧你来了！”

“岩坡哥哥，我可想你了！”

岩坡没出来开门，出来开门的是岩坡的妈妈。岩坡的妈妈，其实也没有打开大门，只在门扇缝里朝外小声说：

“喂！儿们！岩坡才睡着。你们回去吧，听话，我的好孩子们！……”

岩坡的妈妈说到末了，声音带出哭腔来。

被关在大门外的山娃们，全愣住了。

“喂！大娘！”还是新猷脑子转得快，“我拿来几个鹌鹑蛋，你带给岩坡吃吧！”

“我拿的是苹果！”

“我拿的是香蕉！”

岩坡妈妈在门里越发难过了，泪水就滴滴嗒嗒往地上掉。但她还是不开门，只是说：

“好孩子们！往后，等岩坡能给你们一块玩了，你们再，再来吧！……”

东西没送成，山娃们更着急了。下午，他们又去叫门。

“真不巧！”岩坡的妈妈又从门缝里递出话来，“他刚刚儿睡着！你们，以后，不、要、来了……”

孩子们的脸色唰地变黑，都愣住了。

大壮在山娃群里最大，心眼也多点。他猜想总是大婶在门缝里一照，看见大家拿着礼物，才故意不给开门。

对！这一回猜准了。山娃们把礼物全放回家，没等到傍晚，又叫门来了。

这一次，岩坡是真睡着了。妈妈门缝里小声嘱咐，谁也不许大声说话，谁也不许弄出响声；然后她才很轻很轻地开了院门，把山娃们放进小院。她打了一下手势，让把脚步放轻点。大家就哑默悄声地走进屋，来到岩坡的床边。岩坡静静地仰躺在被窝里，静静地呼吸着，好像正在做着—一个静静的梦。他脸色虚胖而苍白，眼圈黑黑的，睫毛长长的，脖子累细了，皮肤白里透黄。小伙伴们很想看看岩坡的手臂——电老虎到底把他的手臂咬掉多少？——但岩坡的被子盖得很严，连肩膀头也不露一点点。小伙伴们见岩坡虚弱成这个样子，心疼得几乎都要哭了。可是，他们记着岩坡妈妈的嘱咐，咬住牙根，

硬是没让自己哭；只有开芳没挺住，涕涕嗒嗒呜咽着就哭出声来了。

岩坡妈慌了，赶紧打着手势让他们快些走开；可是，晚了，岩坡被惊醒了。

当岩坡看清，站在他床前的，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小朋友们，心里很强烈地震动了一下，小身子下意识地欠了欠——那大约是他想拥抱他们；嘴唇轻轻颤了颤——那大约是他想说句什么。但是，只在一眨眼的工夫里，这些动作立即消失，接着而来的竟是急速地躲避与藏匿：岩坡扑里扑通，赶紧缩头蜷身，往被窝的深处藏着，然后便在被窝下瓮声瓮气地叫着：“你们出去！出去！我不要见你们！我不要见你们！”

喊罢便放声痛哭起来。

住医院前，岩坡和小伙伴，好得寸步不离；在医院，岩坡醒着想他们，睡着梦他们；现在，他们围到岩坡床前来了，岩坡为啥不肯再见他们呢？

想想吧！入院以前，岩坡是个活蹦乱跳的小“司令”。要爬树吗？他两手一攀，猴爬杆似的，眨眼能爬房檐高；要叠纸玩具吗？他两只灵巧的小手，眨眼能叠出飞机、小船、燕子、青蛙；要抓石子抓石子，要翻线绳翻线绳，要掰手腕掰手腕，要翻跟头翻跟头……他哪一样不能做？哪一样做得不出色？可现在，岩坡的两条手臂，全丢在医院，全丢在了那个可恨的手术台上。只有左臂，残留下半截匙把儿长的一小段。全村的孩子们，有谁是这样的吗？再没有了。这该是多么难看的啊！更不要说，往后做游戏也不能了！……岩坡在医院，就怕见到他的小伙伴，他们几次进城看他，都被挡在门外；回家路上，又再三叮嘱妈妈：“就连新猷，也不要让他来看俺！”当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泪水悄悄地流下脸蛋儿……

妈妈没能挡住孩子们的多次请求，岩坡的小伙伴们，到底围到他床前来了。久别重逢的小朋友，本来应该是拥抱在一起，或者手拉手地蹦呀，跳呀，笑呀，闹呀。岩坡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跟大家一道玩耍，就彻底心灰意冷了。他决心要和他们分开，并且永远也不要见到他们！“你们走开！”岩坡在被窝里，简直急出一头汗。瓮声瓮气的喊声，违心地从被窝里传出来，既刺疼着山娃们的心窝，也刺痛着自己。因为他的喊声，越来越沙哑低沉，还不断夹带出很轻很轻的一两声低咽。山娃们听着听着，全都哭了。

被窝里的岩坡，索性放开憋着的喉咙号啕大哭。

妈妈这可着了慌。妈妈擦拭着自己的脸颊，反来劝止孩子们：“好孩儿们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别把身子哭坏了！”

岩坡就在被窝里喊：“新猷你不要再哭，你要再哭，我也要再哭！你们走，你们走！”

新猷一下子止住哭，边擦眼泪边对被窝里的岩坡说：“我不哭了，哼哼！你也不准再哭。我们走，就走。只要你不再哭，我们这就走！”

“你们走！走！”岩坡在被窝里喊着，“我，不，哭了”

静静的小院里，暴发了一场淋漓尽致的痛哭。一双小手臂，能说只是岩坡自己的吗？不！它属于塔峪全村小朋友们所共有。岩坡失掉了双手，每一个小伙伴都觉得，好像做了一场恶梦，一场可怕的恶梦，他们能不痛哭一场吗？

岩坡死活不见他的小伙伴们，爷爷、妈妈都很犯愁。爸爸在县城当建筑工，总不能一直呆在家里，岩坡出院的第二天，他就上班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爸爸为岩坡买回来一台彩电，18英寸。无线一拉，插销一插，电视里就演出节目来了。岩坡以前虽然也看过电视，可那是看人家的；现在，自家也有了电视，心里自然高兴。特别是少儿节目，他看起来就什么都忘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爷爷也带回个稀罕物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岩坡你猜是个啥？”

岩坡拣着重要的东西猜：录音机？收音机？大座钟？……岩坡越猜爷爷越摇头。爷爷老了，头发花白，摇起头来好像秋风吹芦花，岩坡觉得爷爷更可亲。直到最后，岩坡不再猜了，爷爷这才把个纸匣子往地上一倒，呜哇哇跑出一只小狗娃来！——那是怎样一条狗呀，黑得像墨染过，亮得像油抵过；肥嘟嘟的身腰，肥嘟嘟的脑袋，肥嘟嘟的四条小腿蹬开，蹒跚地站住；两只耳朵，很自然地垂下来，几乎挡上两只眼睛；那条尾巴摇呀摇的，就像一条大毛虫，更叫人喜爱。岩坡当下跑过去，用他那半段残臂去抱它。狗娃的小鼻子一动一动地嗅着，凉凉地就触到了岩坡的残臂上，直凉得岩坡又痒痒，又想笑，又想亲它！

岩坡有了一个最要好的朋友。

岩坡给它起了个最好听的名字：黑友。

从此，岩坡跟黑友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玩耍，他不跟它乱玩，而是教着黑友直立、翻滚儿、叼东西。玩累了，就叫它跟自己一起看电视。那黑友，最初连啥都看不懂，啥都不爱看。可是，岩坡硬叫它陪着自己看。它有时闹情绪，吱吱嚷嚷着，总想跑开；跑不开时，只好装模作样地看一阵。有一回，电视里报道某地肉市情况，黑友一下子兴奋起来了，猛地从地上跳起来，竖起耳朵，蹬开四蹄，直望着那成堆成垛的大肉滴涎水。后来，它还看到它的同类：狗群。这一回它更兴奋了，直高兴得汪汪乱叫，尾巴像面小黑旗似的，摇起一阵阵小凉风。从此黑友对电视产生了兴趣，即使不开电视机，它也常围着那个“大匣子”转，总以为里边装着肥肉，或者养着成群的狗朋友。

终于有一天，黑友因爱电视爱得入了迷，几乎闯下大乱子。

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午后，三秋大忙季节过去了，爷爷又到山上刨药材。黄橙橙的太阳，穿过墙头，斜斜地照进这个普通农家的普通小院。岩坡因为遭了横灾，村里为了照顾他家，特地安排他妈妈到村缝纫社去做活。岩坡一个人在家，又把电视打开。黑友因盼着电视里重有肉市或同类出现，眼巴巴站在电视机前观看。谁知这回，电视里出现了山边野兔的镜头。黑友一见，当下高兴得一阵狂跳，并且汪汪叫着就往上扑；它恨不得钻进电视里，逮住那野兔。野兔恰好一惊，直起尾巴，赶紧跑开。——当时可把岩坡乐坏了，他又笑又闹，又骂黑友“傻蛋”。幸亏电视里接着又传出一声很响的虎啸，黑友才被吓退，没把电视机撞翻。

随着岩坡的心情好转，山娃们也高兴起来。

“咱们的司令又会笑了！咱们的司令又会笑了！”他们在山村街上到处嚷着，边跑边喊。

那一天，当岩坡又是独自一人在家里看电视，门外忽然有人找他来玩耍：

“岩坡！让我也看会儿电视吧！我不乱动电视机。”是新献的声音。

新献来陪自己看电视，当然要比黑友强。岩坡早就盼着新献来，但又怕招来更多的人，所以就在门里问：“有别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光我。”

“吱——”大门开了。

要好的一对朋友终于重逢了。

新献是推门进来的。新献用两只手推开大门走进来，不自觉地搓了一下手。新献的两只手多好看啊！新献转身抬起两只手，把门关上，用两只手拨着门闩把门插上。——岩坡看着，一阵激动。

新献见着岩坡——既是久别重逢，更是大难后相见，心里呼地涌起一股热浪。他上前就去拉岩坡的手——他这个动作原是不自觉的，这本是孩子中间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。可他拉到的却是两条空空的袖筒。新献心里一阵难过，一阵不安，深怕引起岩坡不高兴。他马上把手一收，说：“喂！咱们看电视吧！黑友呢？咱们三个一起看。”

黑友因得知电视里有时会出现老虎，看电视的兴趣因此大减。万一电视里跳出一只大老虎，咬了它的鼻子头，往后连闻味都不能闻了，那还了得！就是咬了小尾巴尖也不行啊，那还怎么摆尾巴？所以，黑友见新献来了，只叫了两声，就躲到一边。电视机前，只剩下岩坡和新献两个。

这一对好朋友看着电视，说说这，说说那，新献把村里一些新事告诉岩坡，岩坡把想念他的话告诉新献。他俩的话就像山涧小溪，涟漪溶溶，浪花飞溅，淌个没完，流个没完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敲门，岩坡只好再去看看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还是在门缝里问。

“我！”外边答。

“‘我’是谁？”

“我是我。”

对于这种缠绞不清的回答，连跟在岩坡身边的新献也笑起来：“开芳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兴你来，就不兴我来？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就我一个。”

新献就问开不开门。岩坡说：“只一个，开就开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又来了一个；再过一会儿，又来了一个。反正每一次只进来一个人。因为开了四五次门，所以就进来了四五个。他们能见到岩坡，都很高兴，他们能跟岩坡在一起玩，很觉快乐。

“咱们玩啥呢？还看电视吗！”新献兴兴头头地问岩坡。

“不看电视了，咱们玩别的。”岩坡说。

林强嘴虽笨，手还行，他最爱扳三角。他拿来一大摞三角，全是用五颜六色的纸烟盒叠成的。林强说：“咱们扳三角吧！”可岩坡没了手，怎么扳三角啊！

大壮拿来个核桃车子。核桃车子用手一拉绳儿，那竹翅就特噜噜转。岩坡没了手，怎么玩核桃车子啊！

“咱们顶拐吧！”新献说。说罢，又觉得不妥。因为，顶拐虽然是两个人膝盖对膝盖，但那也得用双手把腿抱起来啊！

新献还想到了翻线绳，打扑克，弹玻璃球，那都需要双手呀，岩坡哪样

也不能玩。

“嘻嘻！”这回开芳可笑起来了，“我有个好玩物，能叫咱们大家一齐玩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”

有猜石子的，有猜杏核的，都不是。开芳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唰地往开一抖，是一条紫格油油的橡皮筋儿。

哼！男子汉大小子谁玩那个！——至少，大壮和林强是这样想的；新献心里也觉这个游戏没意思。

“咋啦？不喜欢玩这个？”开芳说。她把橡皮筋一头拴在墙根梯框上，一头拴在小桃树上，跳呀跳的，自个跳起来，嘴里还很动听地唱着歌——

“春风吹，小草绿，马莲花开二十一；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；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三九四十一……”

岩坡看着开芳跳橡皮筋儿，只见她一双脚，上也飞，下也飞，又是左踢右踢，又是左跳右跳。一会勾旋盘拐，把橡皮绳压在地上，一会两脚一撒，又把橡皮绳放到空中，根本用不着动手臂。

岩坡对这种游戏立刻产生了很浓的兴趣。

新献在一边，很快注意到了岩坡脸上表情的变化。他心眼儿一动，连连拍着手说：“太好了太好了！玩橡皮筋儿原来这么有趣！——你，能教我也学学吗？”两只狡黠的小眼睛，还同时看看大壮。

开芳收住脚，学着喇叭里播放广告的那种腔调说：“只要你们肯学，俺保证包教包会。优质服务，免收学费！”

岩坡乐了，蹦着说：

“你先教教我吧！”

其余的几个，一见岩坡愿意学，都齐声嚷着说：“我也学！我也学！”

一个“老师”，几个“学生”，山娃们在岩坡家的小院里，跳起橡皮筋儿来了。他们沐浴着深秋的阳光，沐浴着舒风爽气，真正是越跳越上劲了。喜鹊落到房后山坡树上，这时节的柿林，经霜一染，叶红果红，好像挂起特大的大天幕，喜鹊们喳喳叫着，倒像是为跳橡皮筋儿的娃子们喝彩。岩坡他们在小院里头边跳边唱，那轻松的旋律，那明快的节奏，那回环复沓、一吟三唱的歌曲，伴着舞步，伴着心声，越跳越有趣了。他们忘了疲倦，忘了休息，不一会儿，额头上便累出了热涔涔的汗珠。

这一天，是岩坡手术之后玩得最快乐的一天。

心情稍稍好转，日子便过得快起来了。岩坡出院后，随着伤势的痊愈，随着体力的康复，随着小院里有时响起一阵阵的笑声，有时又飞起一只只的风筝，不知不觉中，光阴就像一个难捉难拿的调皮孩子，从岩坡的身边悄悄溜走了。眨眼间，天气变得冷凉冷凉，原来“霜降”走进这大山沟来了。

那天，天麻麻亮，岩坡还没有真正醒来，就听见山街石巷里，到处传响着各种声音：沟底大道上，那是很响很响的拖拉机轰鸣声；山坡便道上，那是吱吱咕咕的排子车煞闸声；房前屋后响着骡子毛驴的铁蹄声；远远近近听得见牛叫声；在这杂七杂八的响声中，还混和着牲口脖子上的铃铛声，扁担挑桶的摩擦声，大人孩子的说话声。雄鸡的叫声更宏亮：“二哥哥——”只这一声，就把整个山村的黎明叫醒了。

“霜降”一到，山里各村“开柿子”了。

在山乡，摘柿子就像是过盛大节日。头天晚上，人们就把麦秸、干草之类，在院里、在房上铺好，预备堆放柿子；还要备好挠钩、箩筐、担杖、水桶，喂好牲口，拾掇好驮子；单等早晨一阵钟声，一阵锣声，或者一阵有线喇叭广播，便宣告柿子开禁，可以上山收摘了。生产队那阵，柿子收摘回来，总是放在院落或房上；有的人家，分回来的那一点，甚至窗台上就能放得下。随着山林的承包，柿子摘回来，满院堆的是；有的人家院小放不下，就摆放到谷场或山坡石板上。摘柿子时节，也就是山里孩子们最快乐的时节，连学校都要放假，参加摘柿子劳动。当你赶着毛驴、黄牛或山骡，挑着筐筐桶桶，高高举着竹竿，爬上山坡时，一簇簇，一丛丛火焰般的柿林，喷霞吐雾地向你召唤着，整个世界好像全变成红彤彤的颜色。那时候，你恨不能长起两只翅膀，扑棱一声飞到树上，把那红玛瑙一样的柿果，快快摘下来运回去，快快铤削加工，制出各式各样食品。晨风一吹，红蝴蝶似的柿叶，落上头顶，落上肩膀，说不定还有一片两片，落进你的脖筒子里。山里的孩子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直觉得空气也是红的。他们那个乐趣，山外的孩子们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。

岩坡也早早地起来了，屋里屋外地跑跳着。黑友随着他出出进进，汪汪乱叫，好像它也为此沸腾了的山村，兴奋得不行。

“妈！我也要上山！”早饭当间，岩坡向妈妈央求着；他似乎已经忘记多日来的忌讳：不愿让外人看见自己的两只空袖筒了。

“你在家看门吧，不要去。”妈妈说。

“爷爷！我跟你一道上山吧！”他又央求爷爷。

往年摘柿子，岩坡树上树下乱爬着，他是爷爷离不开的好帮手；可是，今年，咋能再跟往年比呀？

“小坡听话！”爷爷说，“你跟黑友在家铺好豆秸就行。”

爷爷也不答应带他上山。岩坡叹口气，不说话了。

爷爷和妈妈上山走后，家里只剩下岩坡一个人。他站在当院石桌上，从屋顶向山坡上眺望。凤凰台、牛耳洼、轿顶杳杳的柿林，好像一朵朵红云彩落上山坡。大壮、新猷、林强、开芳他们，早就扛着挠钩上山了。大塔山上的古塔边，还开上了拖拉机。在那么大的摘柿子队伍里，今年，唯独没有了小岩坡！
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

一想到这里，岩坡就从石桌上下来，百无聊赖地回屋去了。

岩坡气了一回，想玩什么，又没啥好玩，只好重新打开电视机。

电视机里没有摘柿子镜头。准是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们没有见过收摘柿子的场面，还不会抢拍收摘柿子的镜头！要是岩坡拍电视，一定要把塔峪村摘柿子的情景拍下来。

电视里正教儿歌，教的是拍手歌：“……你拍十，我拍十，要做诚实的好孩子。”岩坡一看就咕嘟起了嘴巴。

岩坡正要换台，拍手歌完了，另播放起一支儿歌。那支歌叫“人生两件宝”，很短，只有几句：

人生两件宝，双手和大脑。

动手不动脑，啥也做不好。

动脑不动手，啥也不会有。

要想本领高，动手又动脑。

又是手，手，岩坡听着听着，一下子就把电视机关了。

整整一天，岩坡闷闷不乐。没了双手，不能吃饭；没了双手，不能干活；没了双手，连拍着手唱个歌、做个游戏都不能了。一想到这里，这几天来刚刚重新爬上岩坡嘴角的笑容，一下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柿子收回来了，爷爷和妈妈忙活着往院里堆放。收回来的柿子，需要把好的和破的分拣开：好的、硬的要镩成柿牛儿，捂出柿霜，然后才能吃或卖，或者运到海岸去出口；软的做成柿醋、柿酒，或是和了面做成甜食；摔碎的可以做成柿块；带着果枝的柿子，可以削掉柿顶儿，用麻线绳捆成大嘟噜，吊在房檐下风干着，随吃随摘。

爷爷和妈妈忙了一阵，忽然想起岩坡，收工回来还没见着他面呢。

“岩坡！”妈妈在窗前喊了一声。

“岩坡！”爷爷在小院喊了一声。

小院静悄悄的，只有刺槐的残叶落下几片，不见岩坡踪影。

爷爷和妈妈犯了疑，跑到电视机前去看，没有；跑到后院去看，也没有。正惊怪慌乱着，黑友在床前吱吱呜呜叫起来。

爷爷和妈妈同时来到床前，才发现岩坡钻在被窝里，正一颤一颤地哭泣。

“孩子！你怎么了？”妈妈心疼地上前，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额头。

“你咋了小坡？你咋了小坡？”爷爷问得很急。

“呜——”经妈妈爷爷这么一问，岩坡痛痛快快地哭起来了。哭过一阵，他才十分委屈地说：“爷爷！妈妈！往后，我啥也不能做了！”

听着孩子这凄凉痛心的哭诉，妈妈真是眼不掉泪心掉泪呀。妈妈替岩坡擦着眼角泪水说：“我儿不哭，时间长了，就会好的。”

爷爷却笑起来了，笑得很响。爷爷笑罢才说：“谁说咱岩坡啥事也不能做了？快起来，帮爷爷去把碎柿疙瘩从柿堆里拣出来！”

是呀，岩坡的小残臂，拣拨一下碎柿块还是完全可以的嘛！

岩坡愣住了。他想了一阵，脸上的泪水没有了。“我当真能拣拨碎柿块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爷爷回答得很肯定。

岩坡钻出被窝，还没来得及下床，爷爷就把他抱到地上。岩坡马上嚷起来：“我能下床，我能下床。我不要人帮嘛！”岩坡硬让爷爷把他重新抱回床上，他自己走下地，才算撂过手。

爷爷说：“小坡真能干，真行！”

妈妈也说：“小坡真乖，真机灵！”

黑友好像也受到了夸奖，随着主人的高兴也活跃起来，小尾巴一摇一晃地紧扇着，好像摇动着一面小黑旗。

晚饭后，爷爷把灯泡拉到窗外，小土院照得明晃晃。桃树早就落光了叶子，灯泡一照，细细的枝条影子疏朗朗地映到对面墙上，麻麻花花，像一幅画。墙根下，堆放着红艳艳的柿子。蟋蟀们早就停止了秋日的鸣唱，不知躲到什么地方玩耍去了。小院里，初冬的黄昏，凉浸浸的，屋里屋外，到处弥漫着柿果的气息，醇甜醇甜，甜得醉人。

妈妈拿了铤柿刀，把一个个柿果挤进铤刀弯里，用手拨动着柿子，一转一转，那情形，就像电视里看到的地球仪转动的样子，铤得又快又干净，不留一点柿皮。爷爷择拣着沾在软柿子上的红叶，择拣净了，放进桶里。岩坡就专管分拨柿块。柿块不多，好一会儿才有一两块。岩坡没有太多的事做，就嚷着要拴柿吊。爷爷说：“好！咱爷儿俩就先拴柿吊吧！”

岩坡帮着爷爷，拨拉掉残枝上的红叶；一个个带枝的柿果打拼在一起，用麻绳儿拴住，拴牢。爷孙两个一边做活，一边说话。岩坡就问，这柿吊把树枝也带下来了，柿树可知道疼吗？爷爷说，不疼的；想了想又说，要是小柿树，就很疼：小柿树就像小孩子，娇嫩着哩！岩坡又问，小柿树折了枝，可怎么办呀？爷爷说，那不要紧，明年一开春，断了的树枝，又长出新枝来。

岩坡心里一动，眼珠忽然变得极亮。他正要问爷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街上扑腾腾跑来两个山娃。

“岩坡岩坡！你的胳膊还能长出来！你的胳膊还能长出来！”

来的是新猷和开芳，两个人都跑得气喘吁吁。刚才他们也在家里拴柿吊，是他们硬缠着家里大人一问再问，大人们才说，是的，人的胳膊也像断了的树枝，照样能长出来。

新猷和开芳讲的，跟岩坡想到一块去了。岩坡马上高兴得跳起来。他心窝里那个乐劲，就像桃花林里飞出一只翠鸟，扑棱棱飞上蓝天；又像荷花塘里落进几只天鹅，击起一阵阵水花浪花。岩坡跳了一阵，闹了一阵；细细想想，又赶紧去问爷爷和妈妈。——

岩坡的胳膊，当真还能长起来吗？

妈妈说：“能。”声音很弱。

爷爷说：“兴许能……”声音也不高。

岩坡犯了疑，他巴巴地望望妈妈，妈妈眉头不展；又望望爷爷，爷爷脸纹纵横，不见笑色。岩坡越发着急地问道：“你们说嘛！我的胳膊到底还能长起来不？”

爷爷虽然老了，脑筋倒好使，他马上答道：“能能！一定能！这还有假？”脸上当下堆起笑来。

妈妈也醒过神儿来了。妈妈说：“爷爷这么大年纪了，啥事没经过？——孩子，爷爷说能，你还发啥急呀？”

岩坡的倔脾气又上来了，他缠着说：“不嘛，我要妈妈说能不能。”

妈妈说：“孩子，能。不过，实话告诉你，小胳膊虽说还能再长出来，可现在还不能，现在还长不出来，这要等到——明年。明年春天，杏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岭头上的酸枣棵子吐出嫩芽，阳坡上的椿树头长出大叶，那时候，小坡的胳膊才能慢慢地努着新芽长起来。”

爷爷也说：“是嘛。不见那老树杈杈，要发芽，要长枝，都得要等到来

年春天。”

岩坡仔细想了想，是这个理。树枝还要等半年，胳膊当然更难长。于是，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要等到明年春天？等到后年也不妨。岩坡又马上乐起来了。

“爷爷！”琢磨了一会儿，岩坡提出个新问题，“你的胳膊掉过吗？”

爷爷一愣，接着笑了。爷爷说：“你问我这两条胳膊呀？嘿嘿！掉过掉过，照样掉过呀！”

“真的？”岩坡的问题一旦得到进一步的证实，他就高兴地继续追问着，“也是被电打的吗？打掉几条？”

“哈哈！你听我说。我们那阵，咱这山沟里可还没有电呢。”爷爷说着，把新猷开芳也拉过来，“我的胳膊，是被小日本儿打掉的。头一回打掉了左胳膊，哼！就这个样子。”爷爷把左臂贴到左胯上，好像真的少了一条胳膊似的。“第二回又打掉了右胳膊。”爷爷把右臂贴到右胯上。“可是，打掉归打掉，爷爷这胳膊，嘿嘿，后来还是都长起来了嘛！”爷爷把两只胳膊平平伸展开来。

“那，你没有胳膊的时候，怎么吃饭？”

“靠人喂呀，靠人喂着吃吧！”

“靠谁喂呀？——哎，可是呢，爷爷你也有妈妈？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？”爷爷笑起来了，“尘世上谁能没有妈妈？不过，那工夫，爷爷的妈妈已经下世了，是八路军卫生员同志喂我饭嘛。”

岩坡好像又懂了许多东西，他就有意地看着爷爷的两条胳膊。

爷爷的胳膊又粗又长，手腕处暴着青筋，粗粗糙糙的皮肤松下来，向下垂着，越发显出皮下包着硬硬巴巴的骨头。这一双胳膊，显然不如爸爸的那双粗壮有力。但岩坡知道，这是因为爷爷老了，不能再比爸爸。

“那，你的胳膊，是怎样长起来的？”岩坡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听故事的角色了，他甚至还用嘴吹了一下爷爷手背上那隐隐绰绰的汗毛。

“后来，爷爷就使劲吃饭，还天天唱歌；从来也不哭鼻子。后来，还干点什么活，比如，送送信，看看门什么的。再后来，哼！爷爷这双胳膊，就慢慢吞吞地长起来了。”爷爷举起他那双老壮的胳膊晃一晃，“这不是，一样的有筋有肉有骨头嘛！”

爷爷的现身说法，不光迷住了岩坡，连新猷、开芳也被深深地激动着。他俩都在为岩坡暗暗庆幸——春天一到，岩坡的胳膊又可以长起来；那时候，岩坡又可以跟大家一道做游戏了……

这天晚上，岩坡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好甜，好美，甜美得他，就像坐进了月牙小船，悠悠地漂过天河那岸，悠地又漂回天河这岸。后来天河涨了水，浪花就把他托到彩虹桥畔。那浪花并不是水花，而是一颗一颗星星，闪亮闪亮。那时候，他早已经长起小胳膊来了，左边的一条，很粗，很硬，右边的一条也很粗、很硬。他把月牙船上的桨板放回船里，就攀上彩虹桥，用两手扶着桥栏，一步一步朝前走去。白色的一片云彩飞过来了，很淘气地落到他的身边，他扯下一片，用嘴一吹，忽悠悠飘得无影无踪；紫色的一片云彩飞过来了，他扯下一片，又是一吹，飘得不知去向；黑色的一片云彩飘过来了，他正要扯，原来是他的黑友。你这个小东西，怎么也跑到天上来玩？汪汪！我要找你。你找我干啥？汪汪！新猷、开芳他们都在小桃树下乐呢！他们乐啥？汪汪！都为你长起了胳膊，长起了手，在桃树下翻大跟头！

悠地一下，岩坡就跟他的小伙伴们相会了，不是相会在小土院，而是相会在月亮湾里；不是相会在小桃树下，在他们身边，分明长的是棵桂花树！

岩坡的胳膊，还有小手，长起来了！山娃们该玩些什么呀？荡秋千？放风筝？打弹弓？点花炮？吹气球？射水箭？……总之，岩坡什么都能玩，什么都会玩，而且什么都想玩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应该先替妈妈纫个针，再替爷爷点个抽烟的火儿。他高高举起两臂，向爷爷叫着，向妈妈叫着：瞧呢！我有手了，我有手了！我的两条胳膊两只手又全长起来了。往后，再不要你们帮我做啥了！

……

岩坡乐悠悠地叫着，腮边又拥来一片绵绒绒的云朵。他正想扯一片分给大家，忽然有一片就钻进了他的小鼻孔里。“啊嚏！”岩坡打了个嚏喷。那个嚏喷打得很响，把黑友吓了一跳，黑友赶紧从他脸边跑开。——原来刚才黑友一根胡子钻进了岩坡的鼻孔，鼻孔是不能乱拿胡子毛之类乱捅的，乱捅还能不打嚏喷？岩坡的嚏喷打得很响，他把自己给打醒了。

这时候，天已大亮。爷爷、妈妈，还有左邻右舍的人们，早就起床，或在院子里，或在房坡上，或在山场石板上，开始忙碌着柿子活计。岩坡想想梦境，想想爷爷、妈妈、新猷、开芳，他们都说自己的手能长起来，他就高兴得不行。“妈妈！来帮我系系扣子吧！明年就不用你结了。”岩坡叫着，他已经穿上衣服了。

妈妈帮岩坡收拾好了，岩坡就领着黑友到院里玩。亮亮的太阳，从凤凰台南侧升起来，黄橙橙的光芒，把西房脊上几只麻雀照得闪着金光。妈妈昨天黄昏镞好的柿子，暂时堆放在当院，简直像一堆火炭。一条条柿皮儿就撒在黑苍苍的房坡上，打着卷，翘着边，菲薄菲薄，好像撒了满房坡的红绦条。岩坡暗暗地在嘲笑自己的无知——不晓得掉了的胳膊还能长起来——他多么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成人啊！成了大人，不仅长起了两条壮壮的胳膊，而且还会懂得许许多多的事情。

爷爷正在摆放镞好的柿子。爷爷把一个个镞好的柿子，均匀地摆在荻箔子上，放在太阳地里晾晒着。岩坡高兴地跑过去，把夜里的好梦告诉爷爷。岩坡说得可仔细了，把梦里的细节全说出来。末了他才问：“爷爷！胳膊既然还能长出来，你咋以前不告诉我？”

爷爷说，原先，我只当妈妈告诉了你；我不知道，妈妈压根没对你说。

岩坡又把梦里的喜事告诉妈妈。妈妈正在煮柿子，柿锅里撒了一撮豆面。据说撒些豆面，煮出的柿子才甜，才好吃，才不带涩味。

岩坡把梦说完，就问妈妈：“胳膊明年还能长出来，你咋以前不对我说？”

妈妈说：“唉哟，你敢情不知道呀？掉了胳膊原本就是会长的，我只当爷爷早就对你说过了。”

大人们啊！办什么都是那么粗心，不当回事，害得岩坡白白地生了一场气！

这样大的喜事，岩坡当然应该告诉他的所有小伙伴们。

但是，他的胳膊现在还没有长起来，两只袖筒还是又瘪又空，很轻的一阵风吹过，都会飘呀飘的飘动着，飘个不停。只为这事，他一直羞羞答答，躲在土院，不肯出门。

其实，岩坡的喜讯，用不着他宣传，新献和开芳早就告诉给每一个山娃了。岩坡还没有吃饭，山娃们就都跑进小院来打听。岩坡唯恐大家不信他说的话，先领大家看那院里的小桃树。小桃树就曾被砍掉过一枝，后来又长出新条来。

大家平常对“司令”的话就坚信不疑，现在听岩坡活灵活现地一讲，当然就更信服了。

“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大家把岩坡抬起来，一簸一簸地往上抛着，“快长出来吧！快长出来吧！长出来胳膊好做游戏！”

“不行！”等到大家把岩坡放下，他才又解释着说，“这得等到明年春天。春天来了，小草吐芽，桃树开花，我的胳膊才能吐着芽苞往起长呢！”

“春天就春天。”拙嘴笨舌的林强这回也说话了，“是不是过了年，春天才回来？”

孩子们都说，大概是吧！

如果说谁都盼望着春天早早回来，那么，岩坡他们这群孩子，对春天的渴盼就更为强烈。他们在小土院里，当下呼唤起来了——

“春天姐姐！你快回来吧！”

“春天大哥！你快回来吧！”

“春天姑姑！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千万不要迷了路，走远了，一定早些回来！”

“早些回来，叫咱们司令早些长起胳膊来吧！”

他们也有有的把春天唤成阿姨、叔叔，林强还把春天喊成了大伯，喊得大家都笑起来。他们不知道春天到底是男的，还是女的，是青年、壮年还是老头儿。

管它呢，只要春天能早点回来就行！

他们在小院里又喊又叫，又拍手跺脚，又高声大笑。他们的“司令”当真还能长起胳膊来，这能不叫他们高兴吗？他们高兴得简直发狂了。

“看吧！”岩坡兴头更足了，“新长出来的胳膊，一定比旧的还要有劲！”

“那时候再扳手腕，保险谁也比不赢你！”新献赶紧帮忙。山娃们那个兴奋劲，简直没法形容了。

只有大壮，既不蹦跳，也不说话，呆愣愣地站在一边出神儿。

“大壮！”新献觉得奇怪，“你为啥一声不响？”

大壮眨眨眼睛，疑疑惑惑地问：

“人不是树。掉了胳膊，还能长吗？”

一句话把大家问住了，热闹的气氛顿时冷下来。

“能！”新猷最有见识，“人的头发剪掉还能长，胳膊为啥不能长？”

“那，那，”大壮想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剪头发又不流血；还有指甲，剪的时候也不流血。不流血才能重长起来！”

“不！”新猷毫不退让，“掉牙可是要流血吧？林强去年掉牙流了好些血，后来不是又长出牙来了吗？——林强！你把长得白白尖尖的那颗牙给大壮看看！”

山娃们又举出几个例子，都是重新长牙的，就连大壮的牙也换过。大壮被问得无话可说了。

“大壮坏！大壮坏！大壮不愿意叫岩坡长胳膊！”这一回，胖墩子二包也忿忿不平了。

“咱们不跟大壮玩了。叫他走！叫他走！”开芳细声细气地帮着腔。

山娃们正要把大壮赶出小院，岩坡的爷爷晾完柿子走过来了。

大伙一起围住爷爷，七嘴八舌地乱告状，都说大壮怎么怎么的坏，怎么怎么的当着面骂岩坡。

“我哪里骂了？”大壮委屈得差点要哭了。

爷爷弄不清是咋回事，他把大壮拉过去，又把岩坡揽过去，问了这个问题。听着他们两个讲说刚才发生的争执，爷爷脸上的皱纹，一会儿又舒开，一会儿蹙紧，一会儿又舒，又蹙。最后才一字一句地对大壮说：“大壮，你的话是对的。人的胳膊不是树枝，一旦掉了，就很难再长起来！”

除了大壮，别的孩子都被吓住了。爷爷却忽然把话一转，又冲着岩坡说：“岩坡！昨个黄昏，爷爷那话才只说了一半。应该说，老人的胳膊截掉，就再也长不起来了，——你见哪个老人掉了牙，还能长新的？胳膊也一样，只有孩子胳膊掉了能长新的。不，这还要看那孩子听话不听话，哭闹不哭闹？比方你，还很小，就像棵没长出毛根的豆芽芽。只要你听话，不淘气，好好跟大伙一块玩；还要踏踏实实地吃饭，多吃萝卜、南瓜各样蔬菜，你的小胳膊就能慢慢长起来！”

岩坡张大眼睛，巴巴地望着爷爷。爷爷的脸上，皱纹纵横横，胡子毛毛扎扎。在这些纵横毛扎的“丛林”里，岩坡再也找不到一丝可疑的痕迹，他这才重新点点头，彻底弄明白这些道理。

接着，小院里的山娃们又玩起来了，脸上还分明地挂起笑容。虽然有的笑得天真烂漫，有的笑得半信半疑，有的笑得勉强而违心。

只有正在撬着柿子的妈妈，心里在暗暗落泪，既没敢哭出声音，更没敢扭过脸来。

从这以后，岩坡变得非常听话了。

山里头，柿子收过，天气越变越冷。“为啥收过柿子，天就这样冷呀？”岩坡问妈妈。妈妈说：“天要再那么暖和，摘回来的柿子，还不都浆坏了？”原来柿子这东西，怕热不怕冷，铲过皮以后，要摆开让风吹着、冻着，把它吹冻吹硬了，捂起来；过些天，再摆再吹。这样“吹”“捂”两三次，就生出白爽爽一层柿霜。到那时候，柿子就算加工成了，可以吃了；而在没出柿霜以前，吃了常会闹肚子。以前岩坡不懂事，不听话，大人紧紧看着他，一个眼不见，他就偷吃没出霜的柿牛儿，结果闹一场肚子疼。下一次，他又吃，又闹。现在爷爷告诉他，不听话长不出小胳膊，岩坡再也不乱吃没出霜的柿牛儿了。

再就是吃饭。岩坡以前吃饭，老爱挑食。他爱吃红薯，不爱吃萝卜；爱吃烙饼，不爱吃炒菜；爱吃豆腐，不爱吃西红柿。妈妈告诉他，多吃萝卜、白菜、西红柿，不挑食拣食，小胳膊才能长得快些。他一想也是：光吃红薯，太面；光吃烙饼，太干；光吃豆腐，太白。要想长出又粗又硬、黑里透红的胳膊，那就得什么也吃呀！

有一回，爷爷说，顶数南瓜好吃了。常吃南瓜，又长骨头又长肉。岩坡问：“长指甲吗？”“长啊！”爷爷说，“你没见南瓜结的那籽儿吗，又硬又白，指甲似的。”岩坡以前顶数不愿意吃南瓜，既不香，又不脆，更不像柿丝柿块那样甜。可他听爷爷这么一说，当真吃起南瓜来了。

大山里，一到冬天，西北风就吹着哨子叫着号，满世界乱闹。它吹白了茅草，吹黄了苇丛，更把柿叶吹得焦红焦红。偶尔有一两片，长在树梢上不下来，西北风就打着赤脚蹦着高，跳上树梢，把它拨拉下来。柿叶们在山坡上哗啦啦地跑着，天太冷，它们就躲进茅草窝，跑到堰根下。因为它们知道，堰根的太阳最暖和。后来，西北风吹下一天大雪，那鹅毛似的雪花，把山山梁梁盖起来，山场上的丛林，也变成琼枝玉干，毛毛蓬蓬；麦苗们被雪花盖得不露绿尖，躲在下边偷说悄悄话。

岩坡手术回来以后，一直还没上过街。天一冷，越发躲在家里不出门了；街上那么冷，冻坏了小胳膊，明年还能出芽吗？

一天，爷爷从外边回来，穿着棉鞋，戴着棉帽，帽翅一扇一扇，好像老鹰飞。岩坡和黑友迎过去。黑友身上身下亲着爷爷。岩坡就偎在爷爷怀里，问爷爷为啥这时候才回来。

“在地里做游戏呀！”爷爷说。

“做游戏？你跟谁做游戏？”岩坡问。

“咳呀！地里的小朋友可多了，缠着爷爷不叫回来，硬要爷爷我在野外睡觉。”

“在地里睡觉？”

“是啊！山洼里，山坡上，一块一块的梯田里，到处是它们的小棉床！”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呀，爷爷？”

爷爷卖着关子，停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猜不出吧？它们是麦、苗、呀！”

啊呀！不是爷爷说起麦苗，岩坡差点忘了：做手术前，遍地长着大秋庄稼；这一阵，地里早就长起一行行绿油油的麦苗来了。

“爷爷你说，”岩坡忽然问道，“麦苗们为啥就不怕冷啊？”

“嗨咳！你连这也不知道？”爷爷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这麦苗，要想明年窜茬儿长秆儿，秀穗开花，就得在地里经冰霜，受受风寒，经受了苦难，来年才能长高啊！”

“这是为啥？”岩坡不解地问。

“麦苗也跟人一样，不受风霜雨雪，它就越长越没劲，别说长秆，连芽也长不起来！”

岩坡张大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转呀转的想着爷爷的话。爷爷接着说道：

“还有小桃树，小杏树，小苹果树，柿子、花椒、核桃树，好多好多的树木、荆蓬、酸枣棵子……不受受风吹雪冻，就更不要想着长出新枝条来了！”

岩坡瞪大了眼睛。他没有再问什么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岩坡紧蹙着眉头，整整苦想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岩坡一吃过早饭，就到街上玩耍去了。

岩坡好久没上街，街上的老槐树也落光了叶子，秃秃的树枝，在西风里嗖嗖地响着；喜鹊窝也垒高了一层。几只喜鹊，看见岩坡出门来了，一齐喳喳叫着，好像在欢迎他。岩坡说：“谢谢你们了，花喜鹊。明年春天，你再向我贺喜吧！”邻家的花公鸡也长高许多，见了他，“哥哥哥哥”地叫个不停。就连新献家两只大白鹅，也比以前又大又肥了，在门口看见岩坡，高高地举着脖子，好像在喊他的名字：“岩坡——岩坡”，一边晃着笨重的屁股走开了。

新献的妈妈抱着新献的小妹妹从街上走过，因看见岩坡出门来了，喜孜孜地瞅着他的小脸蛋说：“哟！大司令出来了？你不是要找新献去玩吗？新献到小卖部去打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——”

新献的小妹妹——新叶，打断妈的话，趑着身子要找岩坡：“坡哥哥抱！”岩坡走近她，抬起半截小残臂，亲昵地拍她一个小脸蛋说：“等到明年春天，哥哥长起胳膊以后，一定抱你！”

新叶张着一双莫明其妙的眼睛，瞅瞅岩坡一双空袖筒，只好作罢。

说着话，邻家的二大娘出来了，还有王三奶奶。王三奶奶是大壮的姥姥，她家也住在这条街上，离岩坡家不远。虽然岩坡出院后，她们都带着生瓜梨枣之类去看望过岩坡，可在街上见面，还是手术之后第一次。她们又和岩坡说话，又跟新献妈搭讪，亲亲热热，叙个没完。可王三奶奶说着说着，眼窝就涌出泪来了：“……小小人芽儿，往后可咋过呀？……”

“三奶奶！”岩坡高兴地叫着，“你不要怕，明年春天，山上山下花一开、大树小树一吐芽长枝，我这小胳膊就又长起来了！”

“是呀！”新献的妈妈顺随着岩坡的话说，暗里直用指头戳王三奶奶的臂弯。

王三奶奶想起大壮的话来了，忙收住泪，装出一副笑模样说：

“可是哩，这我知道。我是说，眼下这个老长的大冬天，孩子可……”

“这不怕。”岩坡信心十足地说，“我知道，过完了冬天，就是春天。今年冬天我不能拍雪人，明年冬天，我再玩吧！”

整整一个上午，岩坡跟他的小伙伴们，玩得可痛快了，他们玩踢毽子，玩跳圈，玩弹拐拐，一直玩到小晌午。他见着每一个熟人，都要把长胳膊的喜事说一遍；每一个人听了，都会被激动得涌起泪花。

眼看着玩到晌午边，凤凰台的山影，慢慢缩回到东山根。山脚下的石头

路上，一阵自行车铃子响，叮铃铃，有人推着车子走上坡来。岩坡眼明，一下子就认清是谁来了。他马上蹦着冲大家小声喊道：“喂！咱们赶快藏起来，藏起来！等我爸爸走近了，吓他一跳！”

扑里扑通，大家赶紧藏到新献家的门扇后头。

来的人正是岩坡的爸爸。爸爸大声咳嗽呢；爸爸正在下街堰坎跟人说话呢；铃响呢；轮响呢；脚底碰得街上石子咕噜噜响呢；爸爸的影子先在石街露头了；爸爸的车轮滚过来了；赶快一齐跳出去吧——

“呔！”岩坡和他的小伙伴们，猛地跳到街当心。

爸爸一眼看见了岩坡——他没想到岩坡也会到大街上来玩——心里一激动，支住车子就来抱岩坡。

爸爸的这两条胳膊又粗又壮，好像椽。

岩坡被高高地举到半天上。

爸爸的胳膊真有力！岩坡以后也会长起这样两条粗胳膊。

岩坡被爸爸举着转了三个圈，三个圈转罢，才把他放到地上。

岩坡高兴极了，他冲着爸爸，“噢呜儿”学了一声老虎叫。——他的嗓门太细了，叫得一点也不好听。不过他想，小老虎就应该是细嗓门。

爸爸冲他学了一声大老虎叫：“喔噢！”声音很粗很重。爸爸就像是只真老虎。

细的一声和粗的一声放在一起，听着满有味，逗得在场的山娃们都乐起来了，叽哩咕噜笑成一片……

冬天，就像一个走不动路的老太婆，又干，又瘦，瘸着腿，淌着冰溜子，赖在山里，不肯离去。谁也不敢说它什么，更不敢对它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，人们尽力顺随着它，敷衍着它，就这样，它还是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发脾气的时候，可就显出它的凶残和可怕来了，它可以随便扬起尘土、沙粒、雪花，使劲地晃着满山树木，掀倒场边草垛，撕毁人家窗纸。有一次，还把岩坡家墙头上的一个空花盆推到地上，哗啦一声摔得粉碎。即使在它疲倦乏困，停下来喘气的时候，甚至在它安安静静睡着的时候，它也是噗呀噗地吹着冷风，把山边堰坎的枯枝败叶搅起来，扬起来，吹得满街筒子跑，满房脊上飞。

顶数冬天不好了，岩坡多么盼望着它赶快离开山里，好让春姑娘早早回来。

冬天脾气再孬，再坏，它也不能赖着不走，永远驻在山里。漫长的冬季，正在一天天过去；春姑娘正蹑着小步，悄悄地回到大山里来。

过罢二月二，又过三月三，农人身上的棉衣，一天比一天显得又厚又笨又臃肿，因此，便开始一层一层地剥脱下来。山坡边的积雪在融化；响水河边的柳枝在变绿；崖畔上的迎春花苞，正在孕育着一片金黄。向阳处的北堰根下，解冻后的苏松土壤里，早已长出一墩墩肥绿的打碗花苗；再过些日子，花苗就要窜蒔儿，孕苞，开出一簇簇粉嘟嘟的黄色花朵，春风一吹，把浸人心脾的幽香撒向田野，撒向山村。山洼里的小溪，哗琅琅地唱起欢乐的歌来了；一行行的大雁，从南山背后飞起来，扇着翅膀，掠过轿顶山凤凰台上的云影，嘎哇哇地飞向北方。

人们都说，春姑娘是伴着大雁飞回山里来的。初回山里没住处，先住在柳絮上，又住在桃花上；后来拖拉机开动了，闹春耕了，春姑娘就随着拖拉机手，一起下田去撒肥，去翻地，去播种……春姑娘会于各种各样的农活。

岩坡家的小桃树，开始发芽长杈了！

岩坡捂了一冬天的小胳膊，到了吐芽冒苞、生骨长肉的时候了。

春来也，鱼龙变化；时至矣，桃李芬芳！

“妈！小胳膊吐芽，是在白天，还是晚上？”随着春姑娘的回来，岩坡那个乐劲儿，好像心窝里奔突着一股蜜水河，醒着睡着，浪花四溅。他决定要亲眼看着他的小胳膊，是怎样一点一点地往外努芽！

“妈说不准。你睡觉时候，妈帮你看着就是了。”妈妈说，心里却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收场。

岩坡可是梦里都在笑。一旦小胳膊长起来，他又跟别的小朋友一样了，什么又都能干了；岂止能干，还要干得更好些。近些天来，他一直坚持仰脸睡觉，绝不侧身躺着。因为他怕不当心，蹭掉了小胳膊上新长出的芽苞。

早晨醒来，岩坡心里更是乐。那个美劲，就像村前流淌的响水河，咕嘟咕嘟翻浪花。他直觉得天空也高，云彩也白，一架一架的远山，淡蓝淡蓝，像翠屏。整个空气，好像是流动着的透明的玻璃溶液，清爽而明亮。石缝里的草芽，铆足劲地往外拱；越冬的小虫子，从墙孔里钻出来，在阳光下展开金色的翅膀，嚯地一声飞起来。岩坡高兴得用残臂一下子夹住他的黑友，恨不得要吻它毛茸茸的脸颊耳朵和眼窝。黑友嫩嫩的小鼻尖一动一动的；蓬松的尾巴，好像合欢树的缨缨花，一阵阵地乱摇着。岩坡拿残臂轻轻拍了一下黑友脑袋。“黑友！”岩坡高兴地叫着他的好友，“等我胳膊长起来了，我

去帮你捉蚂蚱，逮松鼠！”黑友一阵吱吱哼哼地叫唤，进一步讨好着它的小主人。

又不久，岩坡脱落掉一颗小门牙的壑挡处，也开始冒出新牙尖。他站在大柜镜子前，咧着小嘴一看，嘿！新出的小牙又白又尖。岩坡赶紧跑到爷爷跟前说：“你快看嘛！爷爷，你拿手摸摸嘛，又尖，又硬。你摸嘛！”岩坡的小舌头一舔一舔地抚舐着那个牙壑。

爷爷被缠不过，真的拿老手触摸了一下。

“嗨呀！”爷爷说，“我们岩坡这小牙，真锋利！比刺刀尖尖还厉害。是颗小虎牙吧？”

“噢呜儿！”岩坡学了一声老虎叫，吓得爷爷猛一颤。岩坡又举起自己那半段小胳膊叫爷爷看：“爷爷！你看我这胳膊长粗了吗？”

爷爷爱抚地拍拍那半段小胳膊说：“真长粗了！”说完，又停住，望着岩坡那双眼睛。那是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，生动，活泼，清澈，透亮，好像两汪山泉，又像两汪春塘。在那一双眼睛里，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，无限的喜悦和兴奋。

“不过，”爷爷的语气忽然变得很低沉，“你的小手，也不一定今年就能长起来，也许，改年春天才……”

岩坡一下子黑了脸，闹起来：“不么！我今年就要长。我今年就要长！我不要等到下一年！”再想到每天让妈妈爷爷照顾自己，连玩耍都不能独自玩个痛快，几乎急得要哭了。

妈妈正在拣豆种，听见岩坡闹，就放下手里的活儿，过来说：“再闹，胳膊越是长不起来了！”

岩坡立刻变成一只小绵猫，温温顺顺地停住了。岩坡不再吵，也不再闹了，而是讨好地向妈妈笑笑说：“我没闹，我没闹，我想叫我的胳膊快快长起来……”

桃花开过，杏花开过，梨花锦重重的，落了一层又一层，就连山坡上吐芽最晚的酸枣棵子，也长出嫩嫩的新叶，绽开浅绿色的碎花。岩坡的两个膀子，还是光秃秃的，一点要长出小臂的意思也没有啊！

大壮首先生疑了，但他不敢再问岩坡，只好跑回家去问妈妈。

“我儿！”大壮妈妈说，“你妈我又不是傻秧，怎么就结了你这个傻瓜？那原是哄小孩子的话，我儿心眼儿恁精，咋也信那话？——你姨姥姥邻家有个拐腿舅舅，从小掏鸟跌断了腿，多少年了，你见他长起新腿没有？”

大壮一想：咦！可不是嘛！大壮算是彻底解开了这个谜。他当下跑到岩坡家的小院外，喊出岩坡，一五一十，把他妈的话全说了。他不仅举了姨姥姥邻家拐腿舅舅的例子，末了还挑明了说：“你妈，还有你爷爷，为怕你闹，故意哄你呢！”

“胡说！”岩坡的小脸唰地气得煞白。“我这胳膊头上，夜里已经长出骨朵来了；等它长大长粗一点，拿板子一压，剪子往开一剪，就有了指头！”他唯恐大壮不信，又把那半截左臂抬起来，让他看着那个小红疙瘩：“叻！你能说这也是假的吗？”

大壮眯瞪眯瞪眼睛，又伸手去摸了摸那个突起的东西——软软的，润润的，一点也没有特别之处，就说：

“这不是长出来的骨朵，这是被蚊子或是别的什么叮起来的一个疙瘩。你不觉得痒痒吗？”

只这一句，岩坡就觉得当头挨了一棒——因为从一开始，岩坡就在心底对爷爷、妈妈那话犯着疑呀！但他愿意相信胳膊能再长起来。一旦知道不能再长了，岩坡马上觉得天灵盖“嗡”地一声响，就觉得光光溜溜的石板村街，一下子翘起大半边；一座一座新盖起的砖瓦水泥门楼子，歪歪斜斜往下倒；一根一根电线杆子，软溜溜地往下瘫；成团成团的黑云彩，很快塞满了大街小巷，而且一直向他压过来。他直觉被压得胸也闷，心也闷，嘴里怎么也透不过气来。他想喊爷爷奶奶快来救他。他使劲地喊了一嗓子，可惜没能喊出声来。岩坡浑身一软，骨碌碌跌落在门前的台阶下。……

大壮被吓坏了，大吼一声，赶快扭头跑走了。

那天，爷爷和妈妈把岩坡救回家，他们开始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。他们当初就不应该哄岩坡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如实地告诉他：人的胳膊一旦失掉，就再也长不起来了！

“不能安一条假臂吗？就像安假牙那样。”岩坡刚丢了胳膊的时候，有些好心的人，曾经给岩坡的妈妈出过这样的主意。

是的，凭着嘴的上下咀嚼，安上的假牙，的确能够咬东西，简直就跟好牙一样；可安上假胳膊，不能自由伸屈，那不是纯粹安的累赘吗？

为了能补救岩坡的如此大祸，爸爸妈妈和爷爷还四处跑着去问医生。医疗技术发展到今天，早听人说可以做断肢再植；岩坡的手臂被烧掉了，能不能为他移植一条活手臂？就是说，把别人的胳膊截下一条，给岩坡移植到身上。一条，只一条，岩坡只要能有一条活灵灵的胳膊，一只活灵灵的手，他就什么也能干了。

是的，如今的医术，的确能把断了的胳膊、断了的腿重新接上，但那重新接的是本人断了的手臂。即使如此，一般的医院也很难做到。岩坡的情形是怎样的呢？他自己的手臂烧坏了，要接胳膊，需要移接别人的。这个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能做，能把别人的胳膊移来安到岩坡身上，但那能去移植谁的胳膊呢？移植爷爷的吗？移植爸爸、妈妈的吗？爷爷、爸爸和妈妈，如果卸掉一条胳膊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爸爸还能当建筑工吗？爷爷还能上山刨药材、下田种地吗？妈妈还能裁衣缝衣做饭干家务吗？再退一步，就算抛开这些不说，可大人的手臂又粗又长，岩坡才是个几岁的娃，怎么能安上一条老粗老长的大胳膊呢？……也许有人说，可以给岩坡安一条孩子的胳膊；可为了岩坡，难道能去截下别的孩子一条胳膊，让他也成终身残废吗？

但是，我们的岩坡不能没有手，不能一辈子没有双手！因为在他没有失掉双手之前，他曾经做过许许多多的梦，许许多多五光十色的迷人梦啊！

他曾经梦见自己当了海军。那是舅舅从东海给他寄来的一幅彩色照片，在那蔚蓝色的大海上，有一艘军舰在行驶，天空飞翔着成群的海鸥，海上翻卷着银色的浪花；船舷上，在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，站着一位手握钢枪的英雄。那英雄，起初他觉得像是舅舅，后来他觉得那是自己，是长大以后的自己！

没了双臂，纵然长大也不能握钢枪了。岩坡再不敢做这个梦。

他曾梦想过当医生，为更多的孩子着手、看足，看各种疾病，像他在医院里所看到的一个个医生那样。可是，没了双手，还怎么操手术刀？怎么使用听诊器？怎么观察体温计？怎么为病人开处方？更不要说去当中医，用手上的几根指头肚儿，为病人捉腕号脉了！

他曾梦想过当工人。但是，当钳工？当锻工？还是当炉前工、挖煤工？即使当个看仪表的工人吧，那也需要随时填好表报，做好记录。没了双手，他又怎么写字呢？

岩坡的兴趣非常广泛，他的梦想也丰富多彩。他还梦想当过干部，当老师，当售货员、技术员，或者搞种植，搞养殖，或者开着拖拉机搞运输。……可任凭干哪一行，做什么事情，都需要有胳膊有手啊！学照像吗？需要手；学家电维修吗？需要手；开饭店吗？需要手；卖雪糕冰糖葫芦吗？需要手；

就连扫大街，捡纸头，收酒瓶，拾破烂……哪一样事情也离不开双手啊！

岩坡不止一次地在电视机前观赏足球赛。足球运动员只用两只脚，再加上头，踢得足球满场飞；如果踢进一个球，会赢得成千上万的观众举着鲜花向你喝彩。他曾经为不用双手的这种运动兴奋得大喊大叫，以至躺进被窝还睡不着。他央求着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小沙包，连着几天用脚踢。可是，不久他发现踢足球只有跑得非常快，才能抢到球。而没了双臂，连跑起来都不会很快，更没法在激烈的运动场上与人争球啊！

手啊手！赖以谋生的手，赖以自卫的手，赖以征服世界、改造世界、探索奥秘、创造未来的手，只有你，才能勾画蓝图，描绘新生，托起理想的彩虹，编织美好的花篮，架起人生希望的桥梁啊！作为一个几岁的孩子，最初失掉双手时，还不会想这么多，想这么远，他甚至压根也还没有意识到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一旦失掉了两只手，将意味着什么！

岩坡出院不上十个月，在这不上十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不知道想了多少问题。如果把每个问题都比作一块石头，他想的问题可以垒成一座山；如果把每个问题都比作一瓢水，他想的问题可以淌成一条河！在这出院后的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岩坡似乎一下子长大二十岁！

二十岁的人，能想那么多问题吗？事实上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恐怕一辈子也没想过！

如果我们知道了岩坡这些天来看到的一切，想到的一切，我们就能够理解，为什么岩坡那么渴望自己能够快快长出一双手。

如果我们知道了岩坡这些天来看到的一切，想到的一切，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理解到，岩坡一旦知道手臂再也长不出来了，心灵上该会受到怎样沉重的打击。……他甚至忽然觉得，自己虽然整天生活在妈妈、爷爷身边，其实却好像远隔千里之外。千里之外的亲人相逢，可以拉手，可以握手，还可以拥抱；岩坡却再也不能伸出双臂，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拥抱一下妈妈、爸爸和爷爷！

七岁不足的岩坡，这会儿算是彻底地明白了：失去双手，就等于失去了一切！不仅变成一个闲人，一个残人，一个废人，而且还给妈妈、爷爷、爸爸和更多的人增添累赘，增添负担，增添好多好多的麻烦。甚至简直可以说，他好像变成了一条草叶上的毛毛虫，庄稼地里的金龟子，只能给别人带来负担，从而令人非常讨厌！

岩坡忽然觉得，生活中压根就不该有自己！

这一切，难道应该由一个六岁有余、七岁不足的孩子去思索，去考虑吗？六岁七岁，这个通体闪烁着灿烂之光的年华，许多孩子还只知道讨冰糕，要饮料，买玩具，吃水果，许多孩子还在缠着爷爷“骑大马”，牵着爸爸坐滑梯，睡觉还要妈妈陪，稍不遂心，还可以当众哭鼻子呢！

六岁七岁，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放射着异彩的年华，更是孩子们想入非非的季节，一个五彩梦叠着一个五彩梦。他们根本还不知道，人世间还会有无法预料的莫大不幸！

我们的岩坡，他才刚刚七虚岁啊！但他不得不过早地告别这一切，过早地去考虑着、思索着、破译着漫漫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重大难题，参透一个又一个之谜。

岩坡到底明白了一个大问题：人，不能没有手。更不能没有双手！

岩坡开始恨爷爷，恨妈妈，恨爸爸，恨所有的人。因为他们都在哄自己，

骗自己，都不把他当亲人！

当岩坡躺在床上，用小被子蒙住头，暗暗地思索，偷偷地哭泣，谁也不敢走近他身边的时候，只有黑友，静静地守护在他的被窝边。黑友低垂着头，低垂着腰，低垂着尾巴，围着岩坡，很小心地绕过去，又很小心地转回来。两只淡黄的眼睛，伤神而失色，湿湿漉漉，泪光闪闪，它那可爱的鼻头，不住地颤动着。它偶尔伸出冒着热气的舌尖，轻轻舔一下岩坡的被头或被角，有时又轻轻地发出一声两声沉闷的哀叹，吱吱扭扭，哼哼唧唧：黑友它，难过得直想放声痛哭。

被窝里的岩坡，又一次想到了水泵房，想到了捉蝎子，想到了大塔，想到了塔坡沟，想到了千手千眼佛。

岩坡忽然不哭了。岩坡决定去求佛。佛爷爷有那么多手，说不定能帮他重新长出一双小手。

岩坡不哭了，不气了，装作不再难过，不再痛不欲生。他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要到街上去玩耍。妈妈见岩坡起来了，帮他洗脸、梳头，又盛了饭喂他。他胡乱地吃了一点，向妈妈要柿子，要核桃，要苹果，还要什么呢？岩坡想了想，没有再说。

岩坡假借到街上去玩耍，偷偷跑到大塔沟，跑进石佛洞，他在千手千眼佛面前，费气泼力地供上柿子、核桃、苹果；又在大塔前弄来三根细草棍儿，用嘴衔着，齐抹抹插在佛爷爷面前的香炉里，然后才诚心地跪下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；磕完，便求佛爷爷说：“佛爷爷！你有那么多的手，请给我一双吧！不能给一双，给一只也行！你要能叫我长起手，我叠的纸船、燕子什么的，全送你！往后买了糖，我不吃，也全送你吃！我说的全是真话、实话，一点不哄你！好佛爷爷！亲佛爷爷！你让我长起一双手吧！没有手，我再也不能活了！”

岩坡很认真地祈祷着，他讲得很虔诚，很动情，好像真的有那么回事。到后来，他自己都感动得落了泪。在这神秘古远的石窟里，他正盼着佛爷爷能够赐福给他，忽然在一个不远的什么地方，真真切切地响起一个很圣洁的声音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！大慈大悲的佛爷爷会大发善心，帮你长出一双小手来！”

岩坡猛听见这声音，吓了一跳，但他接着就听明白，说话的是大壮的姥姥——小脚王三奶奶。王三奶奶手上扎了个酸枣刺，因为不当心化了脓，就特地给佛爷来烧香，求佛爷爷保佑她指头早早收伤。因见岩坡说得伤心，她也帮着岩坡求起佛爷来。

古老的崖窟，石门沉沉，石佛巍巍；石壁上的神像，受了千百年的香火熏染，变紫变红，倒真的显出了几分有知与神秘。

冥冥之中，或许真有神灵暗中保佑我们的小岩坡吧！

当岩坡和王三奶奶烧过香，一同搭伴走回村里的时候，王三奶奶才告诉岩坡，晚上睡觉，操心做个梦，佛祖兴许会对岩坡说出些什么吉祥话来。

岩坡很操心地睡了三个晚上，可他一个梦也没有做。就是说，不论求人，不论求神，他的胳膊都没有重新长起来的希望了！

谁也没有料到，一旦想清了这个理，岩坡反而不再哭泣。

岩坡忽然产生了另一个念头，一个大人们绝不会料到的可怕念头！

岩坡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水泵房。

岩坡沿着那高高的砖围墙，已经转了好几圈；他在那铁锁咬死的房门前，已经动了很多脑筋。

栅栏门是用铁棍焊成的，如果他有双手，照样可以攀进去；砖墙外边仍然长着大柿树，如果他有双手，照样可以攀住黑铁色一样的粗糙树干，从砖墙头上翻进去。

但是，他没了双手，他只能在墙外打转转，只能隔着栅栏向里望，只能在铁锁前跺脚板，拧眉头，动心事，吐唾沫；除此之外，就只剩下深深叹息了。

当他再也无计可施，正要垂头丧气地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时，栅栏的横档下边，跳出来一只小青蛙。这只草绿色的小青蛙，差点跳上岩坡的黑脚面。

借了小青蛙的引诱，岩坡发现，栅栏门的下档并没有触住地面，而是悬空着一段距离。再加上雨水的冲刷，地面向下洼着，从而形成一个缝隙。岩坡灵机一动，当即跪下，面对这一新发现，仔细地端详着，目测着。他看清，栅栏的铁棍，一根根越过下档，伸向潮湿的地面；其中有两根，并没有延伸到横档以下，而是直接焊在横档上。

岩坡平身趴下去，不顾地面上的潮湿，也不顾泥地上到处跑着百足虫、小蚂蚁，他侧着小脑袋，企图从下边钻进去。两根铁棍间的空隙很窄，换成任何一个双臂完好的孩子，是不可能钻进去的。但岩坡失掉了胳膊，岩坡比常人少了半个膀子，这倒给他顺利通过栏下缝隙提供了方便条件。虽然稍稍擦着他一点皮肉，他还是把肩胛部分钻进去了。

岩坡到底要干什么呢？

这个令人诅咒的鬼地方，他应该永远再不到这里来！

岩坡翘起头，重新望一下水泵房。水泵房的墙上，醒目地描着四个红色大字——上次来时，他和他的的小伙伴们，谁也不认识那些字；现在，岩坡虽然还是没有上学，可他已经能够准确无误地读出那一句话来了：小心触电！

岩坡恨死了院里的那个铁妖怪：你既是动手打人，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我打死，而是只咬掉我的两只胳膊呢？——小心触电？为啥要小心触电呢？岩坡这一次，就是专门为了触电而来的！专门为了叫那个铁妖怪彻底把他咬死！

一旦通过了肩胛，他就很容易钻进栅栏了。但当他蠕动着身子，使劲向里边拱动时，前方一个不高的石墩，正好抵住了他的脑袋。如果他有双臂，他可以抓住石墩旁边的草棵，多变换几个角度试试。可是，因为无法攀抓，他只能瞅着草棵发呆。他就像一只小乌龟被卡在壳里，只能伸着脖子左右摇晃，再也无法前进半步。

卡了片刻，毫无办法，他只好重新退出栏外。

岩坡弄了满头满脸的土，连头发梢也沾上了细细的泥巴；甚至有几只蚂蚁还跑上他的脑袋，在那黑森森的“丛林”间乱跑乱窜。他本来可以抬起那半段左臂，把头上的土屑、蚂蚁扫掉，但他懒得打扫它们，一任蚂蚁们在他头上肆意乱窜。

可诅咒的铁妖怪，因为你咬掉了岩坡的胳膊，直害得岩坡想活难活，想死不能！

岩坡在水泵房门外又站了一阵，望了一阵，想了一阵，最后才不得不心

灰意冷地离开那里。

岩坡走在大路上，直觉得心里一阵阵烦躁，一阵阵憋闷，他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啊！

可是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放声痛哭，那边草丛里，跑出来一条狼狗。那畜牲举着方头，吐着长舌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朝这边巴望着。岩坡一激灵，想起春天看见一只狗，在垃圾堆上寻吃死鸡子的情形。他一下子变了脸色，心窝处扑腾腾地跳起来。忽又一想，自己不是想死吗？就叫狼狗咬死吧！因怕狼狗不叼活物，岩坡当下一蹲，装死倒进草窝；浑身的脉搏可是越跳越厉害了。

狼狗很快过来了。岩坡因为闭上了眼睛，再看不见它的可怕模样，可他能够清楚地听见狼狗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、草地上蚂蚱扑愣愣的乱蹦声、蜻蜓翅膀飞时那唛唛的摩擦声，还有那一瞬间的沉静后，草叶上嘀嗒嘀嗒的“落雨”声——那不是天上落下了雨点儿，而是狼狗舌头上掉下来的口水！狼狗好像离得他很近很近，岩坡不仅可以闻到狼狗身上那难闻的气息，好像还能感觉到狼狗身上散发出来的一阵阵热浪！他甚至觉得狼狗鼻头伸过来了，冷冰冰地触上他的额头……

只有在这时候，岩坡才彻底地后悔了！他后悔自己拿错了主意，无论怎样，不该再到这个鬼地方来；更不该好端端地叫狼狗咬死！但要爬起来跑掉，也已经不能，岩坡几乎被吓得昏死过去，只剩下心里一阵阵乱颤。隐约中他还后悔，来水泵房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带上黑友？黑友如果在这里，一定就把他救了。

正当岩坡清楚地意识到死神逼向自己的脸颊，逼向自己的脖梗，再不得活的时候，不料狼狗反而犹豫不决、止步不前地站住了。狼狗算是被彻底弄糊涂了，它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形。狼狗想，这个小家伙是故意逗着我玩呢，还是想哄着我凑近他以后，他好猛地使出绝招来整治我？傻瓜才上你的当，受你的骗呢！不要以为我们所有的狗都是傻蛋，容易落进你的圈套，我这个狗就绝不犯傻，绝不上你这一大当！——那狼狗其实是很小心谨慎地跟岩坡保持着—个距离，并且非常冷静地观察研究着岩坡。研究了一会儿，不得要领，只好扭回头，向着它的主人如实地报告情况：

“呜！汪汪，汪汪汪！汪汪汪汪汪汪！”

狼狗讲了一大串话，它究竟是讲了些什么呢？

如果把“狗语”翻译成咱们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，它是在说：你快过来看看吧，这里躺着一个小家伙，死又没死，动又不动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！

狼狗的主人也是个孩子。那孩子很快走过来一看——当真仅仅一看——赶紧扑上前，一迭连声地叫着：“岩坡岩坡！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？”那喊声一半惊恐，一半着急，一半带着十分痛心的哭腔！

人常说，一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最亲的亲人，最好的好友，而岩坡最好的好友，当然就是新献了。新献比岩坡大半岁。在岩坡惨遭横祸前，他俩就好得形影不离；岩坡惨遭横祸后，新献越发跟他好得分不开。可是，前些日子，新献的姥爷得了重病，需要妈妈伺候，新献只好随妈妈住在响水河镇上。时间长了，他想念岩坡，缠着妈妈要回来看看。妈妈抽不开身，因为觉得反正也只有十来里山路，就让新献一个人跑回村来了。

岩坡听是新献，心里越发急了，他知道新献的胆子比他小。与其叫狼狗

吓坏新猷，还不如叫狼狗干脆咬死自己。对！他必须想尽办法保护新猷。岩坡忽然以头拱地猛地往起一跳，扯着嗓子向新猷喊道：“快！快藏到我的身后！”

新猷被弄糊涂了，他不知道岩坡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；但他只是愣了几秒钟，就又是悲又是喜地笑起来了。新猷说：“岩坡！这只狗，是我带回来的——姥爷叫它在路上给我做个伴儿呢！”

过度紧张的岩坡，听新猷这么一说，当即软成一摊泥，就要向地上软瘫下去。新猷双手赶紧扶住他，连连摇着他的膀尖说：“岩坡岩坡，你到底是咋啦咋啦？”

岩坡并不回话，只是十分委屈地叫了一声新猷，就放开嗓门大哭起来。

岩坡寻死的事，没有对任何人说，他只如实地告诉给新献一个人。末了他对新献说：“这事只能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千万不能再叫别人知道。就连我妈妈、爷爷，还有我爸爸，咱们都得瞒着他们。”

新献点了点头，心里直觉得更凄惶，更难过，更叫人痛心。新献说：

“往后，你可再不能这样了。”

岩坡也点了点头。他心里发誓，再也不起这种念头！

真是“没有不透风的墙”。第二天，妈妈、爷爷就知道了岩坡的这件丑事。

妈妈抱住岩坡哭了，泪水洒了岩坡一脖颈，又从脖颈流向脊背。——岩坡身上的每一块肉，都是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呀！他才是个人芽芽，就想到那个路上，怎不叫妈妈万箭穿心！岩坡当真殁了，妈妈可咋活呀？“儿呀儿！都怨妈妈没有看管好你，才叫你闯了大祸，把你逼到这个份上。你要死，咱母子俩一道死了吧！”

岩坡也陪着妈妈哭。看着妈妈的泪水像淌流着一浪一浪的小河，岩坡的心里，真比刀子搅着还难受！

“岩坡！妈不是早就说过吗？你没了手，妈的这双手就是你的。擦屎刮尿伺候我儿，妈乐意！”

岩坡的妈妈，一改从前的刚烈脾气，百般爱抚起岩坡来。

妈妈正在院里“儿呀娇呀”哭诉着，爷爷从山上回来了。爷爷头天晚上开党支部会，睡晚了，可他照常上山刨药材。爷爷把盛满药材的箩头“扑通”往小院墙根一丢，寒封着个老脸，喝山神似的冲着岩坡的妈妈吼道：“哭什么？为这事，不值当哭！——问问他，他离了尿布才几天，看身上的奶味断了没有，他就这样治摆人？不要说生他养他抚育他啦，只说住这几十天的医院吧，淘了多少神儿？耗了多少气？就连邻居背舍、医院上下，有多少人人为他悬心，出力，才救下他这一条小命！他不疼人，不惦着人，偏偏故意折磨人，还有那份子心花儿去疼他！”

爷爷几句硬梆梆的话，把岩坡妈给镇住了。仔细想想，爷爷这话哪句不在理？妈妈不哭了，忙招呼爷爷坐在那石桌蒲团上。爷爷不，他还在倔巴巴地喘粗气。

妈妈柔声顺气地说道：“爹！都怪俺不好，惹您老人家生这么大的气。俺不哭了，不哭了。”一边想着岩坡这样命苦，才收住的泪水又流下来了。

爷爷越发冒火了，老气横秋地训斥道：“不哭不哭，咋又哭了？俺还直撅撅地活着呢。等俺死了，头朝西，脚朝东地停好了尸，到了那阵儿，你们再哭俺，也落个孝名！”

岩坡妈妈从来没见过爷爷发过这样大的脾气。妈妈被惊呆了，张大着眼睛站在那里。眼泪的小河，就像被爷爷怒吼声给堵塞住，真的一下子不流了。小院里，一时静寂得吓人，只剩下爷爷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

也难怪爷爷大发雷霆，实在是因为岩坡的举动太荒唐，太古怪，太叫亲人们伤心了。小岩坡！你想过那样做的后果吗？

两三分钟之后，妈妈终于缓过神儿来。妈妈说：“坡儿！不要再惹爷爷生气了，快过去对爷爷说，往后，再也不了！”

岩坡因为一时糊涂，做了件非常不光彩的事，本来就后悔了；又见爷爷

这样生气，妈妈这样伤心，就更觉得有愧。他性子虽然倔强，但却不是个认死理、钻牛角尖的孩子。所以，妈叫他去向爷爷认错，他便乖乖地挪蹭到爷爷身边。他本想用小脑袋拱住爷爷后腰眼，放粗小嗓门，先学一声老虎叫，然后再跟爷爷说话；但现在却是做不出那样的动作来了。——在小岩坡的记忆里，爷爷发这么大的脾气还是第一次，他不敢跟爷爷再闹了。——岩坡怯生生地在爷爷背后站了一会儿，这才仰起脸蛋，亲亲热热地叫过一声爷爷，接着认真地打保证说：“往后，岩坡，再也，不那样了！”

爷爷气头没有落下去，他不能这样撂过手。可是，爷爷既没有面对面地呵斥岩坡，严责岩坡，更没有扭转身来抱抚安慰岩坡。爷爷铁青着脸，倒竖着眉，竟教训起窗前那棵小桃树来了：

“小桃树！你说，你才有多高？还没长过窗台吧？可性子咋就恁大嘞？就是眼下这么高，也不是容易长起来的。没有人浇水、培土、治虫、施肥，你能生长起来吗？看看吧，村街上那棵千年槐，洪武年间打雷劈裂半个身子，可它照样春天抽芽，夏天长枝，每年都要开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黄花，结出沉甸甸的槐噜豆。山坡边那松柏，雨也打，风也吹，鬼子兵放火烧焦半个头，来年照样抽芽发青，越长越旺，越硬朗。还有那山崖上的老盘藤、酸枣棵，路边的老白草、刺儿棵、菅菅草、老牛筋……哪样活物自己肯好茂茂地去寻死？土层再薄，石缝再窄，再受磨难再受罪，硬是要想着法子活下去！这才叫志气，这才让人敬眼！——像你这明条条的小桃树，咋就恁娇嫩，恁金贵？黑间白日长心眼儿嘞，咋就没长一点血气、一点志气！好容易到这世上走一遭，既来了，就要活个火爆爆、响铮铮，活出个样子！做人嘛，就是要活得有骨气！”

小桃树如果是个孩子，它也一定会热泪盈眶地说：“爷爷！您别说了，我全懂了！”

岩坡难过到了极点，但他却不敢再哭了。他把一腔的悔恨咬碎，嚼烂，悄悄咽进肚里，万分痛心叫了一声：“爷爷”！

爷爷说：“我可不是你爷爷！我是当年跟日本鬼子在刀山火海里格杀的八路军！八路军从血泊里站起来，还要跟敌人拼刺刀！你知道不？胳膊伤残算什么？我肺叶子里头至今还嵌着鬼子一片子弹皮！风天雨天，多难受啊！可俺不是一直支撑过来了吗？……还有俺们的老排长，掉了半拉膀子，滴滴嗒嗒淌着血，挂着肉条子，他还是抡着大刀砍掉鬼子半个头！想想吧！你配当八路军爷爷的孙子吗？！”

岩坡的一场横祸，把爷爷的性子也给彻底改变了。爷爷从前对岩坡只知道宠着他，顺着他，体贴入微地亲着他，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认认真真地训导过他，总觉得孩子还太小，没到那个时候。话说回来，如果早些开导，或许岩坡就不会遭这场横祸。

岩坡终于鼓起了勇气，一头拱进爷爷的腰窝，声泪俱下地说道：

“爷爷！好爷爷！亲爷爷！岩坡以后一定要争气，要活，真要活出个样子来！”

岩坡的脸膛上润润地泛着红，眼珠闪闪地放着光，岩坡硬实的小胸脯挺起来，好像一下子长高许多。

岩坡说的话虽少，可每一个字都像一块铁，砸到地上噗腾腾响。

这不是誓言，但爷爷深信，这就是岩坡在爷爷面前发下的最响亮的誓言！——一个几岁的孩子，还要叫他说什么呢？

爷爷眼叮叮地望着岩坡的脸膛，一直望了好半天，最后才把他紧紧地搂进怀里。

新献没有保住密，“风”是从新献的嘴里撒出去的。

可是，岩坡并没责怪新献，反而跟新献更亲了。

爷爷照旧下地锄草，育苗，种庄稼；稍得空闲，就上山去挖药材。妈妈在村里裁缝铺做生活儿，白天不在家。新献觉得岩坡孤单，就跑来跟他跳橡皮筋儿。一边跳，一边唱，满有意思。跳了一会儿，两个人都红脸火腮的，新献就找来一把扇子，肩靠肩，膀并膀，跟岩坡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一个人摇扇，两个人乘凉。唧唧咕咕地说笑了一会儿，墙上的挂钟就当地报十点了。

新献说：“我该回家做饭了。爸爸叫我剥好葱皮儿，捣好蒜泥儿，晌午吃肉卤面条。后晌我再来给你玩。”

岩坡知道，新献的爸爸在铁矿上当合同工，这两天请假回来种责任田。妈妈伺候姥姥，没有在家，中午，新献就需要提前做点家务。岩坡由新献想到自己：我能做些什么家务吗？对了，我替妈妈提前打开炉子火门吧。

这会儿还早，不到开火门时候。而剥葱皮、捣蒜泥之类的活，岩坡又不能做；他该做些什么呢？

岩坡觉得很无聊，独自在小院站了一会儿。院里有棵合欢树，青皮树干，青皮树枝，细碎的小叶，对称地排在叶柄上，每一串都像一支浅绿色的羽毛；一朵朵的紫花苞长出来了，却还没开出绒绒松松的红缨花穗。岩坡在合欢树下无聊地站着，发现正有不少蚂蚁在爬树。它们顺着似有似无的树干裂纹，排成一条线似的长队向上爬着。它们扬动着触角，迈动着腿脚，攀爬得自然而轻松。偏有一只蚂蚁，不知为啥少了两条后腿，虽然比别的蚂蚁爬得吃力而缓慢，但它并没因此停止前进，而是努力地跟在大队后面，奋发顽强地向上爬着。它每前进一步，都需要消耗更大的力气，都需要做一番顽强的拼搏，但它绝不要别的蚂蚁推扶或牵拉。累了，它就站住脚歇一阵，接着再爬。它一直锐气不减，信心百倍，爬高一截又一截。岩坡眼巴巴地看着它，心里一阵阵感动着，直到高过房檐，看不清它的模样为止……

岩坡不再看蚂蚁了，刚刚停下，忽然觉得想小便。

跑到厕所，岩坡才发现，今天的裤扣儿不知为啥被一些线头绞住了，只凭他那半段残臂怎么也是解不开。——小便遇上了麻烦。

哼！憋一憋算了，等妈妈下班回来再说。

岩坡从厕所跑回小院时，有意无意地仰头看了一下合欢树。在房檐和树干当间，他忽然看见明晃晃挂着一张蜘蛛网。这张网，昨天就曾修复过；想是早晨的屋檐风吹猛了，网上被吹出个新洞。那只豆粒大的褐黑色的主人，又在辛勤地补网了。只见它八条蚊足一样的细腿，每一条都在做着一种和谐的动作，就像体操运动员；在做着一种十分娴熟而又精采的表演。那蜘蛛精力充沛，信心十足，似乎从来也没想过什么是辛苦和劳累，什么是挫折与困难。

岩坡正为这只小蜘蛛的辛勤劳作而感动着，一只黄绿色的昆虫飞过来，正好撞到它的网上。——如果刚才没补好网，昆虫很可能会飞掉；现在它却被大网牢牢粘住了。昆虫情知不妙，立刻奋力挣扎；大网被这一撞一挣，倒好像给褐黑色的主人拨过去一个加急电话。小蜘蛛接到喜讯，立刻奔赴现场。

于是，一场肉搏战开始了。

在昆虫间，这种捕捉与反捕捉、吞食与反吞食的大格斗，恐怕是很难分

清谁是谁非，谁好谁坏，谁属于正义或非正义的。人们平常说的所谓益虫或害虫，那是站在我们人类的立场上去评判；就昆虫本身而言，这种评判显然是极不公平、极不合理的。试想，无论益虫或害虫，不吃别的生物它又怎样生存呢？反过来说，任何害虫或益虫，又都有对付强暴、逃避吞食的能力或办法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它们这一族，这一系、这一个种类，必定早就灭亡了。

岩坡仰脸观察着这场肉搏战。双方斗争得实在太残酷激烈、太惊心动魄了。那飞虫踩动着所有腿脚，勾拐盘拨，踢踹挑蹬，用尽全力抗争着，一次又一次地想着张开银灰色的、半透明的小翅膀，迅速从网上逃走。怎奈那极富弹性的蛛网，牢牢地将它粘住，并且于一松一紧一张一弛中，将它挣扎出来的能量全部抵消。蜘蛛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迅速地吐出银色新丝，作茧一般，加快着捆绑捕食飞虫的进度。岩坡似乎听见了它们彼此的怒吼声、捕获与反捕获的搏击声、以及摩擦蛛网的簌簌声。岩坡全神贯注地观赏着，直到脖颈困得撑不住劲，才不得不勾下头来歇一阵。他马上晓得，这场拼杀绝没停息，似乎刚进入白热化程度。因为他看到，土黄色小院的地板上，正清晰地映着这场格杀的活动影子，好像在上演一场皮影戏。

为求生存，就要全力以赴地去猎获；为求生存，就要决一死战地去抗争——这，恐怕是一切动物都会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本能！

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；岩坡不仅一直在同情着不幸者的遭遇，更为它宁死不屈的抗争激动不已。

即使是只小虫子，也有如此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可以说，格杀的双方都是被这种欲望所驱使。啊！小虫子也有一种伟大精神。

当这场决战接近尾声时，大街上，一下一下地传来拍板子的声音。凭经验就知道是什么人在拍板，但不知为啥这次拍得格外急。岩坡跑出大门，见一位盲人走过来。岩坡忙上前问道：“大伯！你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那位先生一听是个孩子，忙客气地说：

“小兄弟！你能领我找个厕所吗？”

在这以前，岩坡不止见过一个盲人。那时候，虽然他也觉得盲人可怜，但更多的时候是觉得稀奇有趣而好玩。他甚至还跟在盲人背后，闭上眼睛模仿先生走路呢。而现在见到盲人，不知道为啥，他的小鼻腔里猛地升腾起一股很强的辛酸……他赶紧跑过去，很有礼貌地说道：“大伯！你要解手？走，我领你上厕所去。”

先生把明杖伸过来，岩坡却没法去牵。因怕先生多心，他赶紧扬起那半段残臂，把沾着露水和泥巴的明杖前半段夹在腋下。

先生到岩坡家的厕所里解了手，向岩坡道过谢，正要赶路，岩坡却向先生求援了：

“大伯！你也帮我个忙吧！我也想解手，解个小手。”

先生举着脖子愣了一下，不解地说：“那你可以自己解手呀。”

“我解不开裤口——线头把扣子绞上了。”

“那，你可以解开腰带嘛！”

“更不行。”

先生低头仰头地琢磨了一阵——那墨镜便在小院里一闪一闪地反着光——听语音，这孩子也该有几岁了吧？又蹦又跳的一个小精灵，怎么撒尿都要人帮忙？——可他又一想，唉！没了眼的人，天也黑，地也黑，准是这孩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才需要人帮忙吧？平常总是自己求人，不想也有人求

自己的时候。先生心里一乐，忙说道：“孩子！怎么个解法？要我两只手‘把’起你来吗？”

“不！”岩坡马上偎过去，“只求你帮我解开裤口就行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岩坡已把半段残臂伸进先生手里。

先生心里猛地一震——因为他另一只手已经摸到了岩坡右半边那个秃肩头。

先生虽然没有双眼，没见过山，没见过水，没见过红花绿叶，虫鱼鸟兽，就连太阳、月亮是方的还是圆的，是红的还是绿的，他也不知道。可是，他心灵上长着一双眼睛，世上的一切他都能看见。当他双手抚摸到岩坡的残臂时，他的脸前好像闪出一个清晰的孩子身影。那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呀！凭着他的想象，这孩子一定是大眼睛，俊脸膛，嘟嘟的小嘴巴，好看的小鼻梁；只可惜失掉了双手，仅留得半段残臂。这样的孩子，以后可怎么生活呀？全靠政府救济吗？全靠别人伺候吗？先生翻江搅海地考虑了一会儿，不免心里沉甸甸的，好像他肩上的担子也重了几分。

先生很热情地帮岩坡解过了手，又替他一个一个把钮扣儿扣上。他开始跟岩坡聊起来。他询问了岩坡的遭残经过，询问了他最近的情况，询问了他家里有些什么人，他们对自己怎么样。先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，越听心里越激动。他说，咱们残疾人虽然惹了灾，遭了祸，既然命运把咱们安排到这个份上，咱们就要有一股子身残志不残的精神。又说，你还小，一定要从小学起，从小养成个好习惯，生活上努力做到自我料理。

先生的话，又一次在岩坡的心里掀起巨澜。岩坡何尝没有想过这些？但是，没了双手的孩子，还能够生活自理吗？

“岂止能够生活自理！”当先生了解到岩坡这个心事后，又认真地开导着他。他先夸岩坡的心眼好，乐于助人，这才是最可宝贵的高尚品质；又夸岩坡的嗓子好，吐字圆润，讲话清晰，腔音生生，分外好听。因此先生说：“你以后可以练练口才，学学唱歌，说不定可以做个歌唱家；更可以当个播音员；如果学会外语，还可以当翻译，那不就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吗？”

岩坡越听越爱听了，他让先生坐在板凳上歇一阵。那先生坐下接着说：“现在，全社会都很关心咱们残疾人，国家还为咱们立了法，成立了残联，各方面对咱们加以照顾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不能光等着别人关心、照顾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努力拼搏，自强自立！你是一个小男子汉，耳也聪，眼也明，脚脚腿腿这样强健，不仅能够做到自食其力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！”

岩坡被感动得流了泪。他直觉得没有双眼的人，比没有双手的人还痛苦。他要留大伯吃午饭。先生的指头在怀里摸了一下，马上说：“不了不了，现在才十点十二分，我还要赶到县城去。下午，残联要开理事会，无论如何不能缺席。”边说边向门外走。岩坡在后边赶紧说：“小心，别碰了门扇。”先生却说：“我们盲人记性好，我知道门扇在哪里。”说着，杵着明杖匆匆去了。

岩坡不知道什么叫“残联”；更不知道先生只在怀里摸了一下，为啥就能知道准确时间。他独自在小院里想了一阵，觉得这位伯伯又可怜，又可爱，还很神秘。

伯伯他，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

当新的一天在山鸟鸣啭声中，在晨风轻拂声中，在树叶和果子上扑噜噜滴落着露水声中，从东方那红鲜鲜的天幕中走来，走到塔峪村，走进一个个土院、石院或砖头院，照亮每一叶窗扇、每一根窗棂，岩坡早已离开被窝，活跃在小院里了。

这些天来，岩坡接连不断地受着各种各样的刺激，而刺激本身就像催化剂，催逼着他迅速成长。几岁的孩子，正是人生多梦的季节；而我们的岩坡却早已跨越这个阶段，初窥到了艰难人生之端倪。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，他几乎被吓得瘫在地上，无法自立。但他终于闯过了坚强意志的最低谷，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，开始新的攀登了。

岩坡决心恢复他失臂前的正常生活。

他首先想到了久违的纸玩具。

失臂之前，岩坡曾经用竹纸、牛皮纸叠过很多玩具，他叠的青蛙，昂着头，屈着腿，似乎要跳起来；他叠的飞机，挺着身，张着翅，似乎要飞起来；他叠的小船，翘着舱，扬着帆，只要一放进小河，就可以漂向远方；他叠的那古塔，每一节都推着塔棱，张着塔檐，一层一层排上去，实在就是一件极美的工艺品！至于他叠的那帽子、裤子、衣裳、风葫芦之类，更是各具神态，各显丰姿，各有妙处。他爱自己的每一件习作，除去作为礼物送人之外，他把其余的都保藏起来。他用一个精致的包装美酒的纸盒装起来，放进组合柜左边一个抽屉里。

当爷爷下地、妈妈上班之后，岩坡便把珍藏着的这些小东西们重新拿出来，很小心地放到院里小桃树下的石桌上，开始鉴赏、把玩、研究和追忆着昔日里的每一件辉煌。

他先拿出一件叠成丁字形的马褂。

在各种纸叠中，顶数马褂容易叠，只要找来一张正方形纸，把四个角正正反反向着中心连折三次，新出现的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角上，便有了四个正方形的小兜兜；再将四个小兜一翻撑，而后做个整体对折，一件漂亮的马褂就叠成了。这种形状的马褂，现在人们当然不穿了，但在旧戏舞台上，我们还经常能看到。岩坡最初学纸叠，就是从叠这种形状的马褂开始的。

面对着这种马褂，岩坡认真地动着心思：我还能重新叠出一件吗？

“能！”另一个岩坡马上鼓励他说，“这一只不就是你叠的吗？你完全会叠，一点也没有忘记。”

可是，这一件是我从前叠的。从前的我，曾经有过两

只手，两只非常灵巧的手，非常漂亮的手，非常听话而又爱动的手！

“是的！”另一个岩坡回答说，“不过，它们已经远离你而去，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你又何必一直想着它们？现在的你，不是还有半段残臂吗？靠着这半段残臂，你要想方设法重新叠出一件马褂来！”

经过一番简短的问答，岩坡决定把这件马褂重新拆展，然后把它再叠起来。因为他知道，照着有褶的旧纸重新折叠，要比用新纸折叠容易得多。

靠了嘴巴的大力帮助，岩坡凭着半段残臂，到底把这件“马褂”拆展成一张方形纸。

他还能把它重新叠成马褂吗？

岩坡决心试一试。

岩坡把它拍展。

岩坡把它磨平。

岩坡刚要靠着半段残臂把它一个角角折回来，可由于那纸的张力作用，纸片稍稍一弹，悠地一下，它就弹离到石桌边。

岩坡赶紧把它压住，重新扫回石桌当间。

单靠残臂是不行的，看来还得靠嘴帮忙。

当岩坡嘴、臂并用地再去翻折纸片时，由于嘴、臂未到之前而先呼出一口气，那纸片便如一朵轻云，又一次地飞起来了，而且这一次差点飞到桌子下。

一次次的捕捉，得到一次次的教训；一次次的尝试，得到一次次的收获。岩坡在石桌上捕获折叠这张小纸时，好像在草地上捕捉蝴蝶，又像是在山边追捕小兔，甚至有时候简直就像是在小河里捕捉泥鳅。当它被你抓住时，它就乖乖地任你摆布，当它一时从你的控制下挣脱时，它就躲到一边逗你生气。纸片和岩坡，简直成了一对互相比量的对手；看谁到底能制服谁。一时你挟住了它，它就任你折叠磨压；一时它挣脱了你，你就得被它气得干翻白眼。有时候，它老实地呆在你的残臂下，你却又没法把它某个部位折叠回来，惹得你烦躁之余还得拗下性子来慢慢折叠。特别是翻折那些细部时，粗粗的残臂无法伸进去，就像瀑布不能点眼睛，拳头不能挖耳朵，岩坡只好用嘴咬住一根钉，将钉尖伸进细处去折叠。从某种角度上说，这种工艺虽说不是绣花，却比绣花还劳心；不是琢玉，却比琢玉更耗神儿。

整整一个上午，岩坡没能叠成这件马褂；要在以前，绝对用不了五分钟！

虽然只完成一件“半成品”，当中午被妈妈、爷爷发现后，还是把岩坡夸了又夸。因为既然半天可以完成半件，那么，一天当然就可以完成一件！

有一件就会有百十件！要知道，这是个没有手臂的孩子完成的一件绝妙工艺！

手臂健全的孩子都会做吗？倒不一定。他们往往宁肯求助于父母，不肯自己动手完成一件事情。

本来岩坡的心情并不好，因为他对整整一个上午成绩很不满意。可听爷爷妈妈这么一夸，心窝里倒热起来了。

关键时候，连大人都需要激励，需要鼓舞，何况我们的小岩坡！

岩坡一高兴，就拿头拱进爷爷的怀抱，情不自禁地学了一声老虎叫：“噢呜！”——这是他多天以来不曾学的虎叫了，他这一声叫得非常开心。

岩坡一喜，爷爷更乐了，爷爷情不自禁地也学了一声老虎叫：“噢呜！”这一声比岩坡的那一声又粗又壮。

“往后，兴许咱岩坡还能干活哩！”妈妈端过饭来时候，又加了一句。

“能！一定能！”爷爷摸一把胡子说。

当妈妈又要用小勺开始喂岩坡吃饭时，岩坡一下子跳起来了。

“妈！”岩坡说，“从这顿饭开始，我要练习自己吃饭；俺不能往后一直靠你喂俺吃！”

“自己吃饭？”妈妈奇怪地问道，“没有手，怎么捉筷子呀？”

“是呀！”爷爷愣愣神儿也说，“快吃饭。大人们还忙着有事嘞！”

“爷爷！”岩坡的犟劲上来了，“你听俺说，你给我往胳膊上绑个小勺，这饭，我自己不就能吃了么？”

如果吃馍，把馍放在盘子里，岩坡就可以像狗娃似的趴着吃；如果吃饼，把饼撮起来，岩坡可以像蚕吃桑叶那样，翹着边吃；如果喝粥，岩坡就可以沿着碗边吸溜溜地连喝带吃。现在吃的是大米饭，绑一把小勺能行吗？妈妈这样思量着。

爷爷的思想可活动了。爷爷的两只老眼忽闪忽闪地亮了几亮，暗里想，不妨叫岩坡试一试。

“爷爷！”岩坡一见爷爷亮着眼神儿，就乘机加上一句，“快找小勺嘛，找一把来帮我拴上，我一定得学会自己吃饭。”

“好！”爷爷很动情地夸了一句，“我们的岩坡，可真是有个志气的孩子！”

爷爷立刻放下碗，找来一把小勺，并且拿来一段布缕条。

小勺绑在残臂上，好像桃树上嫁接起一股新枝，没有叶，没有花，一翘一翘很好玩。

小勺绑在残臂上，好像一台小铲机；铲机可以左右转，小勺比铲机更灵活。

吃饭练习开始了。

人常说“万事起头难”。的确，当岩坡试着用小勺去铲米饭时，他才懂得这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！翘翘的小勺拴在残臂上，犹如一只高傲的小公鹅，挺着脖颈，昂着头颅，不肯把脑袋倾斜一点。不过，再高傲也拗不过咱们岩坡，你这只公鹅必须把头低下来！——岩坡下着命令。岩坡费着劲调换了一下角度，“公鹅”的脑壳马上乖乖地低下来了；好！就要蹭着碗中米饭了！好！好！停住！不能继续低下去了，你应该从米饭的一旁将扁扁的“嘴巴”插进去！当然，小勺更是一把铲头，岩坡现在就好像是在操作着一台电铲。岩坡将“铲头”拉平，然后向着米饭铲过去。可是，第一下铲得太飘了，勺头从饭尖滑过去；第二次重新去铲时，勺头又从米饭一旁蹭过去；岩坡再次调整角度，既用心力，又用臂力，谁知第三次铲时，勺头一下子钻进米饭深处，怎么也铲不起来了。这种情形，犹如一个不会操作铲车的电铲工，偏偏在使用着一台生锈失灵的笨电铲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不过，咱们的岩坡能够随机应变、见机行事，因知道小勺铲不起大饭团，他便只铲一点点。这一次果然成功了，小勺当真铲起饭来了！

我们的岩坡没了胳膊没了手，这能说不是个奇迹吗？这实在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！爷爷和妈妈在一旁看着，感动得差不多同时叫起来：

“好！好！咱们的小坡真了不起！”爷爷忘了自己吃饭，情不自禁地夸赞着。

“往嘴里送，送！小心，小心！”妈妈继续鼓励着，半边身子暗暗鼓劲，肩膀头也翘偏了。

岩坡铲着半勺饭，好像铲着半座山，想把它送到嘴边，却是不能，他把勺头在碗边顶了一下，再次试图着吃饭时，不料小勺一翘，热米饭烫了他鼻子尖——啊嚏！直烫得岩坡打了一个很响很响的嚏喷，小勺里的饭被这一震，当下撒得满桌都是。

岩坡急得哭了；爷爷偏是笑了；妈妈哭笑不得，一时被怔住了。

岩坡哭过了，还要练。妈妈说：“孩子，不要再犟了，快叫妈喂你吃饭，再晚就要误我上班了。”

爷爷满脸皱纹都在飞跳。爷爷说：“咱岩坡果然练成了！——你们想想，

这饭既然能送给鼻子吃，鼻子离嘴还远吗？”

岩坡和妈又乐了。

爷爷帮岩坡换个角度重新把小勺绑好，岩坡再次练着吃起饭来。他不让妈妈守着他练，也不让爷爷看着他吃，他叫他们各自去做各自的活。——这顿饭，岩坡几乎吃了三个钟头。但这顿饭的确是他一个人吃下去的。

这次的胜利，比起叠纸胜利就更加鼓舞人心，更加可喜可贺！

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岩坡的生活道路上，可以认为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小转机！

可是，瞬息万变的生活，就像波涛起伏的大江大河，正当岩坡顽强地练习着饮食自理等各项活动，并且一帆风顺、节节胜利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忽然又生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岩坡的心，使得岩坡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庭，并且永远也不再回来……

清漳河的北岸上，陡峭的山崖间，北齐时候，我们的先人在那里开辟出一个长条石坎，石坎上盖起庙宇，建起楼阁，树起牌坊，筑起山门。为了加固这耸入云表的楼阁，高明的设计师又在危崖上拴起胳膊粗的一条条铁索，把楼体紧紧系在悬崖上，因此落了个“吊庙”的美名。而崖壁上偏又凿了石窟，雕出石像，并且成片成片地刻上一部部的经文。晴天时候，站在漳河南岸的山上，可以很清晰地望见这片古代建筑的群落，真正是雄壮奇伟，金碧辉

煌。

此处古迹距今已经有了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。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不知从何朝何代起，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朝庙习惯。每年的农历三月，当太行山里的桃花相继开放，这里便游人云集，热闹非常。“文革”期间虽然曾经严加禁止，但禁锢一开，一切如前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更是愈演愈烈，不仅附近省区的游人前来观光，有时还招来一些“老外”——这就是清漳河畔远近闻名的娲皇古迹。

如果考证古迹为啥会有这样大的影响，固然是与这里的经文石刻以及辉煌古建筑有关，但更借助了那段中外知名的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。在传说中，女娲奶奶不仅“断鳌立极”，“炼石补天”，她还能用泥巴捏人，创造出了人类世界。所以，历代的人们就把女娲尊奉为送子奶奶，说是只要得到奶奶暗中保佑，女人就可以生下如意的孩子。灵与不灵，人们都这么信奉着，以至传到今天，仍有人来烧香。

那一日，娲皇宫上的古钟，照例“咚轰”“咚轰”地敲起来了。山门立刻洞开，游人随之如蚁。他们沿着“之”字形的盘山道，从山脚登上十八盘——象征着十八层天——走进朱红色的山门，便在三阁楼前浏览盘桓。内中一对青年夫妇，来自祖国南疆特区深圳。男的戴了副变色眼镜，女的把柔软的长发潇洒地披向双肩——他们在这春光融融的天气里，随同游人一齐登临古迹，既眺望着这大行春色，更饱览着古迹的雄姿，并随时准备着在适当的景点拍下几张宝贵的纪念照片。

当这对夫妇来到巨龟驮碑之前，正打算拍一张彩照，人群里忽然挤过一个小男孩来。那孩子来到他们跟前，仰起天真烂漫的小脸，纯真地叫道：“叔叔！阿姨！我想问一件事：你们愿意收下我吗？收我当你们的儿子？”

这对青年夫妇扭头一看，见是个七八岁的孩子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红亮的脸膛，乌黑的头发，仰脸挺胸站在那里，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；山风一吹，两只袖筒摆呀摆地空荡着，不见手臂。

青年夫妇略略愣了一下，男的便操着广东口音问道：“你要作我们的儿子吗？好有趣！好有趣！你仔细讲讲看嘛！”

那孩子便补充说：“我叫江岩坡，七岁了，塔峪村的。爸爸妈妈嫌我不好，不乐意要我了，我也就不再当他们的儿子……”

说到伤心处，岩坡的小鼻孔里一阵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一想，不行，这一哭，人家还收自己吗？岩坡赶紧硬咬住牙根，顿一顿，接着说道：

“你们收下我吧！别看我没了胳膊，可我会唱歌，还会跳橡皮筋儿、叠纸船玩具，以前，我还能剪各式各样的窗花——哽哽哽，我还会学公鸡打鸣儿！”

听着岩坡这番滔滔不绝的叙述，青年夫妇深深被感动了。他们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，爸爸妈妈怎样嫌他不好，他小胳膊是怎样丢掉的。问着问着，岩坡还是被问哭了。

“爸爸妈妈就是嫌我不好嘛！”岩坡声泪俱下地说道，“以前，爸爸待我也好，妈妈待我也好；一没胳膊，爸爸也嫌了，妈妈也嫌了，都嫌我没手没胳膊了，就背下商量着，另讨个孩子！”

“好有趣呀！讨了吗？”青年夫妇拖着悠悠的长声，每一句话都像是发问的口气。

“讨了。”岩坡伤心地说。

“男崽？女崽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好有趣呀？还没看见？”那位叔叔问。

“还没领回来吧？”那位阿姨猜着。

“不，不，领回来了。”岩坡赶紧解释着。

“领回来了？那你还没看见？”年轻夫妇更觉有趣。

“不知道爸爸妈妈放在哪里。”岩坡生气地噘起嘴巴。

这真是越问越有趣：男崽也罢，女崽也罢，怎么能随便“放”起来呢？青年夫妇不禁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不能怪岩坡说得不清楚，只能怪孩子实在被气坏了。如果我们知道岩坡的爸爸妈妈头天夜里说了些什么，而且他们说的那些全被岩坡听见了，你就会明白，岩坡为啥没有把话讲清楚。

爸爸在城里当建筑工，总是隔好长时间才回一趟家。头天晚上爸爸回来了，爷爷让岩坡跟自己睡，岩坡不，他要跟爸爸钻一个被窝。爸爸以为岩坡睡着了，就跟妈妈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重要事——

“……领导上总是通情达理的，我把村上的证明信交上去，人家便很同情地一齐叹息——当然，不开证明也知道，这事县里早有传闻，但这是手续——都说，只这一个孩子，又没了双手，确实是个照顾对象，批一个吧！”

“批了？”妈妈问道，十分关切的口气。

“哪儿能那么快？总得开会通过一下。”

“开会没有？”

“开了。会上一提，通过了。”

“批准了？”

“批准了。”

“那证，你也拿到了？”

“昨天下午才拿到手。”

“才拿到手就回来……”

“我不能老在身上装着，回来交给你放好。”

——这就是说，爸爸妈妈领到一个证，有了那证，爸爸妈妈就可以再有一个孩子。男娃也好，女娃也好，总之是不再看重岩坡了！光养着岩坡有啥用？只会吃，不会做。岩坡想着想着，泪水就打湿了花枕头。

岩坡哭了一夜，但他再也不去干那种“喂狗”的傻事。他忽然萌生出一个念头：为啥不另外找一个家，去找一个新的爸爸、新的妈妈？——当然，爷爷是跟自己很亲的，那不要紧，往后，隔三差五回来看望爷爷就是了。可是，到哪里寻找新的爸爸妈妈呢？岩坡听人说，河对岸的娲皇宫里，自古住

着个娲皇奶奶，谁家想生孩子，娲皇奶奶就让生一个，所以，常有人去那里讨孩子。与其求神帮助生个吃奶娃娃，还不如直接要下他岩坡呢！

岩坡吃过早饭，假托到街上去玩耍，瞒过爸爸和妈妈，瞒过爷爷和黑友，出了村，沿着山坡小道，跨过响水河上的石拱小桥，来到清漳河畔，而后他就搭上了汽车。上车的人们都买了票，只有他一个人没买；岂止没买，售票员还特地为他找了个座位，嘱咐旁边的一个阿姨帮他坐好。

叔叔阿姨听到这里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了。叔叔说：“有意思有意思！你的自尊心好强啊？”阿姨却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并不是爸爸妈妈嫌弃你呀？你还是应该回去嘛？”

说着话，他们从旅行袋里拿出点心、饮料，要送给岩坡；因见岩坡无法接拿，就代他装在一个塑料食品袋里，要给他套在肩上；又劝他，应该赶快回家去，免得家里人寻找。

岩坡既不要饮料，更不收点心，嘴巴噘成个小油瓶，一声没吭地扭身走了。

“喂！小孩小孩！”岩坡刚刚向山门里侧的巨龟驮碑处走了几步，身后就响起另一陌生人的喊声，“你愿意跟咱走吗？咱家吃甚有甚，就差个娃儿！”他把“儿”字说得很重。

回头看时，追他的是个大伯。大伯衣服的料子很细，脸皮却很粗；手表很亮，胸前却没插着钢笔；也带着不少东西，只是不用旅行袋装，而是装在一一只大竹篮里。

“你担心咱家养不起你吗？”大伯拉住岩坡的空袖筒说，“告诉你吧小孩，咱家是种树专业户，成捆的票儿在银行存着，甚也不缺。你说，你想吃甚穿甚？只问你：你乐意不乐意随咱上山西？”

“去吧娃子！”大伯身后走过个大妈来，赶紧帮着腔说，“咱家男娃女娃没一个，就我和你大！”

这就是说，只要岩坡点一下头，他就会有自己的新家，会有自己的新爸爸新妈妈。只是新家在山后的山后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罢了。

一个重大的题目，摆在了幼小岩坡的面前。

岩坡当真舍得离开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吗？当真舍得离开大塔山和村子里的一切人们（特别是他的小伙伴们）吗？当真舍得离开他家那幢小土院，院里四面的小石屋，屋前栽着的合欢树、小桃树吗？……而一旦离开，他就再也不能回来了！

岩坡张大着惊恐的眼睛，忽然移动着脚步向后倒退起来。边倒退，边颤栗，接着流出泪来。

娲皇宫的古钟敲起来了，很响很响。但不知道爸爸妈妈会不会听见，能不能猜想到岩坡这会儿在这里。

山西的大伯大妈很觉难堪：不乐意去也可以，何必这样大哭呢？他们正想抚慰一下孩子，山门外汪汪叫着跑来一条黑狗，进得门来就冲向岩坡，那个矫捷猛烈的样子，简直像刮起一阵黑旋风。黑狗呼地跳起来，又是亲吻岩坡的脸颊，又是亲吻岩坡的额头，并且拼死拼活地摇动着尾巴和脑袋。岩坡被它的鼻头蹭痒了小腮，他便不客气地踹了它一脚。黑狗被踹倒了，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，打了两个，忽又记起了什么，这才跑出山门，朝着庙崖下一阵狂吠——直到这时，岩坡才发现。爸爸妈妈找他来了。

妈妈一见岩坡，旧泪未干，新泪又涌出来了，伸开两臂就要前来拥抱他。

爸爸也走上前来说道：“小坡，你怎么一句话不说，独自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？”

爸爸和妈妈都累得满头大汗。

岩坡的心眼儿太机敏了，他并没有马上投进爸爸妈妈的怀抱，他在原地愣了一愣，忽然变得格外的果决和坚定：一瞬之间，他反而向着山西的大伯和大妈靠过去，靠过去，并且做出一种十分亲昵的动作，陪着笑脸偎在他们的衣襟下。岩坡他，偏要远离开亲爸亲妈了！

“小坡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爸爸着急地问。

“儿呀！你可不能离开妈妈呀！”妈妈哭着上前扯住岩坡衣襟。

岩坡仰起小脸，冲着山西的大伯大妈亲切地叫道：

“爸爸！妈妈！咱们，走吧！”

两双父母，八只眼睛，刹那间都被岩坡的举动惊呆了：他们不知道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！

黑友也被弄糊涂了，夹在中间，静了片刻，才迷迷糊糊地叫起来：“汪！汪汪汪汪！”

黑友说了一串什么呢？暂时没有人翻译它……

岩坡这次出走，对爸爸妈妈刺激很大。孩子的胳膊虽然受了伤，遭了残，但他那小小心灵的深处，却是纯洁得尘星儿不染。他照样认为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是一个完好的人，比别的山娃一点也不差，他绝不能允许别人小瞧他。别人能做的事情，他认为自己也能做，并且同样能做好。他还经常梦见自己重新长出了胳膊，长出了手；许多的事情，他比别人做得还要好！——要强的心灵养成一种要强的性格。如果不是这种性格，他也许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摔了重跤！

出走回来以后，岩坡的性子不但没变，反而越发要强了。爸爸说：“好小子！我们再生弟弟了！”妈妈说：“好孩子！咱们家就只要你一个，连妹妹也不要了。”

其实，生不生弟弟或妹妹，岩坡并不太计较。倘若真的再生一个，他倒觉得更好玩。他只是不允许爸爸妈妈看轻他，小瞧他，更不允许把他看成是废物一个！

打这以后，岩坡不光吃饭不再要人照料，而且想着法子要帮妈妈做事情。

他开始练习扫床铺，他用那残留的左臂夹了笤帚，一下一下地扫着。妈妈的心里，一阵阵高兴，又一阵阵辛酸。他用那残留的左臂拉风箱，唿嗒唿嗒，灶膛里的火苗便被吹得一窜一窜往起跳。他还帮着妈妈抱柴，拿菜，喂狗，养鸡娃。岩坡什么都想干，什么都能干！妈妈心里的忧愁逐渐消退着。

但是，每当离开岩坡，妈妈还是放心不下。万一遇上危险，岩坡可怎么防范，怎么招架呀！

那一天，因为停电，裁缝铺里不便做活，妈妈就下地栽豆荚。正栽着，左眼右眼一齐跳。妈妈犯了大疑，心里一紧，直觉得脸色也变了。凭感觉她能猜清，岩坡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，不定又遭了什么大祸。因为这些天来，岩坡的野性又露了头。他为了练个铁脑袋，不仅在床上拱枕头，拱被窝，又在院里拱桃树，拱门框，拱石墙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几次说是要练着爬梯上房呢！“我的小祖宗！你少胳膊没手的，咋能上房？跌下来可是耍的呀？不想活了？”岩坡一笑，调皮地说：“不光要活，俺还要活出个样子来！”

谁知道他嘴里的“样子”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！

妈妈一想到家里的梯子那么高，她就把堰头上栽豆荚的活计马上停住，锄头上沾的土屑顾不上擦，急速慌忙下了坡。

走回村街，远远望见自家两扇铁叶子大门展开着：岩坡在家，没有到邻居去串门。

临近小院，听不见人声：莫非是没有邻居的孩子来玩，他一个人跌得太重了？

妈妈差不多是大步流星跑进小院的。小院里，梯子戳在西墙上，影子斜铺在土地上。土地上正有一群家雀在寻食，唯独不见岩坡的影儿。

她开始喊叫岩坡了，声音故意压得很平静。只叫了一声，就好像听见岩坡在堂屋。她麻利地走进堂屋。堂屋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不紧不慢地“夸嗒”着。

妈妈扭头出来走进厢房，这小懒虫，他原来蒙头盖脚睡在炕上。

妈妈又好气，又好笑，正想揭开被窝打他的腓，被窝揭开，炕上空空，

更没有岩坡的影子！

她正要到后园子里去找岩坡，——敢是他在洋槐树下闹着玩？——一边就大声叫起来：

“岩坡——岩坡！”

每逢这时候，谁都不会往好处想。岩坡的妈妈也不例外，乱七八糟的凶兆齐往心上挤，搅得妈妈更加烦躁。

可是，她还没有走到后园，就听见厨房里一阵响声。她猜想，岩坡早晨没吃好饭，一定是这会儿肚子饿了，跑进厨房找东西吃。

当她走近厨房时，一声猫叫——“咪噢！”竹帘一动，系在帘栊上的虎头铜铃一阵响，帘子左边冒出一个脑袋：蓬松着头，侧仰着脸，红扑扑的脸蛋衬着两排小白牙，岩坡在向妈妈笑。

“妈！你怎么刚下地就回来了？”

“老天爷！”妈妈这才从心窝的深处吐出一口气，“你钻到厨房来做啥？”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，看他是不是有哪里跌伤了。

当她确信孩子平安无事时，这才走进厨房来，准备给岩坡拿些吃的。

一把笤帚，一个撮斗，一个脸盆，一块擦布。岩坡已经扫好了厨房地板。这一会儿，重新站在碗橱前，抬起半段残臂，压住擦布在擦橱面。那碗橱，一半已经擦光擦净了，一闪一闪晃着影子。

妈妈愣住了，这是岩坡自己收拾的吗？该不是有别的孩子来帮忙了吧？妈妈在岩坡的身上寻找着答案。岩坡只穿着一件毛坎肩，半段残臂裸露出来，残臂上沾着亮晶晶的水花。

岩坡也在看妈妈。妈妈的一举一动，一个眼神儿，一个表情，他都能看懂是啥意思。

不相信俺能做这些吗？俺当下做给你看！

岩坡跳过去，俯下身，把擦布在脸盆里涮一涮，捞出来又在盆边挤挤水，这才重新把擦布挑回橱面，推着他那半段小臂，一下一下擦起来。整个橱面，没擦过的部分好像遮在暗阴下，擦过的部分好像照在阳光里。随着岩坡的擦拭，“阳光照耀”的部分迅速扩大，不一会儿，“照”遍整个橱面，就连整个小屋子，也被映得亮堂堂。

岩坡正要再表演一回扫地技术，妈妈把他拦住了。妈妈还能怀疑吗？眼见为实，妈妈再不怀疑了。一时，她把岩坡紧紧抱住，亲吻着他的脸颊，亲吻着他的腮帮。粘糕撒上花椒面，娘这阵的心里真正是又甜又辣又发麻！

岩坡没有像妈妈这样激动。他只是执拗地仰着头，充满着无限的自豪和喜悦，眼角眉梢漾着光波。

就这样，刚过罢七岁生日的岩坡，仅仅凭着半段残臂，不久又学会了放风筝，荡秋千，玩玻璃球。这一切，站在常人的角度上，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；但在岩坡的身上，不仅做得自然和谐，而且也逐渐失去别扭感觉，倒好像他从来就会这样做，从来就该这样做！当有人问他，你的小胳膊头上磨起了肉疙瘩，不觉疼吗？他竟调皮地笑着反问一句：“你的手掌上不是也有老茧吗？”

只有超人的拼搏，才能做出超人的事迹！

在岩坡身上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小小结论。

“岩坡会吃饭了！”

“岩坡会扫院了！”

岩坡的奇闻，首先在塔峪村的山娃群里传扬开。他们到处喊着，奔走相告，见了面，又打闹，又拥抱，共同祝贺着，欢庆着：祝贺欢庆着岩坡的新生。那样子，真比自家出了什么大喜事还要高兴。

如果换成其他孩子，说他七、八岁已经会吃饭了，不要人喂了，那简直是莫大的讥讽与嘲笑。虽然在实际生活中，有些孩子七、八岁了，还要妈妈一口一口地喂着吃；七、八岁了，压根还没动过笤帚，拿过扫帚；七、八岁了，鼻子还靠妈妈擦，脸蛋还靠妈妈洗，小辫还靠妈妈梳，被窝还靠妈妈叠，而他们好像从来还没想到自己也有两只手，早就能做这一切；更没想到，两只手上长着十根指头，每一根都是那么灵巧活泛，伸屈自如，只要从小学着用它，将来就能做出许多大事情。——而我们的岩坡没了双手，反倒比有双手的孩子更勤快，更能干，这不能不叫人由衷地赞叹！

“从小看大，岩坡是个有志气的娃！”

“失了爪子的虎崽，照样是虎崽！”

“难为岩坡了，真正不简单哪！”

“……”

听见“司令”受到大人物的称赞，山娃们也觉得荣耀。在这称赞声中，山娃们也受到鼓舞和启发。男娃们说：“妈！我也有两只手，往后，我帮你打水，喂猪，倒垃圾吧！”女娃们说：“俺也有两只手，往后，俺也学着洗菜，和面，刷锅洗碗吧！”他们忽然觉得，长着两手不干活，即使别人不说啥，自己也不光彩了！

当山娃们吵嚷着跑进岩坡家的土院时，岩坡正用嘴叼着半小桶水浇花呢！山娃们一齐围过去，七嘴八舌地乱嚷着：

“啊呀！这可不行！咬坏了牙怎么办？”

“真有劲！我手也提不动这么多水！”

岩坡挺起腰板说：“没事！半口袋米我都叼得动，这才多重？”

大家要帮助岩坡浇花，岩坡坚持自己浇，但他一个人到底拦不住大家，花还是由大家帮着浇了。

“喂！岩坡，听说你又学会放风筝了？”胖头胖脑的张二包，脚上溅了不少水花，他一边跺着脚一边问；两只小眼珠，骨碌碌在岩坡身上打着转，他猜不清岩坡怎样牵拉风筝绳儿。

“有人说，秋千你都会荡了？”大壮一点也不相信地问；不等回答，又加一句：“净吹牛！”

一句话把岩坡说急了。

不能怪大壮说话太粗野，因为荡秋千可不是个简单的事。四肢健全的人，荡起来都须十分操心；稍一麻痹，就有摔下来的危险，何况岩坡连一只手也没有呢！

但是，“净吹牛”这句话太刺人心，它好像长着翅膀似的，一下子飞进岩坡脑海里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
“我荡给你看看！”气红了脸的岩坡，终于憋出一句话。话音不高，却分明地滚动着一股子倔巴巴的犟劲。

说着话，岩坡把大家领到后院。后院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秋千，只有洋槐树上垂下来一根粗麻绳；麻绳头上，缩着一个大疙瘩。

岩坡走过去，很熟练地伸出左臂。他把那个绳疙瘩紧紧夹在腋下，然后尽量往后退几步，猛一抬脚，身子就悠地荡起来了。荡到东，他用两脚向东踹；荡到西，他用两脚向西踹。随着这有节律的荡悠蹬踹，摆幅越来越大，岩坡越荡越高。弧线悠悠，在空中来回划摆，影子在院墙上轻轻飞掠，就像山谷间飞翔着一只小鹰，悠地飞到东山崖，悠地飞到西山崖。开头，山娃们还觉得稀罕，有趣，好玩，不住地称赞叫好；后来，新献第一个觉得不对劲了：万一夹不牢绳，摔下来可怎么办呢？他第一个发出了警报，大声喊道：“快停！”大家也恍然大悟了，齐声叫着：“快停快停”。

岩坡停止了用力蹬踹，身子靠着惯性，自由自在地摆动着。摆了一会儿，速度减慢，高度减低，低到一定程度，岩坡做了一个潇洒的动作，噗地一声，很安全地跳回地上。

岩坡的表演，简直像是耍杂技！杂技演员落地时，还要靠两臂维持一下平衡；岩坡只凭着最佳的落地时机和落地角度，就很平稳地完成了“着陆”动作。整个程序，实在是做得漂亮精采！

OK，真棒！山娃们禁不住呱呱啦啦地鼓起掌来。

只有大壮仍不服气。大壮说：

“哼！这算什么荡秋千？干忽悠！”

“呀！瞧他说的！”新献跑过来，拉住大壮说，“你也干忽悠几下给咱看看！”

“哼！谁玩这个！”大壮不屑一顾地说，“有能耐，比爬山。问咱司令敢不敢？”

“爬山就爬山！”岩坡可不是草鸡毛，“你说，比爬哪座山吧？”

“大塔坡！”大壮不费神思地说。

岩坡并没说什么；新献却有些气不忿。新献说：

“这可是太不公平了：你有手，爬藤掣草都容易；岩坡啥也不能抓，这怎么行？”

“我不用手，啥也不抓还不行？”

“你要抓呢？”

“变狗娃！”

不一会儿，这支小小的队伍就来到了村后的大塔坡下。大塔巍巍，每层都长起细草，开出小花，远远看着，花扑楞楞，倒好像古塔也焕发了青春。

他们把古塔作为爬山比赛的终点。

比赛开始了。

最初，两个人沿着同一条山道往上爬。岩坡脑子反应快，起跑抢在了前头。大壮甩着两条胳膊，拼命猛追。他对岩坡当司令，早就不服气；现在爬山，正想压压岩坡威风。岩坡失去双臂，再没有跟谁较量过什么；现在爬山，正想恢复一下声誉。因此，两个人都憋了一股子劲。爬了一段，山坡陡了，大壮凭着两臂摆动的优势，争到了前头。岩坡紧紧咬在身后，不肯拉大距离。

观看比赛的小伙伴们可着了急，他们都盼望着岩坡能赢呢。有谁急得喊了一嗓子：“岩坡快跑！大壮跌倒！”他这一喊，小伙伴们马上异口同声地喊起来：“岩坡快跑，大壮跌倒！”反反复复，喊个没完。

大壮听了很生气，但却拼搏得更努力了，心里说：“你们让我跌倒，我

偏不跌倒！”大壮张开两臂，故意阻挡着岩坡，不让他抢到前面。挡了一阵儿，大壮更累，气喘吁吁，两腿发困。前边有棵红荆，高高长起来，他便想伸手去掣一把红荆；忽然想起不准用手，稍一犹疑，身子失去平衡，噗的一声，摔倒在地。岩坡第二次跑到前头。

“啦啦队”因见大壮当真摔了一跤，嘻嘻哈哈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忽然换了新的喊法：“岩坡加油！岩坡加油！”

从地上挣扎起来，大壮更生气了：你们不给我加油，我自己可以加油；反正你们嘴里也没油，喊也是白喊。只要我使劲跑到前头，我就能赢。

岩坡听见喊声，劲头更足了。心想，我一定得小心爬好坡，不能摔倒，真要摔倒了可不是玩的，爬起来可不容易。因此，他把许多精力用在安全方面。

大壮争胜心极强，抄个近路硬往前争。一脚踩进石缝里，慌忙往外拔时，鞋子已丢在里面。用脚勾鞋，却勾不住，赶紧弯腰去用手抠。山娃们可乐坏了，一齐拍手叫倒好：“臭大壮，没脸羞，丢了鞋，用手抠！”嚷得树上的喜鹊也乱飞乱叫。那个热闹的场面，果然叫人开心。

比赛结束，大壮输了。再不服气，也难争辩。山娃们都冲他说：“净吹牛！”

大壮嘴巴噘起来，活像褪了霜的红柿牛儿。

刚进农历七月，坡上的李子黄了，槟子脆了，大枣经露水一打，先是屁股上染了个红圈，后来红了半个脸，摘一颗嘴里一咬，倍儿甜。姥姥惦记着岩坡，就把他接到老虎岭来尝鲜儿。姥姥抱住岩坡，左也亲，右也亲，实在亲不够。姥姥留他住了半个月。半个月里，岩坡不光想妈妈，想爷爷，更想新献他们。姥姥见是实在留不住他了，才叫人上山摘了一兜青皮核桃，让他带回古塔峪，拿火烧熟了吃。

岩坡回到家，见过妈妈，又找爷爷；爷爷不在家，他就找新献他们去玩。新献几个正在街心老槐树下抓石子呢，见了岩坡，同时围过来，问这问那，有的还搭肩抱背地搂住他的脖子说：“你咋才回来？”

新叶也在这里玩。新叶是新献的妹妹，不足三岁。一岁时候，她害过急性肝炎，从那以后，一直吃不胖，像个绵猫似的，又小又瘦。春节时候，妈妈到乡罐头厂买罐头，抱她磅上一称，穿着棉袄也没几斤！人们都笑她说，真是个小灯芯草妮子！

“灯芯草妮子”见了多日不见的岩坡，也扑过来，娇声嫩气地说：“坡哥哥抱！”

岩坡当然不能抱新叶。岩坡拿嘴叼住她的后衣领，在原地呜呜转着轮了三个圈，高兴得新叶笑罢还想笑。

只有新献默默地站在一边。新献连日来一直梦见岩坡；岩坡当真回来了，他却站在人圈外，喜悠悠地只是乐。

大壮说：“呀！瞧咱新献，前几天说去老虎岭看岩坡；岩坡真的回来了，他倒直管傻呆着。”

新献这才扑过来，搂住岩坡，两个小脸蛋，紧紧地贴着，久久不肯分开。新献很激动，呼吸都加快了。

岩坡也很激动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他就问新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，我想死你了！”新献说着眼圈就红了。

“我也想你来！”岩坡半段小臂，勉强扒搭住新献的肩膀。

他们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，心里的波涛，就像雨后的山泉，汨汨流淌；像崖畔的野花，火一样盛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开芳尖着嗓子叫起来了：“喂！咱们做游戏吧，不要一直抱着了。”

她这一喊，倒把大家逗笑了。

继续抓石子吗？岩坡显然无法参加。

“咱们，站东过西吧！”开芳吐字圆润、清爽，韵调有点像电视机里少儿节目播音员。

二包胖胖墩墩的，总是懒得动。他自愿报名当了“老蒙儿”。

先蒙谁眼睛呢？大家按规矩排好队，由“老蒙儿”点着鼻子尖数：

“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——”

一下子数住了岩坡。

二包让岩坡转过身，他从后边用手蒙上岩坡眼睛。

头一个过场的是大壮。他手里好像拿着球拍，左一抽，右一抽，有时候还要削几下。二包就向岩坡报告：“打乒乓球，打乒乓球。”

第二个表演者两手握着方向盘，左一拨，右一拨，屁股一颠一颠地跳。

二包又说：“这是个开拖拉机的。”

第三个表演梳小辫，第四个表演踢足球，大家都表演完了。二包撒开手，叫岩坡猜。他只要猜清其中一个表演者，就可以得到“解放”，而蒙上被猜清者的眼睛；如猜不清，只好再蒙上他。

岩坡先各自看了大家一遍。正要猜时，忽然哪里响起一串铃铛声。他还没有醒过神儿来，做游戏的小朋友们“哄”地一声跑了个精光。村街上，金亮亮的阳光洒满地，芦花公鸡迈着四方步，一会儿寻食，一会儿高歌，大树下，孤零零只剩下他和小新叶两个人。

岩坡看看新叶，新叶指头抠着嘴巴，只管瞅着岩坡笑。

“他们干啥去了？”岩坡莫名其妙地问新叶。

“上学去了。”新叶说，“坡哥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哥哥坏，上学不带我，老师骂。”

半个月不在家，村子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岩坡不知道他的小伙伴们，如今全成了学生。只有他，已经七、八岁了，还被抛在校门外。

“坡哥哥！你不高兴了？你不要。我不好，惹你生气。”新叶说。

岩坡一直不言声。新叶的话虽然说得简单，但他懂得新叶的意思。他把新叶送回了家。

岩坡重新走在大街上，大街上就只有岩坡一个孩子的身影。公鸡在大街上打鸣，他没看见；小花猫在房顶上追蝴蝶，从东房檐跳向街西房檐，他没看见。但他现在却忽然发现，原来大街的墙壁上还写着不少字呢！每一条标语，字都写得那么大。又发现家家的门上，或是残存着春节的对联，或是油漆着大字；小卖部、供销点、轧面铺等还挂着字牌，甚至连水泥电杆上也用油漆写着什么。那边跑过一只不大点儿的小花狗，他忽然想道，狗字该怎么写呢？树荫下，有头老黄牛在倒嚼，岩坡马上猜想着，牛字写出来，一定要比狗字大。

直到傍晚，学校终于放学了。岩坡一肚子委屈去找新献。刚跑到十字路口，碰上了大壮。

“看见新献了吗？”岩坡问。

“没有。”大壮说着正要走开，忽然觉得岩坡语气不对，他就停住脚，仔细问着：“你找他有事？”

“哼！”岩坡应了一声。

“什么事！”

“告诉你也没用。”

“哟！什么事？你倒说说，叫我听听。”

岩坡扭头又要走，大壮急了，硬把他拦住：

“不行！你不说，就不放你走！”

岩坡说：“我想叫你帮个忙。”

“什么忙？”大壮很觉奇怪，“你说说，看我能帮你不能。”

岩坡略有为难地说：“我想认字。”

“认字？我教你行吗？”大壮忽然来了精神。大壮心眼也很灵，马上有了一种欲念。

“你教我？”岩坡不相信地反问了一句。

“只要，你——”大壮吞吞吐吐地咕哝着，不好讲出口来了。

“什么事，你只管说，我保证答应。”岩坡向来说话慷慨。

“那好。”大壮高兴了，“只要你把那些纸船、纸塔全送给我，我就教你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反悔是小狗子！”大壮唯恐岩坡不信，又把袖子一捋，高高兴兴地翘起小拇指头说：“拉勾！”

手，又是手，如果岩坡能有一只手，那怕手上只有一根指头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，跟大壮拉勾。他望着大壮那根微微弯曲着的非常漂亮的小拇指头，只觉得风风火火在自己的脸上烧起来，盆盆罐罐在脑子里敲起来。岩坡一时僵直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！

大壮也僵住了。大壮不是有意要说出刺痛岩坡的话，可话一出口，无法收回。好一会儿他才很抱歉地说：

“岩坡！你，打我吧！”又一想，赶紧改口说：“你踢我吧！爱怎么踢就怎么踢！”

到底岩坡想得开，岩坡很快缓过神儿来了。他用自己的小残臂，碰碰大壮的小拇指说：

“好了！拉过勾了！你就开始教我认字吧！”

“岩坡。”大壮不无忧虑地说道，“你没了手，怎么认字写字啊？”

是的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失去双手，就好像小船失去双桨，虎崽失去爪牙，小鹰失去翅膀啊！事实上，人们都拥有一双手，但并没有觉得那双手有多么可贵，更没有意识到能拥有它该是何等的幸福！而一旦像小岩坡那样失掉了它，并且再也不会拥有，你才能真正地体会它的价值！

岩坡不只一次地梦见自己长出了手。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！十根指头红活圆润，骨骨节节伸屈自如，每一片指甲都是红盈盈，饱盈盈，滋滋润润。他总是把它们修剪得短短的，圆圆的，每一片指甲都像一个小月亮！他用那双手为妈妈盛饭，给爸爸端水，替爷爷划火点烟。他用那双手洗手绢，缀纽扣，叠衣服，晒被褥。爷爷要给他穿袜子，他说：“不，我有手！”妈妈要给他洗脸，他说：“不，我有手！”他是那样地爱护自己的双手，从不乱捅脏东西，饭前便后要洗手；远远望见亲人，他就招招手；碰上了朋友，他就拉拉手；他绝不跟人家顶拳头。可是，当他醒来，被窝里还是空空的，他的眼睛禁不住涌满了泪水，顺着眼角，一滴滴溢湿枕头。

岩坡被大壮问住了，他没想到学写字也需要有一双手啊！岩坡只好低下头，默默地蹉着街面上的石头。

大壮也低下头，陪着蹉脚。

石板砌成的山村街道，老八路穿草鞋的脚板在上面蹉磨过，祖祖辈辈穿“踢倒山”鞋的脚板在上面蹉磨过，光屁股娃子赤着脚在上面蹉磨过。此刻，大壮和岩坡的四只脚，一起在上面蹉磨着，共同蹉磨着一个大难题。

“啊呀！”岩坡忽然灵机一动，抬头叫起来了，“我有脚，我有脚呀！鸡子能用脚扒食，小马能用脚刨地，我的脚为啥不能写字呢？”

大壮想了想，犯愁地说：

“我用手还写不好字，你用脚，能行吗？”

“能！一定能！听妈妈说，电视里以前演过一个人用脚写字，用脚画画儿。人家能，我为啥不能？”岩坡好像咬铁块，每讲一个字，掉到地上都能“当”地响一声。

岩坡既然这样说了，他就一定能够做到！——这就是大山里孕育出来的

一种宁折不弯的性格，一个独特别致的山娃。

岩坡回到家，爷爷正坐在小桃树下。岩坡半个月没见爷爷了，见了爷爷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爷爷爷爷！你给我买粉笔。”

“咳！小坡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爷爷把他拢过去问着，头上头下地打量着岩坡——半个月没见面，总觉岩坡长高一截。然后才奇怪地问道：“一会儿就要吃饭，咋就想着要吃粉皮？”

岩坡特儿地笑了：“爷爷！我要买写字的粉笔，不是要买凉粉皮！”

“哈哈！”爷爷也笑了，“爷爷老了，这耳朵也尽给我报假信儿——咋的？你要买往黑板上写字的粉笔？”

“嗯，就那！”

“买那东西做啥？咱也不写字。”

“我就是来写字。”

“咋啦？坡儿哎！你没了小手，还咋写字？”

“我有脚嘛，爷爷！”

妈妈在厨房听见了，手上沾着面，从窗洞探出头来说：“我儿，识字可不容易。好胳膊好腿的人，还要‘十年寒窗苦用功’哩，快不要说那傻话了！”

“不嘛！我就是来认字！不识字，长大以后啥事也不能做，那才真正成了一个废人！”

“你只要能跟妈说话、做伴，就是个有用的人，还要咋的？”

“嗯——”爷爷琢磨了一阵，醒过神儿来了。爷爷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是，岩坡说得有理！你不要瞧咱岩坡小，可秤砣小，压千斤；胡椒小，辣人心。有志不在年高嘛！咱岩坡虽小，净想大事。他琢磨着用脚写字，这，中！”

岩坡乐了，在小院里蹦蹦跳跳地嚷起来：“我是秤砣，我是胡椒！我是秤砣，我是胡椒！”

爷爷放下手里的营生，乐哈哈地到街上转了一圈，就拿回两包粉笔来。岩坡把鞋一甩，就要用脚写字。

粉笔白白的，又细，又光，又长，又硬。爷爷把它送到岩坡的右脚上，岩坡大趾绞着二趾，咬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算把粉笔咬住。

岩坡觉得好玩，把脚轻轻跷起来，才说要在地上试着写字，粉笔头先从趾头缝里滑落掉了。

妈妈说：“快吃饭吧。脚写字可不是个容易的事，得慢慢来，哪能一时半晌就练会了？快吃饭吧！”

岩坡急了。岩坡说：“我就要练，就要练！趾头夹不牢粉笔我就不吃饭！”

粉笔在地上滚着，岩坡就追，追上就夹，夹住又掉，掉了又夹。那粉笔，就像打跳的鱼，滑滑溜溜，很难捉拿；有时候，它又像只顽皮而又机警的小松鼠，还没触着它的尾巴梢，它早跳起来，轱辘轱辘打着跟头跑掉了。岩坡偏不服气，偏要夹捉。不一会儿，岩坡的脚上粉粉地全蹭上白色。妈妈又过来催他吃饭；岩坡这回可把粉笔夹紧夹牢了，他用小脚把粉笔高高举起来说：“妈妈你瞧，脚趾头在吃冰棍！”

爷爷见岩坡当真把粉笔夹紧举起来，胡子翘翘地乐了。他教岩坡先写个“一”字。“从左向右，悠着点写。”爷爷一边看着，伸开两手，暗里替孙子招呼着。

岩坡开始写这第一个字了，那小小的一支粉笔夹在岩坡的脚趾里，粗得

像一根大梁，重得像一个碌碡。岩坡的心怦怦跳起来。爷爷说，不要慌，要稳住劲。岩坡咬住牙根，抬起微微抖动的右脚，开始落笔。他写得很认真，他要让爷爷、让妈妈看看，没了双手的孩子，照样也能念书、写字！

粉笔头触着地了，粉笔尖划破土黄色的地面了，粉笔尖随着脚掌的移动，开始徐徐移动起来。好像天上飞过南来雁，划破湛蓝的天空，开始了哇哇歌唱；又像开春第一犁，划开地皮，翻卷起金色的土浪。不一会儿，这幢乡间小院的地板上，便划出豆芽似的一段洁白。

“豆芽”刚长出一半，脚趾出现打滑；粉笔像被大风吹歪了的电杆，倾斜向一边。妈妈帮他扶正，“豆芽”就继续生长；脚掌用力不匀，粉笔一下子被折成两截，爷爷替他换上一支。可是，“豆芽”还没长成，粉笔又倾向一边。这一回，岩坡不要爷爷扶，不要妈妈帮，他用左脚把右趾缝里粉笔拨正，又继续练起来了。

不久，“豆芽”好像吸足了水分，延伸、舒展、生长、壮大。爷爷把下巴上的胡子拉得老长老长，暗中为他运着心劲；妈妈端着洗碗水，倾湿了衣襟也没觉得。就是这样，“一”字也还没有写出来。

岩坡哭了。妈妈哭了。爷爷却满脸兴奋地激励着岩坡：“怎么？怕了？还没练够二指长一段时间，就发憊了？你，还练不练？”

“练！”岩坡泪水未干，就又咬折钢钉地鼓起劲来。

岩坡又开始练了。

岩坡一练就是三天！

岩坡脚趾头磨红了，磨肿了，趾缝当间几乎被粉笔末渍出脓水来。岩坡不怕，他照样练着。他每写一回字，都像在爬一座山，眼看爬上山顶了，一个闪失，重新跌落到崖下；又像在渡一条河，就要冲过激流了，一个浪头，把他推回原岸；有时候，他又像农人在种庄稼，正值抽穗扬花时节，一场冰雹，直打个前功尽弃……但是，我们的小岩坡在困难面前一点也没畏惧，一点也没退缩。掉下山崖重新攀登；推回原岸重新泅渡；禾苗遭了灾，他就重新播种！——岩坡练习用脚写字的过程，实在就是毅力考验的过程，心力考验的过程，是他向奇灾横祸的一场顽强的拼搏与抗争！

终于，他用脚写成了这第一个字——一个“一”字。这个字，笔道弯弯拐拐，曲曲盘盘。但在妈妈眼里，这简直就是一条小龙，一条卧波待飞的小龙，它生机勃勃，跃跃欲试，一旦腾飞起来，就能织出一天云锦，播下一场甜雨。在岩坡看来，它像一条小河，翻着涟漪，扬着浪花，正淙淙响着，流向明天，流向太阳升起的地方。爷爷却很清楚地觉得，这倒很像岩坡往后要走的一条路，坎坎坷坷，曲曲折折，每前进一步，都可能摔跤，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所幸岩坡生就一种要强的性格，只能靠他去顽强地跋涉了！

一家人，的确为这个“一”字的正式“竣工”而激动鼓舞，欢欣异常。瞧瞧吧，咱家岩坡没了胳膊没了手，照样能写字，而且写得满漂亮！

的确，“一”是数码的起头字，是千军万马的排头兵，是万里远征的发轫地，是走向未来的第一站。一枝花唤回一个崭新的春天，一个字描绘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曲曲弯弯的这个“一”字，简直就是一片祥云，一道闪电，一弯彩虹，一条灵光，它把小院耀得金碧辉煌，喜气盈庭！

不久，岩坡用脚写出了第二个字，一撇一捺，那是个“人”字。别看它简简单单，但却堂堂正正，这才是个顶天立地的字，钟灵蕴秀的字。天地间有了它才有了灵魂，有了它，才有了希望，有了它才显出了整个世界的圣洁

而伟大，高尚而纯真！

第二天一早，岩坡写字的喜讯就在这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传扬开来：

“喂！岩坡能用脚写字呢！”大壮信息获得最早。

“快去看看！咱们的司令可了不起呢！”新献得知这一消息也不迟。

山娃们都跑进小土院来了，要特地看岩坡表演用脚写字。岩坡马上重写给他们看，分明比昨天写得要顺溜些。山娃们看罢，一个个惊喜若狂，跃跃欲试。后来，他们手拉手地把岩坡和他的字围在当中，又是蹦，又是跳，又是拍手，还亮开嗓门唱起歌来。小院里，一时闹了个沸翻盈天。

从此，他们放学一回来，就跑到这里帮岩坡学习，不仅把新学的生字教给他，还开始教他学数学。

新献说：“咱们干脆来个分工吧，数学的事，由我一个人包教。”

大壮不由得一愣神儿：“怎么？岩坡也送你玩具了？”

新献也一愣神儿说：“玩具？他送我什么玩具了？”

“我说也是嘛。”大壮说，“纸船纸塔全送我了，他还能再送你啥？”

岩坡却插进来说：“我什么也没送新献，他当然什么也没有得到。”

大壮上上下下地望着新献，忽然脸颊一热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咕咕哝哝地说：“要不，岩坡送我的那些玩具，我送你一半吧，咱俩平分。”

岩坡说：“你拿走的全归你。新献喜欢，我再叠嘛！”

三个小伙伴越说越投机了。

人的四肢五官，各有各的功能，各有各的用处，就连左右两只手，也有明确分工，不能互相替代。岩坡要把手掌的任务交给脚板去完成，这比两只手交换工作要难得多。但是，岩坡不怕，或者说，岩坡不再怕。他绝不屈服。他不仅敢跟人比赛爬山，比荡秋千，他还要向用脚写字的这样大困难挑战！他每天关在黄土小院里，顽强地练着。当然，这与其说是在练习用脚写字，不如说是在练习用脚握笔；与其说是在练习用脚握笔，不如说是在锻炼心力，锻炼毅力，锤炼锻造生命力！岩坡练习用脚写字，实际上就是在锻炼他终身战胜困难、求得自立的钢铁意志和信念！

岩坡用脚写的字，在小院渐渐增多着。那些有胳膊有腿的字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挨一个，由单个儿字排成行；由行连成片，由片组成篇。洁白的字，连接组织成一幅幅画面，一个个图案，好像一片片洁白的云，一个个彩色的梦，由小桃树下向四处延伸、扩张，渐渐向黄土院的铁叶门舒展出去，甚至爬到门外的台阶上去了。这才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哪！更有些调皮字，后来就蹦蹦跳跳下台阶，像要串门似的，串到街上，被磨蹭得光溜溜的石头街面上，也渐渐落上一两片“花瓣”，一两朵“祥云”，给古老的村街添上一缕净洁的辉煌！

“瞧啊！这是岩坡用脚写的字！”

“这孩子，只说他手巧，敢情小脚也恁巧！”

“有志不在年高！”

邻家的大娘、婶子在街上一见面，总是齐声夸赞着，越瞧那些字，越觉得好看。

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哥们，捋着胡子端详那字；端详中间就夸岩坡；夸岩坡中间总要提念到岩坡的爷爷：“瞧瞧！这是老江的孙子写的字，用脚！不易，不易！这孩子，跟他爷爷一个秉性，倔巴着哪，干啥也是不服劲！”

“是，是！打仗那工夫，送鸡毛信要过悬崖。羊肠小路缠在悬崖上，恁高呀，谁敢爬？老江一拍胸脯子说：‘我爬！’说到底老江爬上去了，翻过岭，完成了任务。”

每当听见人们在街上发表议论的时候，爷爷总是把岩坡搂在怀里，拍着孩子的小肩膀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坡儿！你这才像爷爷的孙子！像咱江家门里的后代！”

不久，爷爷拿来他那支洞箫，悠悠地吹了一支曲，曲调深沉浑朴，叫人想到大山的凝重，巍峨耸立，岿然不动。稚嫩的童心听了，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！

就在这时，舅舅从东海之滨来信了，信里特地打听了岩坡上学的事。

岩坡早该上学了，但他还没有入学。岩坡该怎样回答舅舅的询问呢？

“嗨！我有办法了。”岩坡高兴得蹦起来，“找支铅笔，我拿脚给舅舅写封信，就说：舅！你问的事，我不说你能猜清。你猜吧！——这个办法可好吗？”

岩坡是不肯撒谎的，但他又不愿意说自己还没上学，更不愿意讲小鹰失掉双翅的事。他用“猜谜语”的办法，很巧妙地把舅舅询问的事情给回避过去了。

发信之前，岩坡先练字，他把信上准备写的一些字有意多练几遍。练得

多了，自然就熟些；熟能生巧，写起来自然也就得心“应脚”了。岩坡果然写了一封别致的信，一封用脚写的信。

信发走后，他把在地上写得最满意的一些字保护起来，以便让他的小老师——新猷，还有大壮也来看看。

他正准备用粉笔把要保护的那片字圈起来，忽然发现，麻阴阴的天空要掉雨点了，岩坡就想法把那些字盖起来。

“坡哥哥！”岩坡在炕头上找见一块塑料布，他想拿塑料布去盖字，新猷的妹妹——新叶找他玩来了。“新叶，快来！”岩坡叫着新叶。

“你会用脚写字？俺看看。”

“天要下雨了，快来帮我把字盖上。”

“字在哪里？”

“院子西墙根。”

新叶帮岩坡刚把字盖好，蒙蒙雨像蚕吃桑叶似的，沙沙沙就落起来了。两个人赶紧跑着往屋里躲，雨水已打湿了头发。

小雨，只落了一阵就停了。风把云彩吹破了，吹得漏洞百出，四零五散，蓝格盈盈的蓝天就露出来。

岩坡跑出院，揭掉塑料布，被雨淋过的土地呈现出深黄色，未被淋过的那一方干土地呈现出浅黄色。那浅黄色的方框里写着岩坡的字，好像被裱过了一般，越发映衬得好看了。新叶不由得拍手叫起来：

“真好看！真好看！等我长大了，也用脚写字。”

“你有手，只练手写字就行了。”

“不嘛！要是我也没了手呢？”新叶说着，把两只手背到身后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。

“不许这样说！”岩坡俨然是一位老大哥了，“来，我教你认字。你念：一、一。‘一’字你认识吗？”

“‘一’是啥？一根冰棍？一根芝麻糖？”

“一就是一。从左往右写。看，这样——”岩坡用脚比划着。

才教了两遍，岩坡想起该开炉子火门，就说：“你先练着，从左往右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岩坡开了火门，还没返回西墙根，就见新叶“噗”的一声，滑倒在地上。岩坡喊着“快起快起”，赶紧跑过来；新叶趴在地上，还是起不来。

岩坡没有手，当然不能拉她，就说：“好吧！看我拿嘴把你叼起来。”

岩坡常拿嘴叼东西，叼水桶，叼包袱，叼粮食袋。有一次，他在街上玩，磨坊里走出个老奶奶，又是米，又是糠，拿不了。岩坡跑过去说：“奶奶！我给你叼上米袋。”老奶奶不让叼：米袋那么沉，怕扳了牙，可她拦不住岩坡。岩坡叼着米袋在前边跑，奶奶拿着糠袋在后边追。奶奶脚小，走得慢，一直追到自家门口，才追上岩坡。事后，奶奶逢人就说：“那是小半袋米哩，可他拿嘴叼着，跑起来噔噔响。你说那孩子，多有力！”

那天，岩坡正要往起叼新叶，还没叼住衣裳后领，嘴里的热气喷在新叶的脖子上，痒得新叶笑起来。她往起一跳说：“谁要你叼！”自己早起来了。

正闹着，新猷、大壮来了。他们望着地上的字，湿地干地映衬着，活像一幅画，都说，下次写信，肯定更好了。

过了几天，岩坡正打算再给舅舅写信，舅舅却来了回信。信上说，第一次看到岩坡写的信，太高兴了。只看这字，就能猜清，岩坡一定上学了。

又说，为了鼓励岩坡学习上进，特地给岩坡买了一件小礼物。这礼物，岩坡看了一定会高兴，“物随信走，马上就到”。

咦！舅舅也给岩坡打起哑谜来了。是什么礼物呢？舅舅不讲，也要让岩坡猜。好吧，那咱就先猜猜看。

岩坡不仅自己猜，还把舅舅这个哑谜告诉他的小伙伴们。“你们说，我舅舅到底寄什么礼物来了？”

“我要是猜着了怎么办？”大壮问。

“猜着就猜着吧，还怎么办？”新献说。

岩坡联想到电视里常见的那一类有奖活动，他有了一个办法。岩坡说：

“咱们来个有奖猜谜吧：谁猜着了，奖励纸玩具一个。”

大壮抢着打头炮——就像电视里经常看到的“抢答”那样，他头一个喊道：“我猜我猜，肯定是寄回来一个炮弹模型：看看吧外甥，你不是想当海军吗？当海军就得先认认这个！”大壮挺着胸脯，显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海军模样。“不对！”新献说，“敢是买了个书包。”接着新献还讲了为啥会是书包的理由。

“书包也不对。”岩坡说，“买书包还不如买文具盒呢。文具盒上常有画儿，漆上去的，可好看了；书包妈妈就会做，机器一登，扎扎扎，成了；文具盒妈妈可是做不成。连我爸爸，还有爷爷，都不会做。”

爷爷下地回来了，岩坡又让爷爷猜。爷爷捋着胡子想了想说：“哈嗨，我猜着了：保准是寄的小人书——全是海军打仗的故事。”

信是妈妈念的，但妈妈却什么也没有猜。妈妈心里直埋怨她这个弟弟：真是的！到底寄回什么来了，又不说，硬叫人家解这闷葫芦？还是小时候的性子。

礼物从邮局取回来了。一家人围在桌子边，既兴奋，又好奇地打着邮包。当从东海岸边寄回来的这份礼物，彻底袒露出来时，这祖孙三代，同时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。

由于舅舅特别喜欢岩坡，由于他总想为岩坡买一件经常能看得见、用得着、又美观、又大方的东西，由于购买礼物的时间恰值初冬，而岩坡寄上的那封信，一个一个的字，全给写得七扭八歪，就像一群淘气的娃娃排队，不仅队列排不整齐，连手呀脚呀也不知道该怎么放。出于一种合情入理的考虑，出于一种极希望全家人见到这份礼物都说他的确会办事、想得周到的想法，他一连跑了三趟商店，才买到这么一份出口转内销的高级商品。

舅舅为岩坡买的是一副编织极为精美的儿童手套！

那是怎样的一副手套啊！针眼密密的，线迹细细的，绒毛蓬蓬松松伸起老高，而且闪着光泽。手套的整个色调为深蓝色，看见它会叫人联想到辽阔的天空或浩瀚的大海。手套上那写意式的船帆图案，那英文字母，还有那并不太紧、也不太松的极富弹性的束口，束口边绕圈一周花线纹，谁看了都会说是一份极好的礼物。因为，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，有了这副保温性能极好的手套，再嫩的小手也不会被冻僵，写字自然就不会再那么歪歪扭扭；更不要说，上学下学的路上戴着它，两手一摆一摆地晃起来，身子两边好像飞着两只大蝴蝶，那该有多么的神气啊！

但是，面对打开的邮包，确实看清是一副手套，一副儿童手套时，爷爷、妈妈和岩坡，各自作何感想呢？

做母亲的，谁不望子成龙啊？妈妈此刻心里重新掀起千重浪。想想人家，比比自己，人家的孩子上学识字学文化，岩坡连生活都难以自理，怎能不觉得辛酸呢？

看着手套，爷爷更是心情沉重，他深深懂得亲戚们对岩坡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。一个几岁的孩子，正是长知识、学文化的时候，岩坡却整日被关在家里不出门。长期这样怎么了得？可是，如果送岩坡去上学，要给学校增添多少累赘和麻烦？岩坡处处需要人照顾，怎么好送他上学呢？孩子这辈子别想念书了！——想到这里，爷爷就觉得空虚、内疚，既对不住孙子，也对不住所有的亲人。

岩坡呢？他可不是这想法。岩坡觉得，舅舅还不知道我没了手；知道了也不怕，没了手我能用脚写字。别人学习，我也要学习；别人写字，我也照样能写字嘛，绝不能落在别人后头！舅舅盼我努力上进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学出个样子给舅舅看！

岩坡忽然想到，要想学习，必须进学校。

短促的尴尬，迫使岩坡重新勾起上学的念头。爷爷和妈妈何尝没有想过孩子学习的事，但他们每一次思谋考虑的结果，都只能暗自摇头。岩坡的上学念头，也就在这摇头中被默默按下。现在，望着舅舅寄来的这副手套，就像落伍的战士听到进军的号角，赛跑运动员听到了号令枪，岩坡再也不能忍耐了。

“爷爷！妈妈！我、要、上、学！”他从心底喊出了这一句。

面对着这副深蓝色的手套，爷爷和妈妈对岩坡的要求再也不能摇头了。那时候，太阳刚刚搁上西山，红霞中飞着金色的喜鹊。岩坡没理解到爷

爷、妈妈心里的荒凉，倒以为是对他上学念书的一种默许，一种赞同。他一高兴，竟跳起来了。岩坡一阵风地向街上跑去，他要去学校问问老师，收不收他这个学生。

岩坡从供销社门口跑过去，从轧换面条处跑过去，拐过钢磨坊，再爬一个很小的石板坡，就到了学校。他先找了张老师——张老师嘴巴上长着花胡茬，准是个大官。岩坡静静神儿，很郑重地说道：

“张老师，我要上学！”

岩坡孩子气十足，但他又努力想做得郑重些。这种稚嫩和郑重的不协调，使张老师看到了一个渴盼着上学的孩子心灵。塔峪村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山庄，入学和未入学的学龄儿童，张老师差不多都认识。岩坡惨遭奇祸，家又离学校不远，张老师不仅认识他，而且同情他；再说塔峪村是个扫盲先进村，塔峪小学又是个先进学校，村里不该有一个失学儿童。但作为学校的负责人——岩坡恰好猜中他是个大官——张老师不能不考虑得更多些。学校里有严格的纪律，成绩上不去怎么办？值日劳动怎么办？正常活动怎么办？甚至连上厕所的事都想到了。面对着这个两袖空空、两眼灼灼的孩子，张老师不得不摸着胡茬森森的下巴，久久不能作答了。

岩坡人虽小，心眼却多，他对张老师的一举一动，一个表情，一个眼神儿，甚至一个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叹息、微笑，他都在心里揣摸着它的意思。因见张老师很为难，他倒觉得很奇怪：这有啥为难的呢？大人们哪，还不如小孩子们。能收，就说个“能”；不能收，就说“不能”。或者点一下头也可以，只是千万不要摇头。点一下头很简单，脖子一勾不就行了！

岩坡心里有点焦急、狐疑，甚至隐隐有点失望。在岩坡的眼里，张老师比爷爷小，比爸爸大，他本该像爷爷、像爸爸那样喜欢他，爱护他，但他对岩坡上学的事，不知道为啥这样迟迟疑疑，不肯答复。

没了胳膊的孩子，连上学都这么难呀！岩坡的小心窝里一阵阵流过酸溜溜的河！

张老师踱着步子考虑了一阵，忽然抬起他那苍凉的大手，轻轻拍了一下岩坡的小肩膀，亲切地说：

“这事，我一个人不好作主。干啥都有个领导不是？我得给学区徐校长请示请示；另外我再跟老师们商量商量。如果他们都同意，那就好办了不是？你当然就可以来上学了。”

岩坡只听见最末一句话，他一溜烟地跑回家，告给妈妈，告给爷爷，说是自己要当学生了。爷爷和妈妈又惊喜，又担心，又有些狐疑：当真是这样吗？

“妈！错不了！”岩坡又蹦又跳地嚷着。“快给我做书包吧！”又对爷爷说：“我上了学，学会了字，也教爷爷念书认字！”

爷爷的心里好像倒了五味瓶。他掂着胡子，又细细地盘问了岩坡一回。从话缝里，爷爷听出问题来了。爷爷咂巴着干皱的老嘴唇说：“是了，老师们还没商量啊，咱不能听见风就是雨，谁知道通过通不过？”

岩坡也睁大了眼睛。是呀，老师们还没商量啊。他知道张老师说的商量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说说这事，再举举手。——有手的人，举一下手还不容易？可是，老师们如果不肯举手，那该怎么办呀？

精明的小岩坡忽然想到，我得先给老师们说说，央求他们都给我举手吧！大壮新献见岩坡在街上跑，问有啥事。岩坡就把要找老师们的事说了。

三个小伙伴头顶着头又嘀咕了一阵，大壮有了一个办法。他搂住岩坡的脖子，把嘴对在他的耳朵眼儿上咕哝了几句；又用同样的办法，对新猷咕哝了几句，三个人就笑起来了。笑罢，大壮又说：“我家里有竹纸，这就去拿。”转眼拿来了，虚虚的卷巴着，好像拿着半截铁皮烟筒。他们拣近处跑到新猷家里，又折又裁，全裁成一个个正方形。

金亮亮的弯月从凤凰台后升起来，月亮和星光朦胧了坡坡洼洼，沟沟梁梁，唯独把山村的轮廓清晰地勾画出来了。岩坡踏着月影麻花的石街，又一次走进校门。一个个老师的窗户，都辉映着灯光，把校园映得明亮明亮。岩坡按照新猷大壮的嘱咐，拜见了几个老师。老师们却说，只要新调来的白效霞老师答应，学校就会收你，因为白老师担任着一年级课程。

岩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最后才敲响白老师的屋门。

白老师正在收拾计数器，听到几下肉嘟嘟的打门声，觉得别致，略略一愣，把门开了。因为是个没有两臂的孩子，便猜想到是岩坡。她忙把岩坡迎进屋，并且像接待客人似的为他倒上一小杯开水。岩坡没经过这种场面，只当是考验他，心里一激灵，伸出半段残臂，很利索地把茶杯搂到怀里。白老师赶紧把茶杯接过去说：“啊呀太烫！先放桌上晾一晾。”

只这一个小小动作，白老师便晓得了这个孩子非同寻常。她颇受感动地用拇指和中指扶正一下金丝边眼镜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个早有耳闻、尚未眼见的孩子。

经过一个短暂的目测和思考，白老师终于感情浓重地说道：“岩坡！关于你上学的问题，张校长给我谈过了。我认为你——”

不等白老师把她要讲的话讲出来，岩坡赶紧接过去说道：

“白老师！你一定要收下我！我能写字，还能算加法、减法，还会唱歌。我上了学，绝不给老师添麻烦，也不给学校添累赘……”

在这之前，岩坡还没有一次为达到哪种目的而这样动过感情，也没有向一个生人讲过什么动情的话。他眼巴巴地望着白老师，唯恐她不答应他的请求，心计一动，想起进校门前的准备来了。他甩掉布鞋，袖筒里丢下半段粉笔，小脚一抓，粉笔就跑进他的脚趾缝里。岩坡很快地在地上写起字来。他写了四个字：我、要、上、学！

白效霞，这个有着十多年教龄的师范高才生，在别处学校已送过三个毕业班，从来还没遇上这么倔强要强的孩子。看着岩坡空荡荡的两只袖筒，看着他赤裸着的一只小脚，看着他那个倾心恳求的感人模样，白老师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倩倩。倩倩才五岁，两只小手就开始学弹琴了。要是也像岩坡，失掉了双手，那该是怎样一个惨不忍睹的景象啊！……白老师一时脸色变得蜡黄。

岩坡唯恐白老师说不肯收他的话，心里十分紧张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忽然记起大壮事先给他出的主意，身子一弯，扑噜噜从衣兜里掏出七八件竹纸叠成的小船、青蛙等各种玩具，并一迭连声地说道：“白老师，这是我送给你家倩倩的。倩倩要是喜欢，我还可以再叠。白老师，你收下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

白老师的泪水到底没能忍耐住，扑簌簌掉下来两大串。她猛地弯下腰，紧紧拥抱着岩坡说：“孩子！不许说这话。从现在起，你已经是我的最好的学生了！”

江岩坡正式入学了！

就像失群的小雁重新归队，就像搁浅的小鱼重返大海，就像落笼的小鸟飞回山林，更像停滞一时的小船驶出港湾，江岩坡，这个山娃们拥护的小“司令”，终于回到他的队伍里来。

他被白老师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。因为他用脚写字，作业要做在地板上，教室后边有空地，他正好在空地上写生字，做数学。那片空地写满了，就写到课桌间的走道上。同学们抬脚落脚，都不愿意踩坏他的字；值日扫地，也要问问岩坡，哪些要擦，哪些保留。因为他们谁都知道，岩坡的作业做得不容易呀！

放学了，同学们又蹦又跳地要回家。他们可以把作业本带回去，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什么地方都能做。岩坡搬不动自己的“作业本”，他只好留在教室里做；做好以后，还要老师当面批改。看着老师拿红粉笔一个一个打“红勾”，他心里好像在溶化着糖。——老师批改完了，全对，他得了个100分。那红鲜鲜的分数，映得他脸庞亮堂堂，心里亮堂堂。他直觉得那个100分好像是面小旗，旗杆举起，旗面展开，迎着春风哗啦啦飘；又觉得那个100分像是一列火车，那个“1”字便是火车头，后边带着火车皮，铆足劲地往前开。他下决心要把功课学好，经常打红旗，经常坐火车。后来，他用脚拿来黑板擦，把地板上的字迹全擦掉——当然也把那面小旗，或者说把那列“火车”，还有“火车”下边那两条“道轨”也擦了，好请老师明天重给他打新分。

每当白老师弯着腰，一点一划批改他的作业时，他总是围在白老师身边，问这问那，细心倾听。白老师在批改他的作业时，不仅认真仔细，而且善于运用启发式；讲解中，还常常穿插些故事，激发引导着岩坡，如何战胜困难，如何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。我们的小岩坡在对比中辨析着每个字的音、形、义；在复核中验证着算题的对与错；在听故事中增长着知识，了解着世界，认识着真与伪，美与丑，好与坏，善与恶，崇高与卑贱，伟大与渺小。

白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，为岩坡打开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。他第一次知道了原苏联有个大英雄，名叫保尔，在国内战争中，曾多次负伤，健康受到严重损害，二十三岁完全瘫痪，二十四岁又双目失明。但他百折不挠，躺在病床上还继续战斗，终于写出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长篇小说，传遍全世界。我们中国，也有一个大英雄，名叫吴运铎，革命战争年代，研制成枪榴弹。他曾多次受伤，无法再坚持原来的工作，只好把手中的武器换成笔，创作出著名的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他们的书激励过千千万万个战斗者……女英雄里更有美国的海伦·凯勒。她不到两岁，害了一场病，从那以后，再也听不见声音，看不见东西，连嘴巴也不能发声了。她虽然遭到“五官三残”的严酷打击，但并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勇气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她终于学会了读书，学会了说话，上了大学，后来还成了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，被全世界誉为“精神楷模”……

岩坡听着一个个的英雄故事，曾激动得一次次涌起泪花。相比之下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倒是这样的健康，这样的强壮，这样的无比幸福：睁开眼睛，他可以看彩虹，看花朵，看蓝天白云、高山大河；闭上眼睛，他可以听鸟叫，听蝉鸣，听广播，听唱歌。他更可以攀山、越岭、跳坎、爬坡。他的嘴巴可以讲说流利的话，他的喉咙可以唱出动听的歌。如果是哑巴，不能讲话，

连爸爸妈妈都不能亲口叫一声，那该多么痛苦啊！……岩坡被一个个英雄故事吸引着，鼓舞着，他们对他们是多么的同情、敬佩和崇拜呀！他不仅想见见他们，认认他们，甚至简直想亲亲他们！

“海伦科现在在哪儿？能叫她来咱们中国看看吗？”岩坡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

“傻孩子！”白老师说，“我没上小学以前，她就去世了。她活了八十八岁，向命运拼搏了整整一生。——记住，她不叫海伦科，她叫海伦·凯勒。”

岩坡只愣了一下，就听懂了白老师的意思。他心里复述着白老师的话，重新问道：

“她还是小姑娘时候，就残废了？她过了一辈子残疾生活，一直活成个老奶奶？”

“是的，她刚出生十九个月，就患了一场猩红热病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变成了一个残疾人！”

“保尔呢？他还活着吧？”

“他去世更早。”

“吴运铎呢？”

“吴爷爷倒还健在。不过他却一直躺在病床上，没法接见你这个小客人。”

后来，他们还谈起了当代女英雄——下肢全瘫了的张海迪大姐的感人事迹……

不论在世的也好，去世的也好，从此，岩坡便觉得，有很多很多的英雄，一直跟自己生活在一起，拼搏在一起，时刻跟在自己的身边，处处引导着自己，激励着自己。同时他还知道了另一个现实：世界上原来有着成千上万的残疾人，绝不是只有他小岩坡一个。有些残疾人，比自己还要伤残得厉害。但他们都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着，向压在身上的困难拼搏着，以超人的毅力，做出超人的奇迹。他们那才叫真行，真能干，他们那才叫真正的英雄！

“岩坡！”每当讲完一个故事，或者批改完一段作业，白老师总爱提出些问题，启发岩坡开动脑筋，“你知道他们是怎样成为英雄的吗？”

岩坡转动着又黑又圆的眼珠仔细地想了一阵，才一字一句地答道：

“他们不论做什么事，都有一股很大很大的劲，干什么就一定要干成。”

“是呀。”白老师说，“他们的是有一股子冲劲、闯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有一种向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，不论碰到多大的困难，也改变不了他们那股韧劲！——不过，单有这些还不够，还需要懂得怎样做人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；再者呢？还得识字，长知识，有本领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他们自然也就写不出书，制造不出枪弹。所以，每个人——不管他是中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；不管他是城里人，还是乡下人；不管他是残疾人，还是正常人，都必须打从小起，就懂得怎样做人；从小起就要努力学知识，长本领，增长才干——有了知识他便有了力量。只有这样，他才有希望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”

接着，白老师进一步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，既有古代先贤，更有革命英雄。

白老师循循善诱的引导，使得岩坡晚上失眠了，很晚很晚不能入睡。后来他走进梦乡——眼前就像翻滚起千顷波涛，波涛上行驶过一艘艘巨轮。鱼儿在浪尖上跳跃，鸥群在天水之间高歌。海风吹着信号旗，在波峰浪谷间猎

猎飞翻。天空则无比的明净，连一片云彩的影子也看不见……

岩坡一觉醒来，东方大亮。凤凰台后的阳光，好像孔雀开屏，扇面形辐射出斑斓的霞光，映红整个天际。连雄鹰的翅膀，也被映得耀眼绚丽，光彩照人……

岩坡忽然觉得，生活是这样的美好！

岩坡的粉笔字进步很快，甚至有些同学用手写出来的字，还不如他。这件事，在同学中间引起很大反响。有些好奇心强的同学，脱了鞋，光了脚丫，也要用脚写字。他们把粉笔头放到地上，脚趾头却怎么也夹不起来。小小粉笔头滑溜得简直就像蝌蚪，从这一位的脚下跑开，又跑到那一位的脚下；那一位也没能夹住，又跑到另一位脚下。他们谁也没能写成一个字，但他们一只只的脚板却都染成白色；地板上一踩，印出一朵朵的“雪莲”。大家看了，禁不住笑起来。

岩坡不光写字进步快，又因为他肯用功，记性好，认字也快。不长时间，就认了很多字，学会了汉语拼音。他还努力学数学，开始背诵“九九表”。如果有谁故意出难题问他：“七三是多少？”他马上给你翻过来说：“三七二十一。”岩坡的回答不仅非常准确，而且口齿清晰，一字一句，像草叶上的露珠，流畅闪亮，透明光洁。这就叫大壮很是嫉妒：哼！有胳膊时候，他比我强；没了胳膊，他还很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这个谜，大壮终于解开了。一次，他到岩坡家里玩，碰上岩坡用火烧着吃核桃。——听大人们说，烧核桃仁是最好的补品，不仅能使人变聪明，还能让人讲话清晰，口齿伶俐。大壮想想，的确是这样。他忽然觉得，电视里的外国人，为啥讲起话来总是咕里咕噜，一个字也吐不清？肯定是他们不吃烧核桃仁，所以总也没进步！

“对！我应该吃点烧核桃仁！”大壮最后得出了结论。

那时候，“处暑”过后，“白露”将临，山里的坡场上，沟岔里、地头堰畔，所有的核桃树上，都青碧碧显出果实来。核桃也像桃子或杏子那样，硬核外面包着一层果肉，只是核桃的果肉不能吃。果实成熟前，“果肉”泛白变黄，最后崩裂开缝，吐出核桃。核桃虽然要到“白露”才成熟，不过，一过“处暑”，基本上就好吃了。

大壮想吃核桃，便决定上山去“摘”。午饭后，趁着大人们睡晌觉，他搭上几个小伙伴，跑进大塔沟口，拣一个较矮的核桃树，抢着向上爬。不料惊动了旁边树上的一窝喜鹊——喜鹊们捉了大半天虫子，正想回窝里歇一阵。

既然“午休”被他们搅了，喜鹊们便一齐飞着喳喳乱叫。山边放羊的大伯，因听见喜鹊惊巢，便远远喝问了一声：“谁？”

孩子们听见有人，扑里扑腾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，白老师也知道了。课堂上，她点名批评了大壮，因为她知道，去“摘”核桃的这一“群”，是他大壮挑的头。

但是，在这一“群”里，还有个岩坡，所以，白老师在结束批评时候便捎带上一句：“回头再找其他人！”

她的“回头再找”，其实也只是说说，并没有当真“回头”。因为白老师知道，在这件事中，岩坡不会“搞”什么。

岩坡可不是这样想的，他总觉得在这件事上自己没起好作用。既然老师“回头要找”，他就每天等老师“回头”。过了一天，又过了一天，一连过去好几天了，白老师却一直没有找他；他倒沉不住气了，只好主动去找白老师。

“白老师！核桃的事你……”岩坡低着头站在白老师面前，不知道该怎

样讲那一次不光彩的行动。

白老师正在打一个表格，因为国庆节快到了，又一批小朋友将要戴上红领巾。“核桃事件”她早放到脑后，这次的新队员名单里，写着岩坡。她把发展他入队的打算告诉岩坡，岩坡越是觉得心里羞惭。好在白老师并没有注意到岩坡脸颊上飞起红云，接着把话一转，很富鼓动地对他说：

“岩坡！你知道不知道，大壮现在正干什么？”

岩坡心里没底，不摸情况，他眯瞪眯瞪眼睛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
“想想看，他对你……”白老师提示了半句。

岩坡脑子转得快，马上说道：“只为这次核桃的事，他不跟我好了；背下还跟人说，老师偏心。又说，你们看着，我非要叫他这个司令有好瞧的！”

“你晓得他在干啥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呀！——人家说，你没了双手还逞强，学习上还想拔尖？人家非要超过你不行。你觉得自己能胜他吗？”

岩坡不服气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眼里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。只这一个字，包含了无穷的力量。

“好！”白老师已经懂得了这个倔强孩子的全部意思，情不自禁地夸赞了一句。事实上，近几天她也看出来，岩坡在学习上，正暗加劲。

“不过，我问你：你努力学习，就是为了不落在大壮的后头吗？”

“我想，”岩坡忽然害羞起来，一排小白牙，不住地咬着下嘴唇，“有好些残疾人，照样能做出许多事情，我为啥就不能？”

岩坡讲的话平平淡淡，但在有经验的白老师心里，却掂量出了它的分量。她知道她讲的一些故事，已深深地扎进了这个幼小的心灵。作为一个老师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？白老师抚摸着岩坡的小肩头，很动感情地说道：“岩坡！老师完全相信你。你将来不仅会成为一个人对人民有用的人，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”

打这以后，岩坡对自己要求更严了。他不仅自己不迟到，不早退，还带领着他的队伍，严格执行学校的纪律。特别在学习上，岩坡比班里任何一个同学都用功。要求背诵的课文，他没有一篇背不出；要求做的数学题，他没有一道做不出；他写的字也越来越工整，越来越好看了。后来，他又听说新年前夕要会考，全学区八所学校，将要统一试卷，统一评分，按分排队，分出名次，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。他不仅想着通过会考，了解一下自己在学习上到底处在全学区同年级学生中的什么位置？是上游中游，还是下游？更想通过会考，拿出自己的最好成绩，为学校争光，为老师争光，感谢老师们平素对自己的关怀与培养。

大壮的小心眼也不傻，只怕岩坡超过自己。他不仅学习上加了劲，还拉着林强，在背后编着歌子挖苦岩坡：

大司令，真好笑，

学习忘了去撒尿，

一尿尿了一裤裆！

岩坡听了这歌，气得差点哭起来。

原来岩坡上学以后，解手总是跑回家。新猷嫌他来回跑着费事，就帮他解裤扣。解了一段时间，岩坡过意不去，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他就让妈妈把钮扣换缀成拉链，凭着半段残臂，慢慢也能自己解手了，只是还不熟练，

有时甚至很费劲。一次，岩坡课间小便，拉链偏偏出了点毛病，怎么也解不开；而新献恰巧得了感冒，在家吃药发汗，没来上学。岩坡跑出厕所，急急忙忙去找二包，迎面碰上了开芳。开芳见他脸皮发黄，皱着眉头，不知道他有啥急事，就在他身后追着，一个劲地问他，是不是需要人帮忙。岩坡越发着急地说：“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，我找二包！”又有两三个热心的女同学跑过来，问这问那，都要帮忙。岩坡想挣也挣不开了，弯着腰一个劲地跺脚。大壮、林强躲在一边，暗里捂着嘴偷笑。女同学们到底给笑明白了，这才用手捂着脸哄笑着跑开。等到别的男同学帮着岩坡解手时，裤裆早湿了一大片。

大壮虽然编着歌挖苦岩坡，岩坡并没有被羞倒，反而学习更用功了。他想在会考中考个好成绩，也让大壮瞧瞧！

会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，岩坡把自己的决心告诉爷爷，告诉妈妈。连街房邻居的婶子大娘们也说：“呀！瞧岩坡吧，一登考场，准能夺个头名状元！”岩坡信心十足，整天蹦蹦跳跳地乐着，打算会考以后，再给舅舅写个信，讲讲自己在校学习情况。舅舅得知自己是个好学生，一定会高兴得在大军舰上翻跟头！

经过一段既紧张又愉快的学习，会考的日子终于来到了，岩坡就像过年似的盼到了这一天。白老师在堂上说过，会考并不全部参加，只在班上挑选二十名优秀生赴考；而岩坡的学习成绩，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，挑选上他，显然是绝对有把握的。

可是，当参加学区会考的名单一公布，岩坡傻了眼，在二十个学生的名字里，压根没有他江岩坡！

岩坡简直气坏了，忽又一想，也许白老师一时疏忽，把他的名字忘掉了。下课后，他跑到白老师屋里，劈头就问：

“怎么没宣布我白老师，是不是你忘了？”

“岩坡！”白老师还没来得及洗掉手上的粉笔末，她以一种爱莫能助的心情对岩坡说，“我正要找你说这事：学区会考要求很严，不仅题目统一出，试卷统一判，卷子也要统一带到县里去评阅。你的学习成绩那是没说的，这情况我明白，我又何尝不愿意选你赴考呢？可是你把字写在地板上，这卷子怎么收？怎么装袋封口？怎么往上送呀？”

白老师把毛巾搭回绳上时，一双同情的眼睛望着岩坡，透射出温柔而抱歉的光芒。

这就是说，岩坡不能参加会考，岩坡压根儿就不具备会考的资格！——我们的岩坡受到的刺激太多了，受到的打击太沉了。只为会考，岩坡的心灵上，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但是，岩坡的心灵虽然幼小，却不再娇嫩，不再幼弱，他绝不像其他孩子那样，娇弱得不堪一击。他这颗心经受过一次又一次的锤炼，在新的打击面前，没有再觉得委屈难耐。他没有灰心，没有掉泪，更没有被吓得软下去。岩坡执拗地站在那里，挺直身板，挺着胸脯，一丝不动地支撑着，那气概，就像一尊石雕……

会考过去很长时间了，同学们照常上课，照常学习，照常上体育、做游戏、唱歌、跳舞，可学校里再也见不到岩坡的影子！

教室后边的地板上，再也见不到岩坡用脚写的粉笔字。

打扫卫生，再也见不到用半截残臂夹着笤帚扫地的孩子。

同学们排队，再也见不到那个袖筒空空、胸脯硬硬的小学生。

大壮这回可来了劲：“哼！他想在我面前逞强，怎么样？参加会考的资格也没有！”

同学们没一个给他帮腔的。同学们都很想念岩坡。

岩坡却一直不到学校来了。

开芳跑去看岩坡，二包跑去看岩坡，就连林强也去看岩坡。岩坡的妈妈每次都是那句话：“岩坡去姥姥家，还没回来。”

大壮觉得奇怪：正上着学，岩坡怎么能一直住在老虎岭？敢是他气坏了，再也不上学？

他也想去看望岩坡，但他不好意思去。他想搭上新献做伴。新献倔巴巴地说：“你想去你去，我才不去呢！”

咦！岩坡不来上学，连最要好的朋友新献都这样对他不满意了？这可成了一个谜。

白老师就去搞家访。她向岩坡妈妈讲了同学们都在想念岩坡的话，讲了岩坡平常表现如何好的话，讲了时间宝贵、学习耽搁不得的后。末了，她叮嘱岩坡妈妈，快叫岩坡从姥姥家回来，快回学校上课来吧！

妈妈把白老师送出大门，送到街上，望着白老师走了，她才返身回到小院，重新插上门闩，朝后院小声说：“去了，出来吧！”

岩坡像只抓耗子的猫，抬脚没有响声，走路踩着阴影，笑盈盈地从后院二门上探出头来，吐一下舌头说：

“怎么？叫俺快些回学校上课？”

“十几天了，老师和同学们都惦着你呢。”

“明儿我就把作业本交上去，叫老师和同学们瞧瞧，看俺耽搁了功课没有！”

“你全做了？”

“金字掉了两个点儿，不信管你去瞧。”岩坡高兴地说，“妈！这可要感谢新献呀，多亏了他……”

也许有人要问，岩坡没有手，怎么握笔？难道是用脚学会做作业了？

岩坡作业不是用脚完成的。因为如果用脚写字，一来握不紧笔，二来眼睛离脚太远，字写得稍小点就看不真切，更不易写好。

那么，他是怎样写字的呢？

自从取消岩坡会考资格后，他躲在自家小院，哭了半晌。哭过以后，岩坡望着天空出神儿。天上老鹰飞过去，老鹰有双翅，任意飞翔觅食；房檐下落着麻雀，麻雀任意飞上飞下，任意用嘴衔羽毛，衔棉絮。岩坡忽然想到，鸟们虽然没有手，可它们靠嘴巴就能啄食、筑窝。我没了手，嘴巴不是满好吗？我的嘴里比鸟们还多着两排牙齿呢！我不能用嘴写字吗？

一想到这里，岩坡不哭了，犟劲猛地涌上来。他跑进厨房，衔了一根筷子试了一下。对！我应该练习着用嘴写字。老师说，法国的大音乐家贝多芬，

后半生耳朵聋了，他就用牙齿咬住弦索“听”音乐，写名曲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咬住笔杆写字呢？

只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岩坡忽然高兴起来，故意把两排小白牙格格地碰着，用碰牙代替着拍手。

一场新的拼搏开始了！

最初，岩坡练咬筷子，通过咬筷子，练牙劲，练口形，练舌头。因为他既需要用嘴巴灵巧地指挥“笔杆”，又要掌握用力适度。用力过大，不仅容易疲劳，还会咬坏笔杆；用力太小，笔杆容易滚动，也写不成字；此外，还不能让“哈啦子”“啪嗒”一声掉下来把纸打湿。这显然又是一件很苦的事，一般的孩子坚持不下来，但岩坡坚持住了。练了几天，有了些把握，他就叫爷爷削好一支铅笔，写起字来。

用嘴写字真难呀，触纸太轻时，纸上划不出痕迹；触纸稍重一些，纸面又被戳破。后来改用圆珠笔，好家伙，圆珠笔走得太快，简直好像在滑冰，哧溜一声，就滑出好远；有时候搞不好，一戳一个“黑灯笼”。哼！你跟咱耍什么花招？咱用不起你还不用呢！岩坡吐掉圆珠笔，换上半截铅笔。还是铅笔听话，好使唤。但刚写了一会儿，眼底下就变得模糊一片——原来离纸又太近了。

难道长短不行吗？岩坡才不服这个劲呢。鸟还能用嘴盖“房子”，我用嘴连个字也写不成？写不成就再练嘛！从大清早一直练到晚上，还是写不成字，岩坡急得要哭了。

爷爷下地回来了，他把岩坡搂在怀里，拿胡梢扫着岩坡的脸蛋说：“呀！看样子，这天是变阴了，月亮湾里汪着水，要下雨了？要下雨，就先浇浇爷爷这胡茬子吧，让它长得长长的，好辫个小辫儿！”

岩坡才不“下雨”呢，岩坡一咬牙，“月亮湾”里的水就没有了。

爷爷看过岩坡在纸上画出的那些道道，什么都明白了。爷爷就讲骑车子的事。自行车只有两个轮，一前一后滚着，本来是要跌倒的，但只要你学会骑，它就能驮你；不会骑车子的人可糟了，一跌一个大马趴。“骑车子的本领，还不是练出来的吗？”爷爷说，“用嘴写字也是这个理儿。‘铁杵磨成针，功到自然成’，功夫到了，自然就写成了嘛！”

岩坡的小心窝里，原先好像蒙了一层纸，经爷爷这么一“捅”，立刻照进阳光，闪进亮儿去。特别是听见“一跌一个大马趴”，他竟嘿嘿地笑了。岩坡从爷爷的怀里争出来说：“是了是了，我这就接着练。爷爷你看，你看着嘛！”

爷爷摸着胡茬，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岩坡的劲头就上来了，越练信心越足了。

从这以后，岩坡一门心事用在拿嘴写字上。笔杆咬久了牙床会酸，腮巴骨会累；凝神看久了，眼也昏，头也晕，连胸口里也觉得一阵阵堵得慌。还有那“哈啦子”，开头练时候，好像捅了山泉窟窿，老是往外淌；后来又像堵了堤坝，腮帮子也干，舌头根也燥，笔杆咬进嘴里，好像咬的是条烧红的铁棍儿，几天后，口舌红肿，牙根滴血，一口一口吐红丝！爷爷给岩坡弄来浓盐水，让他漱口；又买来高橙饮料，叫他解渴。岩坡铁了心肠地练下去，越练越顽强了。

正练着，有人敲门，接着是一声老猫叫，“咪噢！”——新献帮岩坡补课来了。新献见岩坡嘴角有血迹，心疼得直想落泪，“我，不叫你练了！”

新献搂住岩坡说。

岩坡反倒笑了。岩坡说：“我爷爷讲了，冷练三九，热练三伏。闯过了这一关，前边就是阳关道！——瞧！我才阴罢天，你又来了，你也想月亮湾里汪水呀？”新献也被逗乐了。

新献放开岩坡，拿手背擦擦眼窝说：“好！你接着练；我也试试！”新献把钢笔才咬进嘴里，心里一乐，“啪嗒”一声，笔杆早掉到纸上。

岩坡一乐，笔杆也滑落到纸上。

两支钢笔滚到一起，笔尖抵住笔尖，好像笔尖也想说几句知心话！

两个小伙伴接着便是一阵大笑。

等到新献帮岩坡补完当天的功课，太阳快落山了，余辉从东天上反照回来，窗玻璃上映出一片红光。新献忽然问岩坡：“你现在开始刷牙了吗？”

岩坡把嘴巴张开，露出两排小白牙说：“你瞧！”

那是两排白玉般的牙齿，珐琅质映着斜阳，齐齐整整，白白亮亮；红盈盈的牙龈，被清水漱得清清爽爽，一点污垢也没有。

“你爷爷、妈妈帮你刷的？”新献问。

“才不是呢！”岩坡下巴指指那边墙极上拴的一把绿莹莹的塑料牙刷，“我自己会刷牙了。”

就这样，在悄悄之中，岩坡进行着一场超乎寻常的努力，跟厄运展开又一场新的较量。他咬碎的笔杆一支支，一捆捆，一堆一堆。他的牙齿，以前咬铁丝能咬出一个印，现在却渐渐磨出个“砚台凹”；嫩嫩的舌头，似乎也要磨起茧来了！

岩坡的这场拼搏，犹如初春时节埋在雪下的小草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，生着新根，吐着嫩绿，长着新芽，一旦从冰雪下钻出尖尖，一个花红柳绿的季节，就会一下子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岩坡用嘴写的字，竖是竖，横是横，灵秀清爽，别有韵味。白老师选了两张，贴在教室后边的墙上，同学们看了，齐声称赞。高年级同学，也有的来“参观”，岩坡在同学们中的威信反倒更高了。白老师因势利导，又把些具体的工作安排给岩坡做。出操，叫他喊队；念书，叫他领读；唱歌，叫他挑头。岩坡索性挥动起半截残臂，很有节奏地打着拍子。歌声像山涧流水，节奏铿锵，清脆嘹亮，同学们把一腔激情全唱出来了。

不久，白老师带岩坡进了一趟县城，从城里回来，岩坡的心灵上，又掀起一场风波。

白老师是到县教育局办事情。同学们有的要买文具，有的要买作业本，还有的要买课外读物什么的，他们总觉得城里的东西要比乡下的好，纷纷让白老师捎买。白老师把这些全记在本子上，并带上岩坡，叫他进城开开眼界。岩坡当然乐意了。在塔峪村孩子们的心里，县城是个很令人神往的地方，谁不愿意去看看那里的高楼大厦，百货商场，影院剧院，火车汽车？更不要说路上还可以饱览一下沿途风光。

白老师一早领着岩坡进了城。局里办事，她把岩坡介绍给局里同志；商店买东西，他又把岩坡介绍给售货员。特别是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她领着岩坡走进一家饭庄，桌边一坐，掏出钱来叫岩坡去点饭点菜，一切让岩坡与礼仪小姐联系。开票的女招待因见岩坡两袖空空，不免又惊又奇，就问他：“光你一个人进城来了吗？”白老师在那边就回答说：“还有我一个！”

女招待笑着走过来说：“还是由您点一下饭菜吧，怎么能让一个孩子跑来跑去呢？”话里含的另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。

岩坡一听，心里就生出很多的不高兴：一个孩子又怎么啦？你要的不是钱吗？少给了你一分吗？哼！你是觉得我没有胳膊没有手，小瞧人呢！——岩坡想着，立在桌子边发犟。

白效霞老师却笑了。白老师想，这位女招待一定没有读过师范，不懂得儿童心理学，更没有研究过残疾人心理学，这也难怪她。白老师对女招待说：“好小妹，你不懂我们的意思：正因为孩子手臂不全了，我们才特意叫他到县城来走走，闯闯，让他从小受受锻炼！”

饭菜不久端上来了，蒸米杂烩菜，外带豆腐粉丝汤。白老师特意要来一把长柄勺，绑在岩坡残臂上，让他自己吃饭。由于刚才女招待跟小岩坡之间发生过一个小插曲，岩坡早已引起就餐人们的注意；现在岩坡又凭着半段残臂进餐，就引来更多的好奇眼光。开头，岩坡并不觉得怎样；后来发现身边有人观看，他便很觉不快。白老师索性站起来，把岩坡的遭遇告诉大家。又说，岩坡同学人残志不残，在学校里学习很好，表现不错，大家还推选他当了班长呢！

“这孩子没了手，还能念书？他咋写字做题呀？”有人问。

“能呀！”白老师不无自豪地说道，“他用脚，用嘴都能写字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能不能写几个让我们看看？”

说着话，还真有人拿来了纸和笔。

岩坡没主意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写。他只觉得，一双双的眼睛，就像一

把把手电筒，直射在他的脸上、身上，光秃秃的肩膀头上。他没有遇过这样的场合，没经受过这种锻炼。原先，他只是生活在塔峪村的小山庄上，遇到的是些街坊邻居，婶子大娘，再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，亲戚朋友。他们看他时，往往对他是一种激励，一种鼓舞，相信他能够战胜困难，自强不息；而眼前的这些人，到底要看他什么呢？

“岩坡！写给大家看看嘛！”白效霞老师不失时机地鼓励着他，“他们并不是在看你的笑话，他们是在看你有没有这个本领！”

“对！”又是一阵激励声，“人还能用嘴写字？这不神了吗？”

岩坡站起来了，这只失掉了双翅的小山鹰，最怕别人不信服他，瞧不起他。难道我没了手，连书也不能念，字也不能写了吗？难道我们白老师说的话还有假？还会骗你们吗？写就写。——岩坡想着，一低头，桌面上的那支笔就衔到他嘴里；半段小残臂轻轻一扫，那片洁白的纸张就扫到了笔下。

写什么呢？岩坡的胸中滚动起一股郁积之气。这股气，一瞬间凝成一句话，顷刻写好在纸上：“你们该相信了吧！”

围观的人们，好像在看天外来客，又像在看传说中的“雪人”，一个个睁大了惊讶的眼睛。也有的在暗中想，莫非这孩子有特异功能？但不久他们就从惊讶中醒悟过来。他们开始懂得，是孩子的不幸遭遇，才逼得他走上这条道路。因此，他们便觉得这孩子既可亲可爱，更值得可怜同情。

这孩子家里还做些什么人呢？他的生活有没有着落？日后他该怎样劳动、怎样生活呢？——想着想着，就有人向岩坡的脸前丢下一张人民币。有了这第一张，就有了第二张、第三张……一张张面额不等的钱钞，飘悠悠落向岩坡的面前。他们是一片实意，一片真情，既是对小岩坡刚才的表演给予的一种报酬与奖赏，更是对这个小小年纪惨遭不幸的孩子给予的一分深切的同情与爱怜。

但是，好心并没有收到好结果，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我们的小岩坡，更谈不上对岩坡的熟悉与了解；或者说，也许是岩坡把大家的全部好意彻底曲解了，他一时竟显得尴尬不堪，甚至简直无法收场，无地自容。岩坡认为，他们好像在看马戏团，看耍把戏，或者说，简直是在看耍猴，一场耍完，便赢来满场的丢钱钞。——丢钱钞的本身，是一种报酬，一种赏赐，是对弱小者的一种同情与扶持。但是，反过来说，这其实就是对残疾人生命力的一种怀疑，一种轻视，一种本质上的不信任！

岩坡越想越羞愧，越想越激愤，脸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鬓角处的汗水便滴滴嗒嗒流下来。放在一边的饭菜没有吃完，他便扭头一挤，从人群中钻出去，向大街上跑走了。

自以为对岩坡的心理比较了解的白效霞老师，这一回也被岩坡的举动搞糊涂了。她在饭庄里高声向岩坡叫着说：

“岩坡！岩坡！等一等！你不是还要到建筑公司看你爸爸吗？我领你去！”

江岩坡没有回头，因为，他怕人看见他那夺眶而出的两行泪水……

岩坡从县城回来，曾经对白老师记过几天仇：考试露脸的事，白老师不让他参加，硬把他留在家里；进城办事，偏把他带上，故意让人看他的残臂。岩坡能不为此生气吗？

岩坡对白老师的作法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。

白老师不让他参加会考完全是对的。事实上，他确实没法参加考试。

白老师把他带进县城，更是培养他健康心理的一种有效举措：只有从小闯开去，以后才不至于有严重的自卑感和严重的心理障碍，才能适应外界环境，自强自立。

岩坡由于不理解白老师的良苦用心，因此便对她产生了不满情绪。往常放学，他总要说声“白老师再见”，才走出校门；自打从县城回来，他从白老师面前走过，也故意把脸扭到一边。

那次放了学，岩坡走在街上，老槐树头的有线广播照例开始播音了。忽然，喇叭里冒出：“江岩坡”三个字。岩坡心里呼地一动：喇叭里讲的是我吗？我有什么好讲的。岩坡停住脚，马上听下去。

这篇稿子果然是讲岩坡的，讲他如何惨遭不幸，身闯大祸；如何战胜困难，自强不息；如何刻苦用功，努力学习……岩坡听着听着脸烧起来，心跳起来，躲在墙角，只怕被人看见；两只耳朵却直愣愣地竖着，细心地继续听下去。

这篇《失去双桨的小船》，在县广播站一播出，江岩坡的名字很快传遍县城乡村，山里山外，从此，许多人人都知道塔峪村出了个神奇的孩子。塔峪村里的男女老少，更是见面就谈，议论纷纷，都说岩坡这孩子可是真正的了不得了！

岩坡心里可就十分奇怪：喇叭筒里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呢？

这篇稿子原来是白效霞老师写的，当岩坡了解到这个真情后，他对白老师的记恨，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——亲爱的白老师，你不应该这样夸奖我，照这个夸奖法，我不成一朵花了么？

事实上，江岩坡不仅可以是一朵花，他简直可以说是生长在大山深处的一朵奇花，一朵异葩！不久，团县委、教育局，先后派人进一步了解江岩坡的事迹，岩坡只好把脚写字、嘴写字的锻炼过程叙述一遍。材料打印出来了，很快发至全县各学校。材料上介绍了江岩坡向命运抗争的生动事迹，号召广大青少年、全县学生，努力学习他的顽强拼搏、誓不屈服的可贵精神。江岩坡受到鼓舞，学习更上劲了，值日更加努力，老师安排给他的多样工作更加尽心尽责。同学们对他们这个“小司令”也更敬服了。开春以后，少先队改选，岩坡的袖筒上，还一下子戴上个“等号”。

大壮这回可急了眼：好家伙，他岩坡才是个副班长，倒比我这正的还强。用嘴写字有啥了不起？我要是没了手，照样也能，说不定比他写的还好些呢！同学们啊同学们，你们怎么尽围着他转？哼！

“岩坡！”一天午后，课上完了，阳光暖融融地照在玻璃窗上。白老师刚走出教室，大壮一个箭步跑上讲台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向岩坡提出了新的挑战：“你那么行，敢跟咱比赛扫地吗？”

岩坡愣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大壮的意思。“扫地就扫地。”岩坡说，他一点也不示弱，“每次值周，我不是都参加了吗？”

“先给你比赛洒水。”大壮说，“你敢吗？”

“为啥不敢！”岩坡就是这样的性子，再难的事，他也不愿意落软蛋。

大壮很快打来一小桶水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他把水提进教室说：“你，也能提水吗？”

岩坡自然无法提。可大壮在众人面前这样奚落他，他受不了，稍稍一愣，就埋头跑出了教室。

大壮以为他临阵脱逃了，谁料他不一会儿工夫，也打来一小桶水——他是用嘴、用牙咬着桶的横梁，叼进教室里来的。他把那桶水往地上一放说：“再比啥？”

打水没能比赢岩坡，双方只落个“平”，大壮便把希望放在洒水上。洒水一开始，他就把右手伸进桶里，泼泼洒洒撩得水花乱溅。一边又扭脸看看岩坡，心里说：哼！我瞧你怎么个洒法？

岩坡开始的确用残臂撩了几下水，因为没有手掌，桶里的水很难被撩出来，就像棒槌撩水，远不如葫芦瓢好使唤。眼瞅着自己要落后了，他一头扎进桶里，用嘴吮了水，往地上噗噗乱喷。一口水喷出去，教室里便升起一朵蒙蒙的白雾；西斜的阳光，从窗外照进教室，桌凳的上空，就鲜亮亮挂起一条彩虹。岩坡一口接一口地喷洒着，彩虹一条一条挂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教室里变成一个彩色世界！同学们追着看彩虹，又拍手又叫好，那个热闹劲，快把教室抬起来了。

比赛结束，大壮洒的水多，但太不匀；岩坡洒的水少，但就像春天里落过一场杏花雨，潮乎乎，润乎乎，不但扫地绝不会荡起灰尘，还沾不起一点泥巴。

洒水比赛，难定输赢，大家裁判的仍是一个字：平！

大壮没有战胜岩坡，自是不服，他又想了一下说：“咱们，比赛爬树，看谁爬得快，上得高！”

要在丧失胳膊以前，岩坡最不怕爬树了。两臂一抱树干，把鞋一甩，猴爬杆似的，眨眼就能高过房脊。可现在……

“不赛这个。”岩坡说，“咱比赛唱歌，看谁唱得好听！”

论唱歌，大壮远不如岩坡，就是全班的男生女生，也没有几个能抵得上岩坡的。这不光是因为他有一副金嗓子，发出来的音质优美动听，更因为他音感强，唱出来的音调正确，吐出来的字清晰宏亮——其实，别说是唱歌，就连平常讲话，朗读课文，岩坡都是膛音震震，柔和圆润。

“不赛唱歌，只赛爬树！”大壮一定要扬己之长，避己不足。

“不行！”这一回，连大壮好友林强，也不支持大壮了，“扫地洒水是你提的；这一回，也该人家提一个了。”同学们一齐喊道：“对！应该比赛唱歌。你也让岩坡提一个嘛！”

大壮硬是被大家给“将”住了，没法，只好勉强应战，但他却硬让岩坡先唱。

“好吧！”岩坡一仰脸，悠悠地唱起来了：

清凌凌的漳河水，
巍巍太行山，
我家就住在山里边，
春天桃花门前开，

秋后柿子挂满山。
谁不说俺家乡美呀美孜儿美，
枝叶里吹来的香风也叫俺心窝里甜！
清凌凌的漳河水，
巍巍太行山，
我家就住在漳河边。
春天菜花门前开，
秋后谷穗金灿灿。
谁不说俺家乡美呀美孜儿美。
庄稼地里醉人的金风送来个丰收年！

这支歌是白效霞老师仿着一个现成的曲谱填写的，岩坡唱得字清韵圆，特别有味。同学们听了，直觉得每根汗毛眼里都痛快舒坦。还没唱完，大家就使劲地鼓起掌来。

接下去，该大壮唱了。大壮想反悔，憋红了脸地嚷嚷着：“不唱不唱。”林强说：“好，你不唱算输，记个大鸭蛋——零分！”

大壮寻思，记个零分也太窝囊，好像自己连一句也不会唱似的。他一说：“好！我唱。”接着就使劲咳着打扫嗓子，又忙着擤鼻子。同学们都笑他说：“唱歌又不用鼻子唱，你擤鼻子干啥？”

大壮说：“要不我不唱了！鼻子是我的，又不是你的。我擤鼻子碍你们啥事了！”林强摇摇手说：“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叫大壮快唱吧！”

清凌凌的漳河水，
巍巍太行山……

大壮才唱了两句，瞧同学们那个笑吧。“哈哈”、“嘻嘻”、“呵呵”、“咕咕”，简直笑得分不清个儿了。原来大壮把第一句的“漳河水”唱成了“涨河水”，而且水字拉得老长，像拖着一条毛茸茸的尾巴；第二句更糟，他竟唱成了“喂喂太行山”，好像太行山的肚子是瘪的，饿极了，需要他大壮喂点面包、饼干或瓜籽儿什么的。这还不算，山字应该拖着音调往下延伸，他却一下子挑起来，好像是称东西掉了秤砣，那秤杆差点挑了人鼻子尖儿；接着，那声音啪地落下来，又像秤砣落地砸到人脚上。这怎能不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呢。

大壮当下收住唱，气鼓鼓地说：

“我不唱了，我不唱了！随你们偏向岩坡吧！”

“那怎么是偏向岩坡？”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嚷着，“人家本来就唱得好嘛！”

得！唱歌比赛，岩坡领先！

“不行！”大壮急得几乎要恼了，“还没比赛爬树呢！”

林强说：“老弟！人家明明不能爬树，你偏要跟人家比爬树，真叫臭！”

“不行！就要比爬材！”大壮好像抓住一块遮羞布，“要不，那他算输！”

偏巧岩坡更是个不服劲：“比就比！”岩坡吼了一嗓子，“到我家后园比赛爬桃树！”

“爬什么树都行！”大壮好像看见了胜利的希望。

岩坡前头领路，大壮跟着，同学们紧追在后面。
大街上一时扑通通地响着，好像跑过一群撒花蹄的小牛犊。

什么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。

岩坡在没受到大壮强逼以前，自己就练过爬树。他是被失去双臂的现实逼的。

当他一个人以“走姥姥家”作掩护，躲在后院，苦苦练习用嘴写字的时候，为了调节活动，也为了追忆“当年”的风姿，他忽生奇想：失掉双臂还能上树吗？

爷爷到后院来看他，他求爷爷往桃树的树干上拴了一个绳套，绳套拴得很松，每当休息时候，他就把小身板钻进绳套里，好像斜挎书包那样，斜肩挎起绳套，两腿夹住树干，凭着小身板的一挺一胀，往树上攀登。有好几次，他几乎从树干上掉下来，肚皮、腿皮全被磨出血痕。可他不怕，越难越要练。练罢爬树，继续练习嘴写字。岩坡简直是个怪孩子，怪得叫人不可思议。本来，练牙咬笔就够苦了，但他偏要给自己添个爬树的艰辛。——当然，如果你真正了解岩坡，你就不会觉得他这个举动太奇怪。在岩坡的天赋里，他似乎比常人多了一种特殊的東西，一种绝不妥协、绝不屈服的犟劲，一种与命运之神较量到底的超乎寻常的韧劲！——如果不是这么个倔强不屈、桀骜不驯的性子，或许他就不会在水泵房里惨遭那场横祸。

当岩坡领着大壮和同学们来到他家后院时，他反而以挑战者的态度问大壮：“你说，谁先爬？”

大壮嘲弄地笑一笑说：“你先爬！”

岩坡立刻显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激愤，鼻孔使劲地张着，眼睛大大地瞪着，小牙狠狠地咬着，几步就走到桃树根前。他弯下腰，用残臂很轻巧地挑起了松落在树干根部的绳套，脑袋一钻，就斜套在身上。他果然凭着双腿的绞夹，身躯的鼓胀，开始了人们从未见过的无臂人爬树的奇怪行为。这是一次极其艰辛的攀登，每鼓胀攀登一次，只能升高一点点。他逐渐离开了地面，向着窗台的高度接近。而每升高哪怕几厘米，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、体力和百折不挠的毅力，还要忍受住树干对肚皮、腿皮的钻心般的刺痛。树干上不仅很快沾了潮呼呼、咸津津的汗水，有些地方，还濡染上他的血迹，蹭上他的皮肉！他毫不畏惧，毫不怯懦，奋力攀爬，勇往直前。他一定要攀出他的不屈与倔强，攀出他的志气和骨气，攀出他的品格和人格！围观的同学们开头只是瞧稀罕，不久他们就被惊呆了。特别是开芳，因见岩坡腿上磨出了血，当下就哭了说：“我不要你爬！我不要你爬！”新猷更加心疼，眉头紧皱，眼睛睁圆，连气都出不匀了。他很快跳过去，猛地抱住岩坡，硬是把他拉下来了。

应该说，接下去，即使大壮爬得再高，也是毫无意义了。但大壮偏不识趣，大模大样地走过去，还真要准备爬一回。他倒剪着手，好像木匠在伐树前常有的那种神态似的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桃树的高度。这时候，林强却趁其不备，箭一般地从背后跳过去，一下子将他的两臂和腰死死地搂住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向二包喝道：“快来，先把他捆上！”

原来大壮对岩坡的刁难，早激怒了同学们。连平常不大爱说话的林强，这回也做出一件不同寻常的举动。

二包暗中预备下一条蛇皮绳，帮着林强去捆大壮。大壮一边挣扎一边叫道：“你们要干啥！你们要干啥！看我不去告老师！”又有三四个同学跳过

去，索性帮着把他捆了个结实，然后说：“好！你告去吧！”

直到这个份上，林强才说：“你大壮也太欺负人了！岩坡没了手，吃了多少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还故意要他爬树！现在，我们也叫你尝尝，没了双手是个什么滋味！”原来嘴笨的人着了急，讲出来的话才更有分量。

大壮急得直骂娘：“你林强放开老子！你再也不放开老子，老子就去告你小子！”

“哟！还没个铅笔头高，倒当上老子了。”林强也不饶不让地说，“由着你告去！”

“二包来把我解开！”大壮又命令二包。

“看他敢！”林强阻止道。

岩坡反而替他讲情说：“不要捆他了，解开算了。”

“不行！三天以后再说！”林强说。

“呜呜！看我不去告老师！”“老子”哭起来，当真要去告老师了。

他本想用手分开围着他的同学冲出去，因他两只手被捆在腰间，等于“没了”手，当然不能再做分开人群的这个动作。“散开！”他猛吼一嗓子，气得简直要吃人咬人。

同学们偏是没有马上散开，甚至连开芳都呛他一句说：“叫你再拿拳头打人！”

大壮朝地上呸一口唾沫说：“再不闪开，我就呸你们一身狗屎！”

同学们哄地一声笑得更凶了：“看他嘴里怎么往外呸狗屎！”

返到前院，岩坡的妈妈看见了，忙放下正纳着的秫秸锅盖儿，过来要给他解绳，同学们硬拦住不让。连黑友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事，汪汪直叫。到了街上，大壮迈开步子想走快点，石子儿一弹，差点弹他个马趴。“没了”双臂，摔倒可不是耍的呀，他吓得出了一头大汗，眼泪又一次地往下淌，顺着鼻翼两侧流下去，有的就倒勾进鼻孔、嘴角，又酸又辣。他正想去擦泪，再一次想到自己“没了”手，越发气得不行。

拐过十字街心，谁家的房上一阵很响的声音，把他吓了一跳：万一有什么掉下来，还不砸了脑袋？要用手护头，却又不能，因此对林强就越记恨：“你林强算什么哥儿们？狗屁哥儿们！猫屁哥儿们！”因见脚边丢着半块瓦砾，一脚把它踢得好远好远。偏巧惊动了水道眼儿里跑出来的一只猫，那老猫前肢一低，后肢一耸。做出一种蹿扑蹦跳的进攻姿势，似要冲到大壮身上。其实它只是一种受惊后的自卫，一种防范；大壮却误解了它的意思。万一老猫抓着衣服跑上他脖子，还不抓了脸颊抓眼睛！大壮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“没了”双手，直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接着便又是跺脚，又是吆喝，才把老猫赶开。跟在后边的同学们，目睹了这生动的一幕，不由得齐声叫好说：“啊！咱们的大勇士被一只老猫吓丢了魂！”

大壮受了奚落，并不回嘴，只在心里嘀咕着：“见了老师咱们再说！”

眼看到了学校门口，“嗡”的一声，大壮的额角落上个什么东西，咬得他又痒又疼。他想抬手赶开，再次想到不能。叮他的东西好像知道他“没了”双手，不管他怎样摇头跺脚，偏是叮得更使劲。他赶紧哈下身子用膝盖蹭，却又蹭不着。到底还是新猷赶上来，才帮他一只恶蝇赶跑。

终于到了白老师门前，大壮忍住心里的委屈，喊了声“报告”，白老师却没作声。又喊一声，依然如故。大壮这才想道，原来敲门也得凭借手，因设法敲门，只好大声叫道：“白老师在屋吗？”白老师这才连声说：“我不

是叫你进来吗？”

大壮这回听见了，仍是无法进屋去，因为白老师门上挂着竹帘，他不能掀揭。大壮当下就急得哭起来。

白老师很觉奇怪，赶紧出来把他迎进屋里。在询问原委中，大壮的双臂也早被解开。白老师说：“回头我找林强问问，不该这样闹着玩。”又抚着大壮的双臂说：“不过，大壮，刚才你可是尝到了没有手臂的滋味。而岩坡，他一生都要这样生活了，你想想，他该有多么痛苦？”

大壮虽然只“过”了大约十分钟左右的“无臂”生活，却留下深刻的记忆。后来他写过一篇作文，题目叫《我曾丢过十分钟手》，生动地写出了没有双手的痛苦。那篇作文被选上墙报，谁读了谁夸写得好。

岩坡的作文也被选进墙报，题目是《我若能再有三分钟手》。文中写道，第一分钟，我一定要替妈妈捧上一碗饭，并且说，亲爱的妈妈，这是您儿子给您盛的头一次饭，也是盛的最后一次饭，您趁热吃了吧！第二分钟，我要替老师洗一次东西，并且说，老师，不能总让您给我擦鼻子洗脸，我也给您洗件什么吧，哪怕是一块小手绢！第三分钟，我要给全班每一个同学拉一次手，紧紧地拉一次手，由衷地感谢他们每天都在关心我！

同学们读岩坡的作文时，许多人被感动得失声痛哭。

爬树比赛，是在一年级时候发生的事。等到二年级第一学期末，岩坡的学习成绩追上来了，总分只比大壮少了2分5厘！，大壮可着了慌：好家伙，上次考试，还比我低20多分，这样下去，明年我就要被他甩个大跟头！岩坡也在着急：怎么我还没赶上大壮？我为啥不如他？岩坡看看试卷，也生闷气，两排小牙咬得嘣嘣响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长桥乡下次会考，江岩坡的语文、数学两门功课同时取得最好的成绩，从而夺得全乡同年级学生中的第一名！

第一名，这个最有诱惑力的名次，谁不想争得！即使在两个人之间比赛，也不见得容易争到，何况岩坡是在百十名同学中竞争呢？而且，既称比赛，条件就应该对等，但岩坡在生理上却比对手们缺少着两只胳膊一双手。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，你就会更加从心里承认，江岩坡，这个山里的嫩娃，的确是创造了一个奇迹！

但是，我们的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，失掉双桨的小船还将在浩瀚的大海上追逐更大的波涛……

正当大壮仍不服气，继续和岩坡暗暗较劲的时候，塔峪村外的林子边上，发生了又一件奇事。从此，人们的注意力跟着转移，转移到又一串崭新的故事里。

那件事发生在一天午后。

这一年的春天，大雁回来得很早。山坡背阴处的积雪还没彻底融尽，阳坡上，整整睡了一个冬天的小草们，就悄悄从腐枝败叶的暖被窝里，睁开惺忪的眼睛，一点一点地把嫩绿的新芽拱在明媚的阳光里。又过去半个月，一场春风，一场细雨，小草们被滋润得蓬蓬勃勃，生机盎然。那长在山洼洼里的春桃，汁液在透明的紫色嫩皮下淙淙流淌，把地下的养分，输送上枝头，很精巧地染绿着每一个毛尖，鼓胀起每一个花苞。

被严寒禁锢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孩子们，也从堆积过雪人的地方走出来了，从暖烘烘的温室里走出来了，从狭窄的石街瓦巷走向山场，走近春林。他们选中一个阳光照耀的山洼，又是跳坎，又是蹦高，又是采撷那星星似的迎春花，又是揪拔那浅黄色的蒲公英——山岚在幽谷间升腾，春光在山洼里流淌，春光也在孩子们心尖上悄悄摇着，一荡一荡。

在这伙玩耍的孩子中，大的不足六岁，最小的是新献的妹妹新叶。新叶又瘦又弱，一阵风好像也能吹跑似的。她一岁上害过一场病，从那以后总也长不高，吃不胖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像个瘦猫，有人就叫她“灯芯草妞子”。

“灯芯草妞子”人虽瘦小，性子却很野，玩耍起来踢天簸地，上屋跳井，不攀崖子就攀树，要不就“跳黄河”。所谓“跳黄河”，就是在地上划出两条杠杠，大家比赛着从这岸跳到那岸，看谁跳得高，跳得远。

那天，他们在坡前捉了会儿蝴蝶，采了会儿野花，又做“跳黄河”游戏。恰巧坡边有个浅坑，洗衣盆大，一冬天被风吹进些蓬草枯叶，他们就把浅坑当黄河跳。大一点的几个，每人跳了一次，跳得很利索，很成功。新叶也要跳。她身子往下一蹲，猛地往起一跃，照常规说，完全可以跳过去。可是，脚下蹉了小石子儿，新叶没有能跳好，一下子掉进小坑里。

新叶忽然不见了！

开头，他们只当是新叶捉迷藏呢，正不知道她是怎样藏得这样快，这样严实；但接着就听见新叶在很深的地层以下又哭又喊地大叫起来：

“妈妈！呜呜呜呜！妈妈……”

新叶的喊声撕心裂肺，惊恐万状。孩子们当即被吓坏了。

“新叶掉坑里了！新叶掉坑里了！”刚才还在欢天喜地做游戏的这伙娃子，一个个被吓得脸蛋蜡黄。稚嫩的嗓音，在幽深的山谷间回荡。

岩坡的爷爷在山边割荆条——他会用紫荆编筐结篓，编织提篮，而且编得很好——因听见孩子们喊得厉害，老腿踉跄地赶过来问：“新叶咋啦？咋啦？”

“新叶掉这里头了！”孩子们指着那个坑说。坑底部暴露出个黑窟窿。

岩坡爷爷吃惊不小：这哪儿是坑啊，这是一眼枯井！——机井打到七八米处，水极少，只好停机换个井点儿，这个机井就算报废了。

报废的机井说是水不多，但那只是相对而言。真要掉下去个人，那还是有极大生命危险的！老人手边连个用得着的家具也没有，当下急出满头汗。他放开老迈沙哑的嗓门，赶紧向谷底坡前呼唤：

“ 快来人哪！……啊！快来人哪…… ”

这种从大人的嘴里喊出来的呼救声，十分吓人，它就像大海上的船只遇到了灭顶之灾而发出的警报，迅速传遍洼洼坎坎，坡坡梁梁。一时，犁地的、垒堰的、播种的、打柴的来了不少。可到枯井边一看，都傻了眼：井机筒子直径还没有人的腰粗，怎么搭救孩子呢？

“ 妈妈！呜呜呜呜……妈妈…… ” 地底下传来新叶丧魂失魄的嘶叫声。

新叶的妈妈不久也赶来了，头发不整，满脸热汗。她一下子扑到坑边，向枯井下喊着——又是壮胆，又是安慰——一边就给众人磕头，求大家快快搭救她的女儿。

“ 快挖井吧！ ” 有谁想出了第一个主意。

如若挖井，谁能保证不往井下掉石头？再说，七八米的深度，如若开挖，需要多少时间？更不要说，也许才挖了半尺，就会挖到“卧牛石”上；而“卧牛石”小的也比犏牛大，大的或许就是半座山梁。要挖掘它，唯一的办法是用炸药崩！那怎么行呢！

“ 挖 ” 的办法显然行不通。

又有人说：“我这里带着捆柴的绳，叫新叶抓住绳头上来吧！”

可是，新叶未免还太小。瘦弱无力的小手，又咋能抓牢粗绳头呢？

人们越是不能迅速想出办法，母子俩在井上井下越是嘶哭得叫人心颤。学校的孩子们放了学，也一齐赶来看热闹。听说井里掉下人，一个个吓得不敢作声了。

因见涌来了学生，不知是谁忽发奇想：“大人下不去，下去个孩子怎么样？”

人们的心里闪了一个亮，但接着又都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就算有哪个孩子敢下去，井筒子这么细，下去也无法弯腰搭救人！”

又是一阵面面相觑。

“ 咳！有了！ ” 有人进一步修改着下井方案，“把孩子拴好，头朝下卸到井里去！”

这才是乌云中露出了太阳，洪水中望见了船帆，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振。搭救新叶的办法想出来了。

可是，谁有胆量，有能力，并且愿意去完成这危险的事呢？

大壮一下子跳过来了，大壮说：“快拴上我，让我下！”他觉得下井救人既好玩，又是一个逞强的机会。心里说：俺大壮是班长呢，这一回也叫你们看看俺！

人们立刻为他闪开一条道。在一片夸奖称赞声中，就有人动手来拴绑大壮。时间不等人哪，分分秒秒也耽搁不得。

可是，大壮一看那个黑咕隆咚的深井，就像看见凶猛的老虎，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！平素咋咋唬唬的他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吓得脸皮煞白，手脚发麻。

新叶的哥哥——新猷挤过来要下井，人们立刻帮着把他拴好。井下再可怕他也要下，他不能把亲妹妹一个人淹死在井里。“快！快卸下我！”他变脸变色地紧嚷着，嘴唇一阵阵地抖着，什么也不再考虑。

哥哥救妹妹虽然心切，脑袋卸入井口时，仍免不了一阵心窝怦怦乱跳。

“快卸！”恐惧中他还是急嚷着，他知道妹妹在井下更害怕；同时他又向井下喊：“新叶！不要怕！哥哥来了！”

但是，马上又发生了新问题：虽然为了到井下活动方便，新献连毛衣都脱掉了，但他的肩膀还是比井口宽了一韭菜叶！

母亲一见这个，吓得跌坐到井边，几乎哭不出声来了。

正在井下向水底沉落着的新叶，好像知道井上遇到了新的麻烦，哭声又一阵高起来：“妈妈……怕死我了！”

难道能选一个更小的孩子下井吗？谁家更小的孩子敢下去，而更小的孩子到了井下，又怎能完成这个特殊任务？

眼看着死神向新叶的身边迅猛逼近时，人群的后边，又一个孩子说：“能不能叫我下去试试？”

这当然是另一个孩子。这喊声清脆响亮，绵里藏针，虽然并不激昂慷慨，却很能打动人心；舒缓平静的语气里，饱含着十足的自信。在这个十分紧急的节骨眼上，亲哥哥救不了亲妹妹，这另一个孩子却愿意以身救人。谁不觉得这才是个真正的虎崽！

就像荒旱的春天，猛然听到一声雷鸣，又像在干涸的大漠里听到了淙淙的清泉，几十双眼睛同时循声望过去。春风里，那个孩子站在一棵含苞待放的山桃树前，张大着眼睛，咬紧着牙巴骨，胸脯高高地挺着，正对开芳、小泉几个说着什么。

如果说，听见这喊声时，人们是十二分的振奋，十二分的喜悦；但当看清这孩子是谁以后，心头却堆上十二分的失望。

这孩子，正是没有了双臂的江岩坡！

多少好胳膊好腿的人都无济于事，这种时候，岩坡怎么还能出来说这种怪话？

不！他不是再说怪话，有几个山娃已经在帮他脱棉衣。

“孩子！”岩坡的爷爷见他真要下井，忙走过来说，“你没有手，下井能救了新叶吗？”

“能，爷爷！”岩坡急切地说，“我有办法。”

“你有啥办法！”

“我没有手，有嘴；我下去把她叼上来！”

爷爷心里一顿，他掂量着这个“叼”字的分量。

岩坡的妈妈也赶来了，扑上前抱住岩坡说，“我儿！新叶试过了，下不去；你也下不去。快穿上衣裳，防备冻着！”

井下又传来一阵阵哭叫，声音愈显得惊惧凄怆！

岩坡一下子跳起来了：“妈！我能下去。只有我能！”他扭头向着众人喊道：“快把我用绳子拴起来！”

当人们将岩坡勒肩束腰拴绑之时，新叶妈一下子抱住了岩坡的妈：“嫂子！岩坡的命太苦了，你不能再叫他下去……新叶我的儿呀……”她的话，把岩坡的妈妈也引哭了。

“快叫岩坡下！”当两个女人正哭作一团时，岩坡爷爷终于考虑成熟了，“救新叶要紧！”

好像三年前岩坡惨遭那场奇祸时，就为今天作好了准备，他右半边膀臂失掉后，肩胛比正常的孩子窄了半拳。当人们卸他下井时，整个小身子便顺利地通下去。

在场的人们不禁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更担心的事情重新袭上人们心头：岩坡被头朝下卸到井里，他的两排小牙，能叼得起新叶吗？

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！

刚卸下井口的时候，岩坡并不怕。可是，随着身子向井底深入，很快便看不见一丝光线。其黑暗程度，比月黑天还要黑暗十倍！

黑暗的本身就是一种恐怖：谁知道在随便什么地方，会潜藏着怎样可怕的恶魔？

不要以为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，岩坡就看见黑暗长着凶恶的眼睛，可怕

的獠牙，血红的舌头，钢叉般的魔爪。这怪物，好像五百年前就在这里等候着他！

但是，岩坡没有胆怯，没有后悔，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畏缩。如果说黑暗确实令人可怕，那么，新叶小妹一个人泡在黑暗里，她不是更加害怕吗？

“我不怕！”岩坡心里鼓励着自己，“我岩坡绝不会怕黑暗！”

与此同时，岩坡向井上喊道：“卸快点！”

“岩坡哥哥！你快快来！哥哥，哥哥！”新叶在井下急叫着。

绳子速辘辘地卸下去。

黑暗中，岩坡分明地还看见，新叶已经哭得两眼红肿，鼻涕横流，瘦小的身子更加瘦小，她正张开两臂在欢迎他。

黑暗中，他好像倒能看见井上的情形。他看见妈妈在井口焦心地等待着他，爷爷的老眼在盯注着他，新叶的妈妈、老师、同学和所有的人，都把一双双眼睛盯在他身上。

“再卸快点！”岩坡又向井上喊了一声，虽然越向下卸，水气愈浓，空气愈稀，岩坡开始感觉不适，但他反而勇气倍增。他忽然觉得，这黑暗废井纵然就是咬人的毒蛇，也要撞烂它的“信子”；就是吃人的老虎，也要撞掉它的门牙；哪怕遇上“蝎子精”，我岩坡也要咬掉它的毒钩子！

井壁笔直，但却并不完全光滑，偶尔是粗糙的壁面蹭着岩坡的肩胛、胯骨，偶尔是草根树根，扫着他的额头、脖颈。岩坡的脸上、身上到处被划破皮，割出血，蹭着肉，弄得岩坡一阵阵钻心的疼。但他听见新叶在井下一声又一声地呼叫，就什么也记不得了，只盼着快快救出新叶。

岩坡继续向下行着。

近了，更近了——从新叶的叫声中，岩坡知道马上就要与她“相会”了。这时候，他才及时地向井上招呼道：

“放慢点，再慢点！慢点，好……”

岩坡的脑袋触到了新叶的指尖；新叶的小手抓牢了岩坡的毛坎肩。比亲兄妹还要亲的两个孩子，相逢在十八层的“地狱”里。

“哼！”——当岩坡用嘴咬紧新叶的薄袄时，他已经无法开口讲话了，只能用这样的长吼向井上发布着提升信号。这一声吼，就是一道令，犹如车站拉响发车的电铃，海轮鸣响了起航的长笛。井绳立刻开始提升了。

岩坡的牙齿果然坚强而有力，新叶很快被叼离了水面。这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啊！纵然是条铁索，当它负重之后也会被拉得紧绷绷；我们的岩坡并不是铁索，更不是起吊机，当他被倒吊着卸下井时，已经吃了不少苦头，因此，新叶一旦被救出水面，他便恨不得能马上被提回井上。

可是，他只能在心里这样说，嘴里却无法喊出来。他的牙巴骨再也不敢稍有放松。稍微一松，新叶就会重新掉回井底！

“快呀！快！”他似乎向井上喊了这么一声；但其实他一个字也没有喊。

“妈妈……”新叶机械地呻吟着，但她已经不再过分惊慌失措了。

绳子还是慢慢地向上提着。岩坡的耳边则是一片雨打水塘的零乱响声，直打得岩坡心神不安……

岩坡急得使劲地哼了一声，他是想让提升加快些。但井上人误解了他的意思，以为井壁有什么东西钩挂住他们，提升反而放慢了！

“哼！”岩坡不禁又吼了一声，他差点急得要哭了。

“快提！”在一片雨打水面的嘈杂声中，岩坡听见爷爷喊了一句，只有

爷爷能理解岩坡的心意。

提升速度立刻加快。

这一刻，井上所有的人，谁都在心里捏着一把汗，谁都想激励井下人几句，但是谁也不敢乱嚷一声。极度紧张之中出现了极度的严肃与宁静。只有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微微打着颤，跪在井边默念着什么。

起风了，微风袅着圈，打着旋儿。风虽不大，可还是扬起了地面上的草叶，尘埃。哪怕是一片枯叶，一支鸟毛，也万万不可落下井去：即使岩坡的小身板再有力气，也绝不能给他增加一丝负荷！

就要上来了，就要上来了！人们简直可以看见岩坡的脚底了！爷爷着急地把双臂伸下井口去，恨不得马上抓住岩坡……

越是到了胜利的最后一秒，也越是逼近最危险的一瞬！因为，岩坡的耐力毕竟是有限的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岩坡左鼻孔里忽然一阵奇痒，这是要打嚏喷的一个前兆。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前兆呀！岩坡如果真的把这个嚏喷打出来，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啊！——彻底的胜利和彻底的失败，就是这样被同时放在一条线上！

岩坡使劲地拧紧眉头，皱紧额头，把搭救新叶的决心钉死在心头。他什么也不再想了，只把两排白格生生的牙齿死死地咬合住！他差不多陷入了昏迷状态，已记不清是悬在半空，还是吊在深渊。唯一的感觉是牙齿和脖梗疼得要命，困得要命，到后来，连新叶衣服上的水滴回井底的声音也听不见了。

就在这人们屏息静候的一刹那间，井绳呼地往上一提，人们顿时沸腾了！

刚才极度的紧张，极度的悬心，一下子变成极度的兴奋狂喜和舒心悦气。人们惊赞、庆贺、感佩、激动，百般情绪汇集在一起，七嘴八舌乱讲着什么。孩子们高兴得有的就在地上翻跟头，有的往天空抛帽子，也有的把两只鞋子甩到天上，跺脚拍手噢噢叫。

两个妈妈紧紧地搂住两个孩子，舒舒畅畅哭出声来了。

爷爷抚着两个孩子的小脑袋，也舒舒畅畅淌出泪来了。

在场的人们，谁不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新叶受了这场惊吓，又在井里泡了很长时间，瘦弱的身子被拖垮了，近四十一度的高烧持续不退，嘴里不住地叫着：“岩坡哥哥，哥哥哥哥我怕！……”新叶的爸爸在煤矿上当工人，还没有赶回来，乡亲们帮着他家，又请医生又买药，才算把新叶安置住了。

岩坡也躺倒了，他不发烧，更不说胡话，只是累得要命，困得要命，浑身上下疼得要命，两排小牙更是酸困酸困的。妈妈熬了姜汤，热热乎乎让他喝下去，他就静静地躺着。医生来了，诊看了一回，说是没事，嘱咐多喝汤水，少活动，注意伤风；又开了些硼酸，让勤漱口。

第二天，新叶有些好转，妈妈从供销社买了蛋糕点心，小心服伺着她；又给她做了鸡蛋汤，放上香油，放上小蒜调和，倒上酱油、山西老陈醋，叫她吃足喝饱，好好养身子。

新叶看着打开的点心包，第一句就问：

“只买了一包？”

“我儿！吃完了，妈再给你买。”

新叶摇摇头，眼圈红红地说：“我不吃！”

“咋啦？”妈愣住了。

“我送岩坡哥哥！”

妈的眼圈也红了，接着便满脸笑容地对新叶说：

“这还要你说？我早叫你哥给岩坡送点心去了。”

妈妈这天特意把过年的新衣裳拿出来，叫新叶换上。新叶高高兴兴地吃着饭。新献回来了，没进门就叫着说：

“妈妈！岩坡不收咱的东西。我不依，非要他留下——”

妈妈扭头一看，新献手里又把东西提回来了。妈妈一下子急了：

“你呀！啥事也做不成！他不收，你不能硬给他放下？”

“不！妈！”新献把手里的东西往新叶的脸前一放说，“咱的东西，岩坡妈妈收下了。可她非叫我给新叶带点东西回来，我不拿，连岩坡也不依。还有他爷爷：哼！见外！叫你拿、你就给新叶拿点嘛！真是的！”

新献怕妈妈不信，还故意模仿着爷爷那粗粗的嗓门，倒把妈妈逗乐了。

新献从岩坡家带回来的是几个大石榴。

岩坡不能比新叶。新叶不是学生，自然可以多歇几天。岩坡不行，他不仅是学生、还是少先队的“等号”呢，下午他就想去上学。妈妈不依，硬把他拦在家里。当天晚上，老师和校长齐来看望他，还拿来苹果、香蕉、桔子汁，夸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给学校，给全塔峪村争了大光！嘱咐他不要老想着功课，等休息好了，再上学不迟。

因为岩坡这几年一直跌打摔爬在艰辛坎坷的道路上，小身板早炼成了铁疙瘩。他晚上舒舒坦坦地睡了个饱觉，浑身的疲劳就消失了。要不是好得快，他还真是应付不了接下来的许多麻烦事情呢！

先是乡文化站来人了，了解岩坡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。

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”文化站最善于写新闻报道的小张大哥开门见山地问道，“新叶又不是你的妹妹，你倒那么着急？”

“新叶比我小，”岩坡不假思索地答道，“那我就是她的大哥！”

“是大哥就要……”小张插了半句话。

“那是，新叶快要淹死了，大哥能看着不救妹妹吗？”岩坡说得很天真。小张边做记录边点头，并且继续询问着：

“你是不是还想过，自己是红领巾，又当着中队长，所以才……”

“那会儿很着急，没顾上想。”

“如果来得及细想，你会怎样？”

“我会下得更急。”

小张大哥笑了，进一步打趣地问道：

“好了，你兴许想到自己是司令吧？”

“才没有呢，平常是他们乱喊着玩，我可没想着当司令。”

“你想着当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过当海军，呜呜呜，驾着军舰在大海上跑起来，那才来劲呢——就像我舅舅那样。”

“啊！你是说，原先，你想征服大海；现在，井下只这么一丁点水，更不在话下了？”

岩坡天真地笑了，小张大哥也笑了。

直到最后小张大哥才又提出一个问题：

“你为什么认为，没有手也能救上新叶来？”

“因为，因为，”岩坡想了半天，忽然冒了一句大傻话：“因为我绝不是草鸡毛！”

小张大哥被逗得大笑起来，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理解“草鸡毛”在岩坡生活中的全部内涵。

只隔了一天，县上的团委、教委、残联、广播站，都来人了。有的是前来慰问祝贺的，有的是前来整材料的，有的是前来采访拍照的。五六个客人里边，有一个岩坡居然早就认识，这就是那年岩坡帮他领过路，他帮岩坡撒过尿的那位先生，——那时，岩坡只以为他是个普通先生，并不知道他是县上残联副主席。“故人”重逢，格外亲切。秦伯伯（他姓秦）乐哈哈地笑了说：

“怎么样岩坡？说我们盲人会算命，那是胡说。不过，我虽是双目失明，看不见你的模样，可那时我就说，我们残疾人只要勇于拼搏，同样可以做出点事情。现在怎么样，当真应了我那句话吧！”

岩坡只是憨憨地笑。

拉了一会儿闲话，岩坡的顽皮劲又上来了，当着那么多的“领导”，他拿小脑袋拱住秦伯伯的腰眼说：“秦伯伯您真好！我那会儿要知道您是副主席，才不敢让你帮我撒尿呢！”

在场的人们，有的简直笑岔了气。

紧接着，报社和电台的真正记者采访来了。岩坡越发怪起来：下井救人，前后只不过十来分钟，也值得说了一遍又一遍？如果这也算是事迹，那么，当过八路军的好些爷爷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杀敌英雄，他们做的那些大事，该写多少材料，该登多少报啊？

至于大壮和岩坡较量的事，大壮再也不提了。背下提起岩坡时，大壮反而对人说：“你是说我们的司令吧，他可不简单呢！我跟他是一个班的同学，还跟他做过同桌呢！”语气里带着十足的自豪。就连大壮的姥姥——王三奶奶也说：“岩坡这孩子命虽苦，可从小看大，他真是棵好苗苗啊！”

尾 声

故事全部讲完了吗？远没讲完。它只是一个大故事的小小开头。因为失去双臂的现实，对江岩坡的一辈子将产生很大影响。江岩坡才是个不足十岁的娃娃，各种各样的难题将继续考验他，一直考验到他也变成白胡子老爷爷，谁能料到他以后会遇到些什么新困难？有些好心的人，曾替江岩坡做出各种猜想：岩坡将来会不会有职业，什么职业，他能不能够胜任？一旦爷爷、爸爸、妈妈下世以后，岩坡能不能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、自我料理食宿起居？生活会不会美满？总而言之，他刚刚在人生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，未来的一切，只能留给我们聪明的读者去想象……

至于他前一段的许多情况，很快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知道了。因为记者们在这里采访之后，报纸、刊物、电台、荧屏，以及有关系统的内部材料里，都先后开始加以报道和介绍。有的集中篇幅，详细讲述了“失臂少年井底救人”的英雄事迹，有的以洋洋洒洒的文字，系统地刻画了江岩坡这个失臂小英雄的整个成长过程。如果不是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和手段，让人们亲自看到这一切，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。

江岩坡的英雄行为，在许多学校引起强烈反响。他们在普遍地议论着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江岩坡失掉双手，倒成长为英雄；我们长着两只手，究竟应当做些啥？要知道，世间的一切好事和坏事，都要凭每个人的双手去做啊！人类独有的两只宝贵的手啊，它只应该做出有益于他人的事，绝不能做出半点令人深恶痛绝的罪恶勾当！

岩坡失掉了两只手，但他一直不甘落后。他不久被评为学习雷锋，学习赖宁的先进典型，许多学校邀请他去和那里的红领巾们一同过队日。他成了许多学校中同学的一员；许多学校里的同学都成了他的好朋友。

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，火红火红；房檐前的葫芦花开了，粉白粉白；墙头上的牵牛花，一大早就衔着露珠吹起小喇叭；街巷里的合欢树，巨伞般地撑开闪亮油绿的树冠，沐浴着从南山上吹来的风，正孕育着一树树红缨一般的花朵。山鸡叫了，开始准备着孵化小鸡；斑鸠飞来，在沿河柳树丛里一阵一阵唱着夏之歌。“六一”节到来的前夕，山村呈现出派欣欣向荣、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。

“六一”节，学校要开庆祝会，会前照例要升国旗。那一天，白效霞老师忽然向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——

“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”

数十个一年级的同学，没有一个能答出。

白老师开始觉得对不住大家了：平常时候，我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没讲过呢？

“这回可要记住了！”白老师很郑重地强调一遍，接着一转身，便在黑板上板书出一个光辉的日子。

教室里马上响起一阵嘀咕声，一个个高高地举着手，谁都想抢着说点什么。

白老师偏偏叫起岩坡，叫起这个不能举手的学生：

“岩坡你说，这一回可是记住了吗？”

岩坡说：“这个日子太好记了，正好和国庆节是一天！”

岩坡的话也就是同学们心里要说的话，每个人都笑起来，每一张脸上都

绽开一朵花。因为国庆节和每一个家庭的幸福都连在一起，再小的同学也记着。

白老师比同学们还要乐。白老师课后把这事讲给人们听，每一个人听了都要笑一回。

“六一”节终于来到了。

“六一”这天，偌大的天空瓦蓝瓦蓝，蓝天上飘着白云彩，一朵一朵像小船。没出山的太阳，早把大半个天空烧得红彤彤。花喜鹊落在槐树梢，向着全山村的孩子们在祝福。白头翁、黄鹂和杜鹃，提前在山林里举行音乐会。是谁在村边放起风筝，衬着远山，衬着晴空，那风筝比花蝴蝶还要美丽，比鸢鹰还要活泼生动，长长的尾巴甩出弧线，好像甩着一条彩虹。一对对山鸽拍响翅膀，扑棱棱飞过塔峪村校园的上空，鸽哨响得好迷人。

升旗仪式开始了。国歌声中，五星红旗在一双双肃穆庄重的目光中冉冉上升。而那些胸前佩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，更把并拢着的五指高高举过头顶……

作为全县出名的小英雄，江岩坡特地被邀上主席台就座。这一时刻的江岩坡，自然也早与众人一齐向着国旗行注目礼。火红的国旗飘上天空，也飘进江岩坡的胸中。那雄壮嘹亮的国歌旋律，忽然掀起岩坡心中热浪。旗影里，他好像看见了爷爷正与凶残的敌人在拼杀；又好像看见了一座座的高楼大厦，正在爸爸他们的脚手架边拔地而起；忽然间，他似乎还看见了舅舅乘着的巨轮行驶在祖国的海疆上，大海上空飞翔着海燕，飞翔着鸥群。巨轮之后是民船，一艘艘地排成长队；船队中，分明还有一片更小的船，像树叶，像花瓣，像星星。哦，那更小的小船，不正是岩坡用纸叠成的吗？小船虽然没有双桨，也没白帆，但凭了海水的潮涌波推，凭了海风的款款吹送，凭了小船自身的抗争与奋进，它一样要与大船同时起航，也一样要航行到人生未来的辉煌彼岸……

国歌声中，国旗飘扬到旗杆之巅。江岩坡，这个失去了双臂的孩子，情不自禁地也将自己的五指悄悄并拢，并且更高更高地举起来，虽然他没能举过额头，但他实实在在举过了自己的心头！

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，江岩波热泪盈眶地笑着，他笑得很幸福……

